

周文祝唐

傳傑四

續集

程瞻廬著

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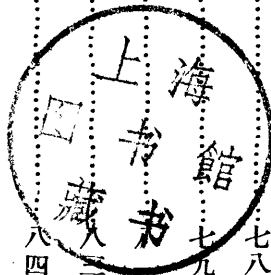


A541 212 0009 5246B

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

第五集回目

第四四回	續詩句喜煞許久卿	審奸情急壞姚錢氏	七五一
第四五回	賞春光閑遊鼓角山	聞奇俗初訪天王寺	七六七
第四六回	盈盈款款少婦求籤	怪怪奇奇羅漢入夢	七八三
第四七回	貪着緇衣鄰庵借僧衆	難逃法網佛寺審髡奴	七九五
第四八回	燒香祈夢暗記胭脂痕	假佛行奸來受甘露味	五
第四九回	便宜癡女婿吐氣揚眉	委屈丈母娘低頭下跪	三一
第五〇回	出神入化練習一支簫	亂語胡言吸取三才氣	八四七
第五一回	駿馬馱癡漢巧婦含悲	瞎貓拖死猪書獸出醜	八六三
第五二回	片言捧腹笑對寧馨兒	兩次掀髯戲罵精靈鬼	八七九
第五三回	俊僕造謠街頭聞警報	奸人示意牆角記行蹤	八九七
第五四回	重爲馮婦杭郡匿人妖	如此良宵蘇隄逢俊侶	九一五



第四十四回 續詩句喜煞許久卿 審奸情急壞姚錢氏

遊戲三昧的祝枝山。寫到「君是龜」三字。又放下了一枝筆。呵呵大笑道。算了吧。以下還有四個字。緩日再題吧。這便急煞了許久卿。第一次寫到龜字。便停筆。這個龜字還沒有指定是誰。現在寫到君是龜三字。這龜字便有了着落。分明指着圖中人而言。便自己懊悔着失計。不該求榮反辱。特地請他來題詩。討這一場沒趣。枝山見主人翁神色沮喪。便笑着說道。足下不用擔憂。且待本官開誠布公。向足下講個明白。只爲修理文廟。曾經約略估價。須在一千五百兩之譜。除卻本官捐俸一百五十兩。足下捐銀一千兩。總共一千一百五十兩。照着估價計算。尙短三百五十兩。這不是「爲山九仞功虧一簣」麼。賢主人。倘能再捐三百五十兩。竟其全功。那麼本官這一首詩。也來竟其全功。管教頌揚得宜。繪圖生色。許久卿暗暗估算。當時倩人繪這幅寒江獨釣圖。也曾出過四百兩的潤資。現在爲着題詞。又捐了一千兩。這幅圖畫的價值。足值一千四



百兩。倘然吝惜這尾找三百五十兩。那麼一千四百兩的作品。都成廢棄。豈不大大的可惜麼。他既打定了主意。便道。老公祖要晚生竟其全功。在所不辭。但不能再有波折。動筆以後。老公祖重又攔起筆來。枝山笑道。本官一再停筆。不爲己謀。只替孔子募捐。捐款既足。題詞亦就。那有停筆之理。許久。卿沒奈何。只得又寫了三百五十兩的捐款。還得懇求這位祝老公祖須在筆下留情。莫寫什麼調笑之詞。枝山點頭不語。提筆寫完這一首詩。他在「君是龜」下。只輕輕的加着四個字。這便是揄揚而非調笑了。若問怎樣加法。他寫的是

君是龜蒙身後身。

題完了這一首詩。又署着上下款。在座的韓胡二人。都向許久卿拱手祝賀道。主人大喜。從此以後。你便是本朝的陸天隨先生了。許久卿好不歡喜。這三百五十兩銀子。他以爲使用得很便宜。既然保全了這一千四百兩的作品。而且又買得一個天隨後身的榮譽。將來鐫刻圖章。又可刊一方「天隨後身」的

私印。並非自誇。卻是出於江南才子祝縣令的品評。那麼一洗市儈的俗氣。竟成了風雅名流。豈不佔了大大的便宜麼。於是謝了枝山。這一席酒竟盡歡而散。列位看官。這便宜和吃虧。本無定論。只是一種心理作用。這位許久卿只從三百五十兩上估算。當然自信便宜。倘然另用一種算法。今天一共化了一千三百五十兩紋銀的巨價。才博得祝枝山的一首題詞。而且在先索價六百兩。後來竟出了加倍以上的價。想到這裏。他更要大喊吃虧了。祝枝山深悉一般守財奴的心理。倘在索價的時候。把這十二個指頭一齊伸出。那麼便要嚇退了守財奴。不敢領教。妙在他分作三次索款。一次六百兩。二次四百兩。三次三百五十兩。許久卿吃了大虧。還要自以爲佔了便宜。這便是祝枝山的一種手腕。倘把這種手腕去圖飽私囊。便是貪官污吏。但把這種手腕去振興公益。便是清官循吏。所以做了地方官。專會弄錢而聲名狼藉者。固然不是好官。不會弄錢而毫無建設者。也未必是賢吏。若像祝枝山這般的辦法。那便不愧爲民

之父母。無怪興寧縣的祝公德政。至今稱道弗衰。閑話剪斷。且說照夜樓上席散以後。只爲這裏離城很遠。枝山不能久留。便卽興辭下樓。許久卿殷勤送客。直送到大門以外。方才入內。枝山坐轎。祝僮騎馬。依着原路而回。只爲長途坐轎。所以有兩班轎役。輪流上肩。轎前兩名皂隸。拖着竹升。又有一名搢傘手。張着一頂青傘。直向城關一路而來。枝山身坐轎內。仍舊留心一路輿情。但聽得兩旁人家的品評。大抵對於本人都有好感。不是說好官來了。定是說祝青天來了。還有一般人。信了祝僮的宣傳。指着轎中道。這好官是有來歷的。是一條雲裏金龍。不比昔日胡知縣。爛醉如泥。宛比一條爛死蛇。枝山在轎裏暗喚慚愧。我雖不是爛死蛇。卻是一條洞裏赤練蛇。祝僮在馬背上自鳴得意。我這謠言。竟收了效驗。回去好向大爺討賞。若不是放了這謠言。怎會有人指着他叫做雲裏金龍。祝僮又想。主人是雲裏金龍。我做長隨的。至少也是一條小金龍了。主人做了洞裏赤練蛇。那麼赤練蛇的長隨。至多也只是一條泥鰍。正在

呆想間。忽聽得一個婦女哭喊道。這是赤練蛇的毒計。婆婆趕我去。我一定不去。又有一個老婆子怒罵道。你休含血噴人。什麼赤練蛇。白練蛇。那婦人道。不是赤練蛇作惡。怎會鬧得婆媳不和。枝山在先吃了一驚。以爲婦人喊的赤練蛇毒計。明明道着下官。又聽得說什麼赤練蛇使他們婆媳不和。知道另有什麼赤練蛇爲害鄉里。他的轎兒本已經過了這家門首。爲着婆媳勃谿。便吩咐把轎兒打撈。傳喚這口角的人。前來問話。但聽得旁人都道。好了好了。祝青天來傳喚你們了。究竟誰是誰非。一經青天審問。自會水落石出。於是衆人一窩蜂的看那婆媳訴訟。祝枝山的轎前。跪倒了一老一少的兩個婦人。一經枝山問明姓氏年歲。這婆婆五十歲。喚做姚錢氏。媳婦姚方氏。只有二十五歲。原來一姑一媳。都是孀居。未問情由。先看態度。姚錢氏年齡雖高。兀自塗脂抹粉。不脫騷形怪狀。姚方氏不御鉛華。而且穿着很樸素的衣裙。枝山肚裏明白。誰真誰淫。從這衣服和態度上面。便可十知八九。於是先問姚錢氏。你們彼此都是

寡婦。全仗同病相憐。度這苦惱日子。好端端沿街口角。爲着什麼。姚錢氏扭了扭鬚髮蒼蒼的頭顱。向着縣官稟告道。青天大老爺明鑒。老婦人爲着家無男子。兩代都是寡婦。所以治家嚴肅。常把三貞九烈的道理。講給媳婦知曉。誰知他賤骨難醫。時時在外面黏花惹草。老婦人防着他玷辱家聲。所以趕着他大歸母家。他恨着老婦人道。破了他的醜事。竟目無尊長。把老婦人百般辱罵。大老爺是注重孝道的好官。似這般的忤逆媳婦。非得打他幾百下皮鞭不可。枝山道。本官瞧你的媳婦。荆釵布裙。不像是個淫婦啊。姚錢氏又扭了扭頭頸道。大老爺啊。淫是淫在骨子裏。不是在衣服上的啊。枝山見他利口。益發胸有成竹。便道。你且站過一旁。待本官審問你的媳婦。姚錢氏站起身來。口中喃喃道。大老爺啊。這淫婦是怕打的。一動皮鞭。不消三兩下。他自會把奸情供出來的。枝山道。不用你多嘴。本官自有道理。於是又質問姚方氏。因何不服尊長。和婆婆在沿街口角。姚方氏很悽惶的說道。小婦人不幸早寡。立志苦守冰霜。誰知

近年以內。有一個綽號赤練蛇的光棍。常到家中來走動。而且在婆婆那邊不避嫌疑。時時穿房入戶。小婦人爲着我們清白人家。不該有這輕薄男子。日夜前來走動。婆婆的聲名一壞。小婦人也不免要被人家譏議。所以每逢赤練蛇來叩門。小婦人時時閉戶不納。爲這分上。婆婆便懷恨着小婦人。今天當着左鄰右舍。強把小婦人驅逐出門。還要冤枉着小婦人黏花惹草。小婦人名節攸關。不得不和婆婆辯白幾句。枝山又把姚錢氏喚來。問那赤練蛇是不是你的姘夫。姚錢氏聲訴道。老婦人年已五旬。素來冰清玉潔。這都是淫婦含血噴人。把自己所偷的漢子。賴在老婦人身上。青天大老爺。你不打他幾下皮鞭。他還要狂吠不休。枝山道。姚方氏。這赤練蛇是不是你偷的漢子。姚方氏極口呼冤道。這是婆婆所偷的漢子。怎麼賴在小婦人身上。枝山沈吟片晌道。這件事。偷不傳喚赤練蛇來一問。不會水落石出。赤練蛇姓甚名誰。住在那裏。怎樣的面貌。有沒有鬚子。姚錢氏含糊不語。姚方氏卻說的明明白白道。赤練蛇叫做范

大。住在前村。開一個肉鋪子。其人面色通紅。沒有鬚鬚。在先。人家喚他一聲赤臉人。後來喚的油口了。便喚做了赤練蛇。枝山暗暗好笑。今天要演一齣赤練蛇。審問赤練蛇。又叫做有鬚鬚的赤練蛇。審問沒鬚鬚的赤練蛇。要是唐子畏。周文賓在旁邊觀審。又要增添他們的許多笑話材料。於是一聲吩咐。下轎審案。這座四人大轎。便即落地。知縣一出了轎門。那個張傘的衙役。便把一頂罩頭的青羅傘。罩在知縣的烏紗帽上面。祝僮已下了馬。把馬兒繫在樹下。他便站在本官旁邊。伺候主人審理民情。知縣出門。本有摺疊皮交椅。隨帶在轎後。這時候。已把摺椅張開。祝知縣危坐在上面。那兩名拖竹片的皂隸。一左一右的站班伺候。把竹片交叉的拄撐起來。枝山這副尊容。本來有些難以領教。這時候。面孔一板。專把眼白看人。領下鬚鬚。根根森動。彷彿青羅傘下坐着一位鍾進士。不威而自威。不怒而自怒。姚錢氏覺得有些不妙。便跪告着青天大老爺。不用去喚赤練蛇來肥。這是家門的醜事。媳婦雖然偷漢。做婆婆的總得替

他遮蓋三分。要是把那奸夫喚來。道破了奸情。鬧得人人盡曉。個個皆知。這不是出我已死兒子的醜麼。姚方氏聽說也跪着哭訴道。青天大老爺明鑒。不把赤練蛇喚來。不能水落石出。婆婆作賊心虛。他怕赤練蛇說破真情。所以道這好聽的話。枝山道。姚錢氏聽得麼。你不要赤練蛇到案。是不是作賊心虛。姚錢氏聲訴道。大老爺啊。他又要含血噴人了。老婦人怕他丟臉。好意周旋他。他既不受人抬舉。聽憑大老爺把奸夫喚來問案。不過道出奸情以後。須得叩求大老爺把淫婦重重責打。一打他不守婦道。二打他目無尊長。枝山點頭道。姚錢氏。你倒是一位老吏斷獄的法律專家。審出了案情。淫婦當然罪在不恕。奸夫也是法所難容。姚錢氏又叩頭道。大老爺。淫婦是真。奸夫是假。枝山道。這話怎樣講。姚錢氏道。只爲媳婦和赤練蛇的奸情。是婦人去引誘男子。不是男子去圖奸婦人。所以奸夫是假。淫婦是真。奸夫可恕。淫婦雖饒。旁邊觀審的聽了。都是哈哈大笑。枝山見他替奸夫開脫罪名。便知道這奸夫是婆婆的奸夫。不是



媳婦的奸夫。情節顯然。早已胸中了。於是喝令婆媳倆跪過一旁。且待喚到奸夫。再行質審。便即吩咐祝僮。快去傳喚這在前村做屠夫的赤練蛇。到來問話。祝僮屈着一膝道。奉命傳喚赤練蛇。倘使赤練蛇躲在洞裏。不肯出洞。這便怎麼樣。枝山向祝僮瞪着白眼。暗想小廝可惡。把我當衆嘲笑。幸而人家不知。我是洞裏赤練蛇。否則一定笑倒了多多少少的人。便即厲聲說道。便是洞裏赤練蛇。也要拉他到這裏來問話。祝僮領命。自去捕人。枝山趁這餘閑。便向衆子民隨意諭話。說到做婦人的理當自知廉恥。不做傷風害俗的淫蕩行爲。姚方氏看看他婆婆。意思是說你便壞在有這淫蕩行爲。枝山又說到做小輩的理當孝順長輩。不該目無尊長。姚錢氏也看看他媳婦。意思是說你便壞在這目無尊長上面。隔了一會子。但聽得有人喊道。奸夫喚來了。奸夫喚來了。其時姚錢氏很露些慌張態度。姚方氏卻是態度依然。原來前村後村。相距不多路。祝僮去傳喚赤練蛇。是央託閑人做眼線。也是事有湊巧。赤練蛇得了旁人的

報告。說什麼姚家婆媳相罵。被祝青天聽得了。正在後村問話。赤練蛇很覺關心。便從前村趕到後村。要想探問消息。有人指給祝僮看道。來了來了。這紅面孔的漢子。便是赤練蛇。范大祝僮毫不費力。便把赤練蛇扯住了。說道。快去。官要向你問話。赤練蛇急道。我沒有犯法。喚我去做甚。祝僮道。你放胆去見官。問過幾句話。便沒事了。於是拖着赤練蛇。到枝山那邊去。稟見姚方氏。見了赤練蛇。怒目而視。姚錢氏見了赤練蛇。輕輕的說道。你見官不用怕。這是淫婦引誘你。不是你去引誘淫婦。枝山怒喝道。不許串供。快來見我。祝僮便把赤練蛇一推道。官在上面。快去供狀吧。赤練蛇沒奈何。只得跪見青天大老爺。問呼喚小的。爲着何事。枝山道。你是赤練蛇。范大麼。范大道。小的便是赤練蛇。范大枝山道。該死該死。你有了這渾名。可見你不是個善良之輩。要是良民。怎會有這赤練蛇的渾名。祝僮聽了。覺得有些肉麻。分明大爺在那裏自己嘲笑着自己。跪着的赤練蛇道。這個渾名。不是小的自己起的。人家爲着小的面赤。

都喚赤臉人。以訛傳訛。便成了赤練蛇。實則小的是人不是蛇。枝山道。本官也知道你是人不是蛇。不過人有蛇名。其毒可知。況且赤練蛇又毒於常蛇。范大道。啓稟大老爺。廣東地方。不比蘇州。蘇州的赤練蛇是毒的。廣東的赤練蛇不毒。蘇州人有了赤練蛇的綽號。這是毒極無比。廣東人有了赤練蛇的渾名。這便和喚做阿貓阿狗。一般無二。祝僮聽了好笑。假使范大知道縣官也是赤練蛇。這幾句話便是唾罵縣官。枝山道。你既不毒。你怎麼破人名節。玷污人家的寡婦。范大道。大老爺明鑒。這是淫婦引誘小的。不是小的引誘淫婦。枝山道。你說的淫婦是誰。范大道。這個淫婦便是和小的有曖昧的婦人。枝山道。誰和你有曖昧。范大道。明人不消細說。淫婦是誰。大概已知道了。枝山道。你說的淫婦。究竟是指着婆婆。還是媳婦。原來枝山要探范大的口風。范大也要探縣官的口風。枝山問話時。范大只含糊着說是淫婦。卻不說是姑是媳。現在枝山問他究竟是婆是媳。他便恍然大悟。原來縣官還沒有審出真情。這淫婦當

然是小孤孀不是老孤孀了。便卽稟告道。大老爺明鑒。引誘小的成奸。便是站在旁邊的青年寡婦姚方氏。只這一句話出口。樂得姚錢氏心花大放。高喊着大老爺。現在水落石出了。不打這淫婦。便不能服衆。姚方氏放聲大哭。口稱極大冤枉。旁邊觀審的人。也是暗暗嗟歎。枝山道。你們哭的不要哭。笑的不要笑。交頭接耳的不要交頭接耳。這起案。婆說婆有理。媳說媳有理。還沒有到水落石出的時候。婆說。媳婦偷漢。本官不信。媳婦說。婆婆偷漢。本官也不信。總而言之。有了奸夫。必有淫婦。淫婦雖不知是誰。奸夫已審明不訛。這條赤練蛇真正可惡。非得重重的打他幾板不可。姚錢氏你且過來。姚錢氏便跪上幾步。枝山道。這不是你媳婦的奸夫麼。姚錢氏道。是的。他和淫婦有曖昧。是淫婦引誘他。不是他引誘淫婦。枝山道。無論誰引誘誰。總而言之。這奸夫總不能不責打一番。要是本官把他責打。打得輕也不好。打得重也不好。不如你自己去打他。你媳婦被他玷污了。你不打他幾下。如何可以出得你這一口悶氣。假使你不肯

打。要本官把他責打。板子無情。不把這赤練蛇打成了爛死蛇。決不罷休。姚錢氏連連叩頭。口稱遵斷。便站了起來。假意兒咬咬牙齒。頓頓雙足。舉起兩手。捏着空心拳頭。好像整容匠的槌背一般。劈劈拍拍。打了好多下。赤練蛇並不躲避。反而闔着眼。歪着嘴。似乎在肌肉上感受了一種好感。引得旁邊觀衆。笑聲不絕。枝山道。好了。好了。姚錢氏退下。姚方氏過來。本官有話問你。於是婆婆退下。媳婦跪到前面。枝山道。那個挨打的。不是你婆婆的奸夫麼。姚方氏道。是婆婆的奸夫。枝山道。你對於他恨不恨呢。姚方氏恨恨的說道。他便是小婦人的切齒之仇。枝山道很好。你既恨他。你也可以打他幾下。洩洩你的冤枉之氣。姚方氏聽了。謝過知縣。很奮興的站了起來。捏了一個很結實的拳頭。咬咬牙齒。頓頓足。罵一聲無惡不作的魔鬼。自古道。一疾風暴雨。不打寡婦之門。我喪了丈夫。立志守寡。你敢破壞我的聲名。下死勁的一個拳頭打來。范大知道來勢凶猛。趕緊偏頭。已打破了半邊鼻子。血流滿面。赤練蛇益發增加了色彩。姚

方氏要打第二拳時。已被枝山喝住道。不用打了。這般的打。還不能洩氣。你們不如拾些磚石。向他投擲。擲死了。自有本官作主。不要你們償命。姚錢氏先擲。你是婆婆。你該先擲。你擲了。再由你媳婦擲。姚錢氏沒奈何。蹲着身。在地下拾些細小的磚屑瓦片。輕輕的向范大不重要的地方拋來。不過腿部臀部着了幾下。完全不會感受着痛苦。枝山道。好了。輪着媳婦擲了。姚方氏眼光正注視着一塊西瓜般大的黃石。聽得輪到了自己。橫豎不要自己償命。趕將過去。雙手擎起。要向范大的頭部打來。嚇得范大殺豬般的叫起救命來。枝山道。姚方氏且慢投擲。待本官問他一聲。范大。你究竟是誰的奸夫。范大支吾着沒有確供。枝山道。你不供招。你便該頭腦迸裂。死於黃石之下了。正待要吩咐媳婦投石。卻見姚錢氏搶步上前。抱着范大的頭顱道。你要擲死他。還不如擲死你婆婆。一時笑聲大作。都說老太太婆已自認奸夫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作章回小說者。須有花團錦簇之觀。着不得幾行鬆懈筆墨。以致減卻讀者興趣。本書寫枝山判案。妙在段段緊湊。夜光樓宴罷。便有婆媳勃谿。當街審案。吾讀至此。如入山陰道上。令人應接不暇。

滑稽判案。已堪捧腹。而奸夫又適爲一赤練蛇。遂發生一赤練蛇審問赤練蛇之趣劇。然奸夫之爲赤練蛇。衆人皆知之。問官之爲赤練蛇。衆人不知也。知之者僅三人耳。三人爲誰。一枝山本人。一祝僮。一續四傑傳之讀者。

祝僮小廝。嫵媚煞人。枝山命之捉赤練蛇。彼乃覷此機會。調笑主人。一倘赤練蛇不肯出洞。將若之何。一有此一問。足使爲之主者。自肚明白。啼笑皆非。枝山僅以白眼報之。而曰。一便是洞裏赤練蛇。也要拉來問話。一此語也。幸而使興寧縣民衆聞之。假使有一蘇州人在旁觀審。其不手捧肚腹者幾希。

第四十五回 賞春光閑遊鼓角山 聞奇俗初訪天王寺

姚錢氏怎捨得自己的姘夫。死於媳婦黃石之下。趕緊抱着姘夫的頭顱。卻教媳婦不要打死他。這便情真罪確。宛比自己立下了供狀。觀衆一齊大笑。枝山審明了真情。便把姚方氏獎勉了一番。着他好好回家。那范大和姚錢氏都是黑索套頸。捉往城中管押。以便照例判罪。兩旁觀衆很佩服這位祝青天滑稽判案。使姚錢氏不打自招。枝山上轎啓行以後。路上閑人兀自三三五五。談論不絕。原來姚方氏確是一個苦守冰霜的規矩婦人。婆婆冤他偷漢。鄰里人等很替他暗抱不平。但是懾於姚錢氏的潑悍。大衆敢怒而不敢言。這一番給祝知縣審個明白。鄰里們都是撫掌稱快。後來枝山審問這起案。范大沒有什麼大罪。不過枷號兩個月。期滿責放罷了。姚錢氏既犯姦淫。又刁唆范大冤誣節婦。當然罪逾奸夫數倍。枝山知道這度婆不是個東西。又出示招告。果然劣跡很多。窩賭蟻媒。無一不爲。控告紛紛。都是實事。便把這度婆永遠監禁。替地方



上去了一害。這是後話。表過不提。且說枝山到任以後。彈指韶光。忽忽兩載有餘。這時候。正是好春三月。春光好了。地方上又很是太平。家給人足。大有熙熙皞皞的景像。這便益發點綴得山川草木。都是欣欣然含有喜色。無怪歸有光有這幾句論調。叫做「令誠賢也。其地之山川草木。亦被其德而有榮也。」三月裏的踏青風俗。向來本是很熱鬧的。到了本年。熱鬧之中。又加熱鬧。只爲官員好了。風景越顯得明媚了。踏青的男女。當然倍添着精神了。政簡刑清的祝知縣。有時也與民同樂。只帶着祝僮。在鼓角山一帶地方。游山玩水。興寧的氣候。當然比江南炎熱。三月裏天氣。和江南仲夏時候差不多。往來男女。只穿些單葛之衣。枝山隨時探聽輿論。借此也可以知道些民間疾苦。但是聽來聽去。大抵歡愉之語多。愁苦之言少。熙來攘往中間。充滿着一種融融和和的氣象。間有婦女們互談家常。都說祝青天來了以後。不但歲和年豐。盜賊絕跡。便是家門以內。做小輩的都知愛敬長輩。做長輩的也知體恤幼輩。張家的婆婆。既

不敢虐待媳婦。李家的媳婦。也不敢忤逆婆婆。枝山聽了。當然得意。後來又有一個婦人說道。祝青天到了這裏。件件般般都好。只有一樣不好。枝山抱着願聞已過之心。很注意的聽將下去。只聽得那婦人說道。祝青天到任以來。我們前後村莊的孕婦。都是生女的多。生男的少。王家村中在兩年來生過十五個小孩。十個是女孩。五個是男孩。朱家莊中在兩年來生過十七個小孩。益發不好了。十三個是女孩。只有四個是男孩。又有一個婦人說。你不聽得外面的童歌麼。「田不荒。地不荒。荒的只是小兒郎。」從前糊塗知縣在這裏做官時。般般都不好。但是人家媳婦產下的小孩。畢竟男多女少。枝山聽到這裏。拖着祝童到人靜處去講話。笑說道。你想做知縣官。難也不難。件件般般都遂了他們的願。卻在男少女多上。抱怨着知縣。難道做知縣的要管到他們被窩以內的事麼。便是管到被窩以內。也沒有法子使他們多生男兒。少生女兒。祝童道。大爺管他們什麼。做官的怎能使他們事事稱心。件件遂意。枝山微歎道。你的話

也不錯。「故爲政者。焉得人人而悅之。」你識字無多。卻合着孟老夫子的經訓。於是一主一僕。玩了一處。又玩一處。枝山只是一個老商人般的打扮。祝僮也打扮着一個鄉間小子。所以主僕倆在人叢中往來。人家不知道。一是縣令。一是家丁。走了一會子。有些乏力了。尋一棵大樹底下休息一會子。只爲多走了路。有些汗液淋漓。興寧地方三月裏便有賣蕉扇的。主僕倆各賣了一把。坐在石條上揮扇不停。但聽得一陣婦女笑聲。穿林而過。隱隱地說。若沒有送子羅漢。趙家的媳婦。怎會生一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子。這一句話。竟使枝山發生了注意。自來只有送子觀音。沒有送子羅漢。趙家媳婦。怎會得着送子羅漢的力。這其間大有可疑。枝山凝着神。再想探聽則個。那笑聲卻遠了。他未便追上前去。盤問下落。惹人家見了懷疑。只好靜悄悄坐在這裏。守候機會。隔了一會子。又見一隊婦女。老少不等。都是手捧着香兒燭兒。向那西南角進行。枝山叮囑祝僮道。這一輩婦女到那裏去進香。你去暗暗探聽。我在這裏候你。事要祕

密。莫被他們窺破了行蹤。祝僮領命而去。枝山只在樹下徐徐搖扇。想到這裏的婦女。愚得可憐。養不出兒子。要抱怨着知縣。養得出兒子。卻又不歸功於知縣。而歸功於羅漢。究竟這送子羅漢。是怎麼一個的偶像。我老祝對於一切淫祀。早已三令五申。嚴加禁絕。使地方上人民。趨向歸一。沐浴聖人的教化。自從文廟煥新以後。近城的一帶。早已民風丕變。向着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上努力。想不到這裏鄉僻之區。還有崇拜送子羅漢的愚民。怎樣一個送子羅漢。探訪得實以後。非得封其廟毀其像不可。枝山正坐在石上暗自思量。又聽得有兩個念書人的聲調。在那裏互相談論。一個道。「攻乎異端。斯害也已。」說什麼送子羅漢。都是廟裏的廟祝和尚。在那裏造謠。現在的祝老公祖。最恨這一輩馬騾子妖言惑衆。詩僧色空。尚不免枷號示衆。若把這件事在縣衙門裏告發。一定可以封廟拘僧。替民除害。一個道。仁兄錯了。這「替民除害」四字。完全不對。拜了送子羅漢。便會一索得男。害在那裏。不瞞仁兄說。小弟的內人。也是

多年沒有生育。拜了送子羅漢以後。現在已有三個月身孕了。祝老公祖到任以來。德政很多。但是他沒法使人家媳婦。多生男子。有了這送子羅漢。便是補祝老公祖德政所不及。……以下的說話。走得遠了。聽不清楚。枝山的聽覺雖然精銳。可惜目力不濟。瞧不出這兩個人怎樣的面貌。待要追上去細問情由。但又不敢冒昧。只爲文廟竣工以後。他曾召集了本縣士人。開過幾次演講會。枝山未必認識士人。凡是士人卻沒有一個不認識這于思于思的祝知縣。這兩個談論的既是士人口吻。料想沒有不認識枝山的道理。枝山雖然改換着衣服。但在人叢中往來。他們或者不注意。要是追上去和他們講話。那麼聲音笑貌。無可更變。他們知道了縣官訪案。怎肯再說實話。好在祝僮已去探訪。這小子很伶俐。畢竟甚麼一回事。一定可以問個明白。過了好一會功夫。祝僮才笑嘻嘻的回來了。和主人在樹下並坐着。枝山道。你可探得了什麼事情。祝僮笑道。虧得大爺遣小的去訪問。卻探得了一條穩養兒子的門徑。回去以後。告

訴小的女人。當日便到這裏來。參拜送子羅漢。小的便不愁沒有兒子抱了。大爺回衙門去吧。枝山道。你催我回去。忙些什麼。祝僮道。大爺。你有子不知無子的悽惶。小的自從那年跟隨大爺去尋唐大爺。到了杭州。幸蒙周府太夫人賞給錦葵做小的妻子。忽忽兩三年。這錦葵沒有結過一粒葵子。小的見了送子羅漢的靈驗。便不敢錯過這好機會。枝山道。小子胡鬧。你究竟探聽的怎麼樣了。一句沒有報告。卻催着我回去。祝僮道。大爺不必忙在一時。回去好細稟的事。不宜遲。還是早回衙門的好。枝山沈着臉道。你不細稟。不准回去。祝僮沒奈何。只得指着西南角說道。離這裏不遠。有一座叢林。叫做天王寺。寺裏香火並不十分興盛。所以這寺院並不著名。自從去年趙家村上趙小林的渾家。得了一個異夢。見有一個金面金袈裟的和尚。向他笑嘻嘻的說道。「天王寺門八字開。你要兒子跟我來。」趙娘子待要和他講話。忽一驚而醒。到了明天。不敢向人說知。悄悄地到天王寺中。去燒香。果然兩扇山門。八字般的開着。到了裏

面。瞧來瞧去。瞧不見金面金袈裟和尚的影蹤。走到羅漢堂內。只爲年久不曾裝金。十八尊羅漢倒有十七尊金裝剝落。面目模糊。只有一尊完全。金面金袈裟。扯開着笑口。和他夢裏所見的和尚一般無二。趙娘子大喜。不拜別尊羅漢。只拜這一尊夢裏所見的羅漢。焚香點燭。默默通誠。枝山笑道。這婦人倒可惡。不是成了揀佛燒香麼。祝僮道。幸虧他揀佛燒香。才有了功效。小的女人只爲不知道揀佛燒香。東也去求子。西也去求兒。枉自逢廟燒香。過寺拜佛。直到今天。休說生男育女。屁都沒有放過一個。這便是不會揀佛燒香的壞處。小的所以要急急回去。便是要叫他揀佛燒香。和趙娘子一般的得到功效。枝山道。趙娘子怎樣的得到功效呢。祝僮道。趙娘子回去以後。夜間又得一夢。恍恍惚惚。好像夢裏有人和他行那人倫大道。又似丈夫。又似那個金面羅漢。從此以後。他便有了身孕。十月滿足。生出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。他的丈夫趙小林望子很切。過了七朝。把孩子抱在懷裏。自言自語道。這是祖宗的保佑。所以多年不

曾生子。今日裏得舉一雄。睡在牀上的產婦娘道了一個呸字。你說是祖宗保佑。這叫做「吃了對門謝隔壁。」我生兒子和祖宗沒相干。只是金面金袈裟的羅漢。送我這一個又白又肥的男孩。趙小林聽了茫然。便即盤問原由。趙娘子不慌不忙。便把兩番得夢的經過。一一的告訴丈夫知曉。趙小林驚喜交集。才把這件事傳布到外面。村中人個個吐舌稱異。比及趙娘子滿月以後。夫婦倆辦着豬頭。上那天王寺去齋羅漢。又把小孩子寄名在羅漢名下。取名叫做小羅漢。果然易長易大。關煞開通。於是沒子息的婦人。都向那金面羅漢求子。羅漢堂裏的香火。從此異常熱鬧。一樣的都是羅漢。十七尊的面前。都是烟消火滅。求些剩香殘燭。都不可得。惟有金面羅漢面前。胳膊粗的巨燭。成日成夜的燒着。寶鼎裏面。時時焚着大塊的檀香。枝山笑道。似這般的勢利世界。不但待人勢利。待佛也勢利。假使這十七尊羅漢都有了靈性。相形之下。一炎一涼。也要活活的氣死。祝僮道。誰教十七尊都沒有神通。只有這一尊有神通呢。大



概廟裏的和尙也慮到這一層。只怕十七尊羅漢相形之下。一齊吃起羅漢醋來。所以另蓋了三間屋。把這一尊羅漢特別供奉起來。扁額上題了送子羅漢四個字。佛也和人一般。有交運的佛。有倒運的佛。交運的佛。便是送子羅漢。他的金面。本來沒有剝落。現在金上飛金。益發閃閃生色。其他十七尊羅漢。有折臂的。有斷膝的。面皮剝落。法座歪斜。索性置諸不理。由着蜘蛛做網。蝙蝠着糞。糟的不成了樣子。這便叫做倒運羅漢了。枝山道。你看燒香的人。究有多少。祝童道。羅漢面前的三個拜墊。簡直沒有一個空檔。一個起立。便有一個跪下。小的想湊着現成香燭。搗個便宜。也在羅漢面前磕幾個響頭。保佑着小的女人。早懷六甲。誰知有頭沒磕處。總是被着那些求子的婦女們。佔去這三個有限的拜墊。好容易得了一個空缺。正侍跪下。卻被旁邊一個胖和尙。把小的攔住了。說是奶奶們拜佛的所在。你要拜羅漢。到羅漢堂上去拜。說時。又有一個婦人。佔着這拜墊去求子了。小的心中又羞又憤。做奶奶的拜那交運的送子羅

漢做男子的只配拜那倒運的十七尊羅漢。小的一口氣跑着回來。希圖早歸衙署。好教小的女人也去拜這一尊送子羅漢。看這禿驢再敢攔阻麼。再者這羅漢非常靈驗。新建的一排三大間的送子羅漢堂。非常考究。中間供着送子羅漢的佛龕。兩旁都是上房。陳設的牀榻桌椅。色色精緻。聽說渴於求子的奶奶們。拜佛以後。便住在這上房裏面。叫做祈夢。到了三更時分。自有羅漢入夢。傳授他們的種子祕訣。小的趕緊回去。便要催着小的女人也到羅漢堂隔壁來祈夢。大爺啊。這是難得易失的機會啊。幸而大娘娘已有了官官。要是沒有小的也要攬掇着大娘娘同去祈夢。好教羅漢到夢中來傳授種子祕法。枝山聽到這裏。忽的站了起來。吩咐祝僮。快快隨着我同返衙署。祝僮奇怪道。恰才大爺慢吞吞不想回衙。怎麼聽到這裏。急匆匆便要啓行。枝山道。你理會得什麼。我急於回衙。自有道理。祝僮笑嘻嘻的說道。什麼道理。道理都在小的肚裏。枝山停着步道。你難道猜出了我的心事。祝僮道。明人不消細說。枝山道。你便

說說何妨。祝僮道。大爺有了一位官官。還是不滿意。知道送子羅漢靈驗。急急回衙。催促大娘娘趕快坐轎出城。也在羅漢堂隔壁借宿祈夢。好教送子羅漢在睡夢中傳授大娘娘種子祕訣。以便早早懷孕。有了一個狀元官官。再來一個宰相官官。枝山怒道。放你的狗屁。你還在那裏做夢。快快隨我回衙。地方上出了一樁關係重大的案件。你須嚴守祕密。不許把天王寺的情形。在外面洩露片言。假如機關洩露。逃走了和尚。你便擔着很重大的干係。休怪你主人無情。執法以懲。決不姑寬。列位看官。這祝僮小子。是慣看風雲色氣的人。假如鬍子在起勁的時候。他便會話裏藏機。開開主人的頑笑。只須鬍子的毛臉一板。眼睛一努。他便恭而敬之。規而矩之。把主人當做不可侵犯的神聖。再也不敢說什麼俏皮話了。閑文少敘。且說枝山回到衙署。便在簽押房中。延請刑名老夫子商量辦法。商量的時候。關防異常嚴密。便是祝僮也不許站在左右。尋常的縣官。每有困難事件。自己茫無把握。一切都要聽命於幕友的指揮。枝山本是

智囊。他對於天王寺的送子羅漢。本已有了相當的辦法。便沒有幕友參贊機謀。他也可以摘伏發奸。勝任愉快。不過老夫子心裏。見東翁獨斷獨行。未免要稍存些芥蒂。況且破案以後。怎樣通詳上司。怎樣的擬議罪名。處處要經着老夫子的手腕。爲這分上。枝山不得不敷衍老夫子的面子。屏退着左右。和老夫子商量一下。把本人的見解。以及怎樣破案的計畫。密室商量。請老夫子下一斷語。老夫子見東翁初次爲官。便如老吏折獄。兩載以來。東翁的一切施行。早已口碑載道。似這般的政事天才。真叫做「游夏不能贅一詞」。今天所辦的案。東翁的計畫。頗極機警之至。將來破案以後。東翁的名譽。一定可以徧布粵東。東翁的官聲一好。做幕友的當然也與有光榮。況且東翁就任以來。所理的案件。都是尋常案牘。惟有這一案關係風化。出入很大。辦的好。可以替地方上除惡。辦的不好。反而要激起這些燒香念佛者的惡感。所以對於天王寺案。刑席老夫子很盡心的替東翁畫策。東翁所定的辦法。大都切實可行。不過在枝

節上面。老夫子也有一番磋商的工夫。商量已妥。老夫子出了簽押房。枝山送過幕友。方才回到裏面。見了祝大娘娘。只談些春游的風景。所有天主寺送子羅漢的事。一字不提。枝山不提。祝僮當然也不敢多談了。不過心裏奇怪。天王寺的送子羅漢。有利於人。無害於世。爲什麼大爺得了這消息。好像發生了什麼重大事變一般。立時變了顏色。不許我一字輕提。回衙以後。又急急的和刑名師爺祕密定計。究竟葫蘆裏賣什麼藥呢。千差萬差。替人家送子是不差的大爺到任以來。處處得着民心。所差的只是不能傳授人家的種子祕訣。幸而送子羅漢替大爺彌縫這缺憾。難道不見好。反見仇麼。祝僮雖然滿腹疑惑。但是不敢向大爺盤問。這一夜。祝僮歸寢以後。和錦葵枕上閑談。便談及日間的事。錦葵大喜道。有這般的好羅漢。到了明天。我也要出城去祈夢。總得懇求這位好羅漢。到睡夢中來傳授養子祕訣。倘使宿廟一夜。不得這好夢。便再宿一宵。直到得了好夢才回。你想我們周二爺是和你同年做親的。他已有了大胖

兒子。惟有我們。屁股後面光漣漣。怎教人不眼熱。明天。我和大娘娘說明了。我一定要去宿廟求子。祝僮道。且慢聲張。這裏面不知有什麼巴戲。值得我們大爺鄭重其事。恰才大爺向我說。到了明天。我有錦囊妙計傳授與你。我問他什麼錦囊。他說。今夜不和你說。明天自有分曉。錦葵猜不出什麼道理。想了一會子。夫婦倆都倦了。交頸鴛鴦。雙雙睡去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本回於閑閑數語之中。已爲下文伏案。如云。「興寧天氣。熱於江南。暮春三月。已服單衣。」讀者每易略過。實則下文破案。與此數語有密切之關係。非閑文也。

田不荒地不荒。所荒者爲兒郎。甚矣荒字之所包者大也。宜乎今之所請荒者。水荒旱荒蟲荒以外。又有所謂熟荒。曷謂熟荒。歲熟則穀賤。穀賤則傷農。此熟荒之明證也。歲歉固荒。歲熟亦荒。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不荒也耶。

「要兒子的跟我來。」今日市上售種子藥者。恆以此爲標語。不料十六世

紀之天王寺。已用此語爲廣告。

周文賓生子。前文所未提也。非不欲提。實不暇提耳。本回於祝僮口中。閑閑道及之。特不知誕此麟兒者爲誰。王秀英耶。抑素琴耶。惜不能拉祝僮而一問之。

第四十六回 盈盈款款少婦求籤 怪怪奇奇羅漢入夢

鼓角山的天王寺。依舊香烟鼎盛。上廟求子的婦女們。天天絡繹不絕。在先還防着祝青天知曉了。要來查禁。所以和尚們串同村婦。在外面散布謠言。說什麼祝青天到任以來。興寧縣感受着男孩荒。又把「田不荒。地不荒。荒的只有小兒郎。」教孩子們在街上歌唱。這有兩種用意。一者。民間聽了這歌謠。便可以打動婦女們求子的心。送子羅漢的香火便不愁冷靜。二者。好教祝知縣自覺慚愧。以爲做了知縣。不能使地方上多生孩子。即使知道了這裏有送子羅漢。他一定不會發怒。或者要感激着羅漢替他彌縫缺憾。送一方匾額到來。也在不可知之數。這都是當家和尙善根的主張。他在去年既串通着趙小林夫婦。捏着謠言。轟動着近村婦女。都來拜這金面金袈裟的羅漢。他在今年又預布着男孩荒的謠言。好教祝知縣不來干涉他的生活。他的心計。總算是很工的了。他的送子辦法。有一種規定。凡是求子的。先在羅漢面前求得一籤。籤



上指明他有生子希望的。才能夠在這裏宿廟祈夢。送子羅漢堂祈夢。也有規定。上等祈夢處便在羅漢神龕的兩旁房間。只可以供那資產階級中的奶奶們祈夢。這是很靈效的。或者當夜便夢見羅漢來傳授種子祕訣。即使當夜無夢。再宿一宵。沒有不如願以償的。中等祈夢處。便在膳堂左近的空屋裏面。這其間設備不周。只可打着地鋪。羅漢是否來入夢。這要看他們的運氣如何。不能預定。下等祈夢處。只好在本人的家裏祈夢。羅漢來不來。益發沒有把握了。自從有了這麼的規定以來。上等房間祈夢的婦女。到了來朝。都是笑逐顏開的回去。向着人說靈異靈異。究竟怎樣的靈異。都說恍恍惚惚的時候。自有羅漢到來。到來以後怎麼樣。他們便腩腩腆腆地說有些記不清楚了。中等祈夢處的婦女。十人裏面。偶有一二個得到同樣的靈異。但是大半年輕稍有姿首的婦女。才能交着羅漢光臨的幸運。假使老而且醜的婦女。便沒有這幸運了。下等祈夢處的婦女。有時也會夢見羅漢。這是他們的心理作用。日有所思。

夜有所夢。本來是憍怙無憑。但是他們總歸功於燒香拜佛的靈感。在外面宣傳不休。肥頭胖耳的善根和尚。時來運來。仗着這送子羅漢的招牌。沒有一天不是利市三倍。漸漸鄰縣長樂平遠等縣的紳商。也都挈眷前來求子。有一天。山門外人聲熱鬧。來了少年夫婦兩人。少年是騎着駿馬而來。操着江南口音。少婦是坐轎而來。一口粵音。說的都是平樂縣的鄉談。善根和尚知道來了貴客。很恭敬的把少年夫婦迎到方丈裏面。泡好茶。設果盤。殷勤相待。少年自稱姓賀。別字立人。籍貫江蘇。在長樂縣經商有年。娶的娘子也是長樂人。惜乎結婚三載。不曾生得一男半女。聽得貴寺的送子羅漢。非常靈驗。所以引領着娘子。前來祈夢求子。但不知我娘子可有這福分。得到羅漢前來託夢。傳授他的種子祕訣。善根合着掌道。只要虔誠。沒有不可以的。賀娘子聽了。一笑便是兩個酒渦。且笑且說道。只怕奴家沒福吧。要是依了師父的話。歡天喜地。歡喜不盡。善根道。女菩薩遠道而來。羅漢一定感念你的至誠。用了茶點以後。請到送

子羅漢堂去拜佛求籤。小僧以爲誠心則靈。羅漢一定賜給你一支早生麟兒的吉籤。賀娘子謝了善根和尚。略用些茶點。開發香金便是白銀四兩。善根見他們手段闊綽。暗自快活。這是一個好賣買。少停。求得了吉籤。留住在上房裏祈夢。穩教有許多的好處。原來送子羅漢堂裏的靈籤。只是一聾子的耳朵。擺個樣兒。一靈籤雖有百支。但是每一支籤。暗地裏都預備着三種籤訣。有吉籤。有平籤。有凶籤。婦女求籤的時候。善根在旁邊看個清楚。假使姿首好而手段闊的婦女。任憑求得那一支籤。善根總給他一張上吉的籤訣。姿首中等而手段不闊綽的。總給他一張中平的籤訣。姿首不佳而異常貧苦的。總給他一張下下的籤訣。上等籤訣。穩許他卽產麟兒。中平籤訣。但許他有孕。而不斷定他所生的是男是女。下下籤訣。便把他訓斥一番。說他作惡多端。禍在眉睫。再休想生男育女了。其時賀立人陪着娘子。同到羅漢堂前拈香。善根合着掌道。求子是奶奶們的事。請賀少爺站過一旁。好教賀奶奶誠心拜佛。乞取靈籤。賀立

人點頭許可。便在旁邊站定。看那賀奶奶款款盈盈的在佛前下拜。拜了三拜。善根授過籤筒。賀娘子把籤筒在香爐上面轉了三下。便亮禿禿的求起籤來。求了片晌。籤筒裏跳出一支籤來。便即放下籤筒。又拜了三拜。方才起立。把這支籤授給善根。對取籤訣。善根一看是第二十四籤。便即笑逐顏開道。恭喜女菩薩。這一支第二十四籤。吉利無比。凡是求得這支籤的。在敝寺中宿廟祈夢。沒有一個不遇着金身羅漢前來託夢的。女菩薩不信。待小僧對取籤訣。請女菩薩參詳則個。說罷。便到裏面。從那三套籤訣中揀取一張上吉籤訣。轉到外面。很殷勤的授給賀奶奶道。奶奶你瞧。這不是上吉籤訣麼。賀奶奶接了籤訣。順手授給賀立人道。你來讀給我聽。究竟我有沒有這生子的福分。賀立人便照籤朗誦道。

送子羅漢靈籤第二十四籤 上上  
求取麟兒也不難。只須沐浴住禪關。

金身羅漢來相會。總在三更半夜間。

賀奶奶笑向善根說道。奴家聽了這四句。有些半明半昧。費你師父的心。替奴家參詳一下。善根道。這四句籤訣。更要顯明也沒有。奶奶要詳個明白。小僧便來參詳一下。第一句「求取麟兒也不難。」羅漢說。你們一對夫婦。都是有根基有佛緣的人。求取兒子。羅漢便可以穩教你們有兒子。一些也不難。第二句「只須沐浴住禪關。」羅漢說。如果誠心要求兒子。只請賀奶奶在這裏宿廟一宵。管教便有靈效。第三句「金身羅漢來相會。」羅漢說。爲着賀奶奶既有根基。又有佛緣。所以金身羅漢一定前來和賀奶奶在夢中相會。傳授賀奶奶的生兒祕訣。第四句「總在三更半夜間。」這句話更明瞭了。指示相會的時候。總在三更半夜。羅漢是向來不肯失信的。說定三更相會。決不會延到四更。女菩薩求得這一支籤。真是天大的福分。不瞞女菩薩說。靈籤雖有百支。但是最吉利的一支。無過於第二十四籤。連你女菩薩求得這籤的。一共有四位。從前的三

位都已恭喜了狀元官官。說時指着上面的匾額和繡幡道。這都是他們生育麟兒以後。上廟還願的東西。須不是小僧憑空捏造。賀奶奶道。既然羅漢在籤上這麼說。奴家便在這裏祈夢。倘然得了吉夢。奴家便在兩三天內。先來還一個小願。待到生了兒子。再行上廟來還大願。善根合着掌道。請問女菩薩。什麼叫做小願。什麼叫做大願。賀奶奶道。不瞞師父說。奴家爲着急於求子。在家中時製成僧衣十套。預備上廟施僧。以結善緣。假如奴家果然得到了吉夢。先在兩三天內。把新製的僧衣。施捨與全寺僧衆。這便叫做還小願。待到身懷六甲。養了男孩以後。奴家要花着一千兩銀子。在這裏重修佛殿。再塑金身。這便叫做還大願。善根聽了。益發歡喜不盡。便請賀奶奶在這裏吃過素齋。另有浴室。香湯沐浴以後。便可宿廟祈夢。管教金身羅漢。指示吉夢。賀立人和善根敷衍了一會子。善根問賀少爺住在何方。倘然留奶奶在這裏宿廟祈夢。少爺放心不放心。賀立人笑道。我們娘子特地爲着宿廟而來。有什麼不放心。若問我的

住處暫住在城裏友人家中。過了一宿。明日便來接取娘子。說罷。便向善根話別。善根合掌道。少爺請回公館。明日到來接取奶奶出寺。管教帶着喜信而去。賀立人道。若得這般感激不盡。臨走時。又叮囑着賀奶奶好好的在這裏祈夢。我們的一生希望。全仗着金身羅漢在夢魂中指點玄機。賀奶奶笑道。羅漢在籤訣中允許了奴家。一定不會失約的。所有還小願的東西。你早早布置起來吧。賀立人出寺時。自有善根親送到山門以外。看他上馬加鞭去得遠了。方才回到裏面。招待這位誠心求子的賀奶奶。一面辦着素齋。替賀奶奶準備晚餐。一面破工夫陪着賀奶奶講話。同時祈夢的婦人。雖有好幾個。但是善根的全神貫注。卻在賀奶奶一人身上。賀奶奶又表示自己富有家私。在那長樂縣的城中。我們賀姓是數一數二的殷實商人。倘使求子有靈。我們除卻還那大小願外。還得做寺中的長期護法。隨時佈施。源源不絕。善根聽了。益發恭維不休。賀奶奶住宿的房間。本來是很潔淨的。他還要吩咐香工們揩了又抹。掃了

又拖。須得纖塵不染。方才罷休。又探聽賀少爺在本城裏認識的友人。是誰。賀奶奶道。奴家丈夫和這裏的紳富。大半都有交情。便是知縣祝青天。也和丈夫有同鄉之誼。丈夫進城。聽說要去拜會他。善根笑道。小僧有一件事。要煩少爺和奶奶。從中着力。不知應允不應允。賀奶奶道。師父有什麼事。可以着力。總得着力。善根道。如果奶奶祈夢。得到了羅漢指示。可否拜煩着你們少爺。在祝青天面前代求一方匾額。祝青天是很得民心。敝寺有了祝青天的匾額。四鄉八鎮的燒香奶奶們。一定要比現在加着好幾倍的興盛。賀奶奶道。只要羅漢靈驗。這區區小事。不在話下。不瞞師父。論到丈夫和祝青天的交誼。休說題這一方匾額。便是邀請祝青天來到這裏拈香。也是很容易的事。善根聽了。連連感謝。這夜。賀奶奶吃的是上等素齋。吃齋完畢。房間後面的浴室裏面。已端整着蘭湯。請賀奶奶香湯沐浴。沐浴完畢。歸房安寢。賀奶奶翻來覆去。一時睡不安穩。倚枕細聽。靜悄悄沒有聲息。直到三更時分。朦朧欲睡。忽覺得房中透進着



一陣異香。又甜又濃。直冲到床帳裏面。氤氳不散。賀奶奶本是個性耽風月的婦人。又加着這異香撲鼻。越發衝動了他性海中蕩漾的波。燃起了他丹田中無名的火。左一骨碌。右一骨碌。只在這張藤墊紅木牀上滾來滾去。實做其西廂記中「睡不着如翻掌」的光景。在這當兒。名也不要。利也不要。兒子也不要。他所唯一的需要。只是急盼着有一個人來。平復他性海中蕩漾的波。熄滅他丹田中無名的火。他在這萬分危急的狀態中。他所需要的對方人物。應了左傳中「挺而走險。急何能擇」的光景。只要有一個男性到來。任憑強盜也好。偷兒也好。甚至於衣衫襤褸的乞兒也好。哎呀。這濃甜的香。好不厲害。他端的不能再睡了。他害着急性的色情狂。端的和唐伯虎家中受着蠱藥的小桃奴一般無二。猛然間。兩扇紗窗。呀的開放。接着一聲我佛來也。便有一個和尚的黑影來到牀前。只爲這時候銀缸中的火已熄滅了。黑魃魃辨不清和尚的真面目。他害怕麼。他並不害怕。他懷疑麼。他並不懷疑。從來色情狂的詞典中。

尋不出害怕和懷疑的字樣。他不待我佛上牀來。他自去歡迎我佛。陡的從牀上躍起。把我佛緊緊抱住。不是抱的佛腳。竟是抱的佛腰。只這一抱。便是參歡喜禪的開宗明義第一章。直到了欲仙欲死的程度。才告了一個段落。這羅漢已完成了他送子的使命。不到天明。便已不見佛蹤。這位賀奶奶倦極了。一轉身便向裏牀酣睡。睡到了日上三竿。方才起身。想起隔宵的事。似夢非夢。夜間的甜香。牀帳中還有餘味。不過紗窗緊閉。絕不似隔宵呀然洞闢的光景。他開了房門。自有香工送進臉水。以及點膳等物。一切完畢以後。來到外面。笑嘻嘻的善根。上前打個問訊。說賀奶奶昨夜夢中可和羅漢相逢。賀奶奶笑嘻嘻的答道。似這般的靈異羅漢。真正罕有。昨夜會過以後。只不知今夜可要再會。善根笑道。會過一次。已是賀奶奶的絕大福份。怎說會過的以後。再要相會。賀奶奶道。相會一次。便夠生子了麼。善根笑道。夠了夠了。奶奶仗着佛力。生了小少爺。休得忘了這裏金身羅漢的功德。賀奶奶流盼着水溜溜的眼波道。不瞞師

父說。奴家雖是二十以外的人。實在算不得人。只爲沒有領受做人的趣味。自從昨夜遇見了金面羅漢。仗着佛力指導。奴家才覺做人有做人的趣味。這般偉大的佛力。奴家一輩子不會忘記。善根聽了他的假作莊嚴的面孔。很有些忍俊不禁的模樣。兩個肩架。不知不覺的從袈裟裏面聳將起來。這時候。小沙彌進來報告。說賀少爺騎了駿馬。隨着一乘空轎。要來接取賀奶奶回去也。賀奶奶自言自語道。偏是他這般急性。便放着奴家再在這裏宿一回廟。祈一回夢。也沒有什麼妨礙。善根笑了一笑。便整着袈裟去歡迎這位大施主入內。不多時候。善根已陪着賀立人。同到裏面。見了渾家。第一句便說。方才當家和尙說起。你可是已得着吉夢了。賀奶奶道。得着吉夢了。這裏的金面羅漢。再要靈驗也沒有。你定着什麼日子。先來小還願。賀立人道。既然得着吉夢。明天便該小還願。好在十套僧衣。已帶在寓所裏。可以早結這個善緣。賀奶奶道。單是小還願。不能夠替羅漢宣揚。師父說的。最好請到祝青天。在佛前拈香一次。那便

見得佛菩薩的靈感。你有方法。請到這位祝青天麼。賀立人笑道。容易容易。祝枝山是我們的同鄉。又有兩代世誼。請他來拈香。大概總可以的。賀奶奶道。倘使他不肯來。便怎麼樣。賀立人道。無論如何。我總要拉着他來拈香。昨天。我本要去訪他。只爲有了他事。以致不果。今天同你進城。一齊到衙門中去訪他。老祝素重鄉誼。決不會拒絕我們的請求。你見了官太太。也可走這內線。請太太催促老祝去燒香。老祝是懼內的。他便不給我這面子。他一定不敢違抗夫人的闔令。所以明天入寺拈香。卻是萬穩萬妥的事。善根聽了。感激不絕。又對於賀姓夫婦。百般獻勤。要留着在寺裏吃過午膳。再行進城。賀立人道。這倒不必。賤內昨宵已叨擾了大和尚。自覺於心不安。再者。我們要去訪問老祝。還是早一刻進城的好。免得他出了衙門。又錯過這好機會。善根便不敢強留了。賀立人又開發了幾兩銀子。算是昨宵的膳宿費。然後辭別出寺。善根率領門徒。送他們上轎上馬。不在話下。賀姓夫婦去後。善根等便回到裏面。徧寫請帖。爲

着明日縣官拈香。又有賀姓善男善女。施捨僧衣。上廟還願。所有幾家常來燒香的太太小姐們。曾經祈夢的奶奶們姨太太們。都用着梅紅柬帖。請他們光降敝寺。同觀盛典。又因賀奶奶備有十套僧衣。本寺的僧衆。攏總只有七衆。衣多僧少。不免辜負了施主的盛意。又到旁的寺院裏借來僧人三衆。以便整整齊齊的站在金面羅漢的佛龕前。接受賀大施主的布施僧衣。又遣發香工人等。把各處地方打掃一個乾乾淨淨。只有這所舊羅漢堂裏面供着這十七尊泥像剝落的倒運羅漢。倘被知縣大老爺看見了。未免使寺院中減色。索性把他封鎖了。免得這十七尊窮形極相的羅漢。出盡了本寺的醜。善根忙了半天。方才布置完畢。忽忽一夜。便是來朝。開了山門不多時。便有縣裏公差。前來送個消息。說今天巳刻。縣官要到寺裏來拈香。所有僧衆。須得平安伺候。免得臨時欠缺。受着縣官的申斥。善根道。不瞞當差的小僧。已早得了消息。你看各處。不是完全打掃潔淨了麼。公差周圍一看。果不說謊。便問大和尚。這是誰給你

的消息。善根道。三天以前。小僧早得一夢。是金面羅漢的佛諭。預先指示。說今天已刻。縣官要上廟拈香。所以當差的沒有光臨。小僧已預先布置。公差聽了。好生驚異。便即備着香燭。在金面羅漢座下磕了幾個頭。方才進城。到本官衙門去覆命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祈夢既分三等。靈籤亦備三套。天下之勢利人。莫有勢利於和尚者。佛門多階級制。僧人有市僧化。佛云。不可說。不可說。子曰。如之何。如之何。十八尊羅漢中。忽有一尊大顯神通。於是十七尊塵封土裏。而僅僅此一尊。得以金上飛金。人皆曰。十七尊何不幸。而此一尊何幸也。然十七尊塵封土裏。仍不失羅漢之本相。而此金上飛金之一尊。僅足以作淫僧之傀儡用耳。既作傀儡矣。愈拜羅漢。而羅漢之辱愈甚。所謂金上飛金。更辱於佛頭之着糞。羅漢有知。當深羨此塵封土裏之同侶。鎖閉一堂。不入於淫惡之旋渦也。以暮鼓晨鐘之筆法。寫放辟淫佚之祕史。讀之者。祇覺其觸目驚心。不覺其

鈎魂攝魄。其事則褻。而其筆則潔。寫賀奶奶祈夢一節文字。作者筆下自有分寸。令人折服。

第四十七回 貪着緇衣鄰庵借僧衆 難逃法網佛寺審髮奴

鼓角山天王寺的方丈善根和尚。知道今天祝縣令要來進香。準備歡迎。忙個不了。又因賀立人夫婦今天來還小願。有十套僧衣。布施於本寺僧衆。便在附近菩提寺裏告借僧人三衆。一齊執着小木魚和磬子。一陣陣的精精各。精精各。兩記磬子一記木魚的相間着敲動。從那表面上看來。個個都是一心虔修的佛門子弟。其時善男善女。絡繹不絕的進那山門。就中一部分有體面的香客。都接着本寺方丈的請帖。前來參觀祝縣令入寺拈香。他們都是送子羅漢的信徒。紛紛的說。畢竟我佛羅漢靈應非凡。人人都說祝青天是不信菩薩的。今日裏也會入寺拈香。可見佛法無邊。任憑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。也跳不出他的手掌。又有曾受送子羅漢教導種子法的奶奶們。尤其心悅誠服的談那羅漢靈應。有的說。天下的諸佛諸菩薩。總沒有這一尊送子羅漢的好。我在去年冬季得到了這位好佛的傳子妙法。現在已有了五個月身孕了。有的說。我



在今年大正月裏在這裏宿廟。這位好佛憐念我膝下無兒。似夢非夢的傳授我這種子祕訣。回去以後。身上的東西已有三個月不來了。還有幾位新來宿廟的娘娘們。都把水汪汪的眼睛。看那佛龕中的送子羅漢。猛覺得面上烘烘的熱。想不到土木形骸羅漢塑像。到了三更人靜。會得這般的活躍。早知羅漢有這般神通。嫁着丈夫也嫌多事。只須宿廟三次。勝於嫁夫一世。這些擁護羅漢的奶奶們。正在那裏談論的談論。冥想的冥想。但見大和尚善根到處招呼。施主光頭上面。透出亮晶晶的舍利子。不是真的舍利子。只是點點汗珠罷了。粵東天氣。煖於江南。三月中旬。已和炎夏相彷彿。自有執着青布滾邊大葵扇的香工。跟在善根後面。一上一下的替他打扇。所以頭上汗珠。漸被大扇子搨乾。沒有滴溜溜的滾落下來。主僧有人打扇。其他的散衆。便沒有這般福分。一行行的汗液。在那光頭上面寫那蝌蚪篆文。可笑他們忙着要敲動磬子和小木魚。沒有第三條的手腕。可以拂拭光頭上面的汗液。約莫辰牌時分。外面報

稱還願的賀大施主夫婦來了。立時精精各精精各的磬子木魚。從裏面敲將出去。歡迎這兩位還小願的賀姓少年夫婦。他們名曰還小顯。一切排場。比着家人還大願。有過之。無不及。臃腫粗的大燭。拳頭似的大塊檀香。都由馬夫轎夫們託在手裏。送入寺門。交付與本寺的香工。以便在佛前焚燒起來。隨後便是一個黃布大包袱。包着十套僧衣。由賀立人雙手捧着。當先行走。緊隨着這位新近宿廟的賀奶奶。比着那天的打扮。更是考究。桃紅衫子上繡的穿花蛺蝶。包含着無邊春色。湘裙下面的纖纖蓮鈎。走那步步生蓮的路。豈不要麻醉了這些精精各精精各的好色僧徒。施主在中間走。和尚在旁邊行。方丈善根。雖然眼看着鼻頭。大有一本正經的光景。但是不敢仰窺玉貌。卻在俯賞金蓮。精精各。好一對金蓮。瘦蹙。各精精。好一對羅襪。生春。僧徒們既把施主夫婦迎到裏面。便在兩旁站立。光頭對着光頭。一共是五對。仰着脖子念經。賀立人夫婦都已拜過羅漢。便把新製的僧衣。羅列在佛前。請僧衆都在羅漢堂中更換。

僧衣。以便廣結善緣。好在僧衣都是寬襟大袖。只須長短相稱。不問腰肢粗細。賀奶奶俏眼一轉。估量着善根的身軀。在衆僧裏面最爲長大便揀着一件最長的僧衣。雙手捧到善根面前。聲請師傅更換新衣。善根放下了磬子。合掌說道。奶奶無量功德。待小僧回到僧房中去更換吧。賀奶奶道。便請師傅在佛前更換。善根道。阿彌陀佛。光着肱膊在羅漢座前更換新衣。只怕不大恭敬吧。賀立人笑道。恭敬是儒家的常談。佛家只說身無罣礙。師傅在佛前光着肱膊。便是身無罣礙。善根笑道。施主說得是。小僧恭敬不如從命。咦。又說起儒家的常談了。賀奶奶笑道。師傅是一位宜儒宜釋的高僧。比衆不同。這一頂高帽子給善根戴上。他便不由自主的卸去舊僧衣。換上新僧衣。在那新舊交替的當兒。只爲天時炎熱。沒有穿着襯衫。露出半身又白又肥的肉。這也是比衆不同。只爲僧徒十衆裏面。只有善根的身子最爲肥胖。善根換過新衣以後。賀奶奶又挨着次序。把一件件的僧衣。捧給其他的僧人更換。無多時刻。十衆僧徒的衣

服都已更換一新。換下的舊僧衣。自有香工收去。不待細表。旁邊觀禮的人都。在稱贊那賀姓夫婦的誠心結緣。一定可以天賜麟兒。獲得福利。善根設着果盤。備着香茗。請賀姓夫婦上坐着。自己打橫相陪。謝他們布施僧衣。又問起祝縣令今日到來。想來定是兩位施主的大力。賀立人道。這算什麼呢。爲着羅漢分上。理該盡些棉力。果然不出在下所料。單是在下懇求他老人家入寺拈香。他卻面有難色。他說。近來修理文廟。提倡儒教。身爲一邑的長官。該做百姓的榜樣。假使提倡了儒教。又去提倡佛教。豈不要惹人家議論。說我忽儒忽佛。沒有一定的宗旨。祝縣令雖然不願到這裏來拈香。但是在下的棋高一着。可以使他縛手縛脚。便指着賀奶奶道。仗着他在祝太太面前再三說法。說尊夫只知在聖人面前討好。卻不肯在菩薩面前結緣。聖廟傾圮。知道修造。佛菩薩裝金。卻不肯去拈香。似這般的行爲。只怕聖人未必見他的好。佛菩薩卻要動他的怒。況且這裏又有一種童歌。「田不荒。地不荒。荒的只有小兒郎。」可見縣

官雖好。還不免有這大大的缺感。地方上有了孩子荒。便是田不荒。田不荒。也是徒然。試想沒有了兒郎。要這田地何用。幸而送子羅漢替縣官彌縫這缺憾。好教縣官有這十全十美的德政。縣官不去拜謝羅漢的大恩。反而去拜那不相關的孔老夫子。這不是「吃了鄉鄰謝隔壁」麼。你太太是明白道理的人。快勸尊夫人寺進香。進香以後。還得替羅漢上一方大號的金字扁額。才不辜負了羅漢的一片好意。從此以後。非但興寧縣的百姓個個人丁興旺。便是你太太也可多添着幾位少爺。將來五子登科。榮華到老。豈不是好。祝太太不比祝知縣。他是信奉菩薩的人。尤其信奉着羅漢。只爲祝太太生來貌美。在家鄉時。人人喚他一聲雲裏觀音。觀音和羅漢當然是有緣的。他便滿口應承。無論如何。總要教老祝入寺拈香。向着送子羅漢。多磕幾個響頭。老祝拈香以後。揀一個吉日。祝太太也要前來拈香。他雖有一位官官。或者多多益善。要在這裏宿廟求子。也未可知。賀立人滔滔汨汨的一篇談話。聽得善根和尚。扯開了笑口。

半晌合不攏來。聽得其他的僧衆。個個笑逐顏開。光頭亂晃。聽得一般燒香的善男善女。都稱贊着賀奶奶的說話。說的頭頭是道。善根道。今天祝縣令入寺拈香。大概便是祝太太的意思。祝太太催迫他丈夫拜謝佛佑。大概便是聽着賀奶奶的勸告。賀奶奶笑道。誰說不是呢。只要祝太太答應了。便不怕祝知縣倔強了。只爲祝知縣是怕老婆的。他這條雲裏金龍。只配給那雲裏觀音做坐騎。強到那裏去呢。善根合掌道。阿彌陀佛。祝太太這般的有佛緣。小僧便要保佑他多生幾位貴子。送子羅漢的靈驗。賀奶奶是身受其惠的。最好央求賀奶奶去向祝太太說法。請他也來小寺中宿廟求子。遲則來春。早則今冬。又可以添一位小公子了。賀奶奶還沒有答話。香工氣吁吁地進來報信。祝青天前來拈香了。離寺不遠。快快前去迎接。善根大喜。便率領着全寺僧衆。敲着木魚磬子。個個打扮一新。在那精精各精精各的聲中。把這位祝縣令迎到裏面。但是奇怪。祝縣令既來拈香。卻沒有帶着香燭到佛前來供奉。但是不帶香燭也沒

妨礙。善根只貪着知縣拈香這四個體面名詞。至於倒貼一分香燭。他也是很願意的。枝山既到了佛前。並不急於拜佛。卻向善根詢問這送子羅漢的來歷。善根便把怎樣靈異。怎樣感應說的天花亂墜。枝山冷笑道。本縣雖以儒生起家。但對於佛經。也沒有一知半解。五百羅漢。各有佛號。卻不聽得有什麼送子羅漢的名稱。請問和尚。這一尊送子羅漢。是不是在五百尊羅漢以內。善根察言觀色。知道縣官不是來拈香拜佛。卻是來興師問罪。只得勉強回答道。送子羅漢是不是五百尊羅漢中的一尊。小僧愚暗。未敢妄答。但是有了這一尊活佛。普救了四鄉八鎮無男無女的苦楚。大老爺到任以來。五穀豐登。盜賊不起。所欠缺的便是民間鬧着孩子荒。小寺的羅漢替大老爺成全其美。散播善良種子。凡是入寺進香的。求男得男。求女得女。大老爺偷然不信。儘可請太太前來宿廟求子。管教活菩薩夢中點化。大老爺便可多添幾位狀元公子。宰相官。這裏一應香燭。早由小僧預備。大老爺便請拈香吧。正待撞鐘擊鼓。伺候知

縣拜佛。枝山搖動着六個指頭的手道。且慢。本縣今天是爲着審案而來。不是爲着拈香而來。左右們。且把天王寺的前門後戶一齊看守了。無論僧俗人等。一概不許妄動。枝山一聲令下。隨來的衙役。便卽分頭去把守門戶。天王寺中。頓露着緊張的狀態。一切燒香的男女。瞧見縣官面上大有懍懍不可犯之色。便有些慌張起來。彼此交頭接耳。竊竊私語。不知道縣官審的甚麼一起案。枝山高聲吩咐。你們不用驚慌。本縣前來與民除害。所有作奸犯科的人。難逃法網。其他衆人都是不相干的。善根見這來勢不對。便卽啓問縣官。誰是作奸犯科的人。勞動大老爺前來審案。枝山冷笑道。和尚不用性急。少頃自有一個水落石出。本縣便在佛前設個公案。審理這件案子。枝山說這話時。自有隨來的人。在佛前設起公案。枝山便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。口稱快傳原告。衆人大驚。縣官入寺的時候。並沒有人呈遞訴狀。怎麼傳起原告來呢。誰知道許多燒香婦女裏面。竟有一個嬌滴滴的聲音。喚一聲奴家便是原告。諸位讓開則個。待



奴家到大老爺台前去申訴。衆人益發大驚。原來自稱原告的不是別人。便是今天前來還小願的賀奶奶。他要告狀。爲什麼不到縣衙中去控告。卻趕到天王寺裏來呢。他要告狀。告的是誰呢。於是羅漢堂的庭心裏面。一時人頭擠擠。都來看審。衙役高喝着原告到案。那位賀奶奶便跪倒案前。口稱青天大老爺替小婦人作主。懲治奸僧。說到奸僧二字。善根猛吃一驚。知道逃是逃不掉的。好在沒有證據。儘可圖賴。所以他尙能鎮定。沒有倉皇的態度。枝山道。你不是昨天到我衙署投狀的賀李氏麼。你的狀紙上面。控告的是送子羅漢。怎麼現在又說起奸僧來呢。賀奶奶道。小婦人昨天控告的是送子羅漢。到了今天。才知道不是送子羅漢。而是奸僧。所以聲請大老爺重懲奸僧。堂下許多觀審的男女香客。都在那裏暗喚一聲。罪過。大家以爲賀奶奶發了瘋。怎麼備着狀紙控起送子羅漢來呢。自從生了耳朵。只聽得念佛拜佛。沒聽得控佛。控告送子羅漢已是不該。怎麼又控起和尚來呢。賀奶奶端的是發瘋了。堂上的枝山也

喝問着賀奶奶道。你怎麼昨天控告送子羅漢。今天又控告起和尚來。你難道發了瘋麼。賀奶奶道。大老爺明鑒。小婦人並沒有發瘋。發瘋的只是相信羅漢和本寺僧徒的婦人。他們上了羅漢的當。吃了僧人的虧。依舊不知羞恥。趕到寺院裏來「燒香望和尚。一事兩勾當」。堂下的婦女。個個咬着牙齒。恨這賤人罵起我們來了。要不是礙着大老爺坐在堂上。大家便該扭住了他。問他爲什麼含血噴人。枝山也吆喝着道。你不用囉囉嚇嚇。說這些不相干的廢話。你且把昨天控羅漢。今天控和尚的原由。說個明明白白。說的不錯。本縣便替你作主。羅漢有罪打羅漢。和尚有罪懲和尚。假使說的不情不實。哼。本縣便要治你一個誣告的罪名。三百下皮鞭。不能輕恕於你。你理會得麼。站堂的差役也替縣官壯一下威。接喚一聲賀李氏。你理會得麼。觀審的暗暗稱快。以爲這三百下皮鞭不打賀奶奶打誰。他得罪了羅漢。冒犯了和尚。合該有這報應。大家拭着眼瞧吧。賀奶奶很爽朗的說道。大老爺聽稟。小婦人住在鄰縣。丈夫賀立人

經商爲業。只爲結婚多載。並沒有生過一男半女。各處求籤問卜。只是渺茫無憑。後來聽人傳說。這裏的送子羅漢。靈驗異常。倘來宿廟求子。羅漢一定在夢中指示生子祕訣。可以早育麟兒。小婦人求子性急。便和丈夫說知了。路遠迢迢的同到這裏。拜過了羅漢。求過了籤。籤訣上面。便教小婦人在這裏宿廟求夢。誰知當夜跨上小婦人牀榻的羅漢。覺得大有可疑。赤條條一絲不掛。渾身肥肉。看來是一個酒肉和尚。西天佛國的羅漢。那有這般不知羞恥的羅漢。小婦人的清白。卻被這個賊羅漢狗羅漢強盜羅漢生生的玷污了。堂下的許多婦女。年老的默念罪過罪過。怎麼在羅漢堂好當着羅漢罵起羅漢來。年輕的覺得有些羞人答答。赤條條的羅漢上牀。他們也曾身歷其境。只是不肯老實告人。都怪着賀奶奶太直爽了。他不知羞。我們宿過寺的。聽了倒覺得害羞。堂上的枝山問道。你旣深信羅漢。怎麼又罵起羅漢來。賀奶奶道。小婦人深信的羅漢。不是這般的羅漢。小婦人以爲羅漢託夢。總不過在恍恍惚惚之中。夢見

那金身莊嚴的羅漢。指示些未來的玄機。萬萬想不到羅漢是這般無賴的。熱烘烘滿身臭汗。一上了牀榻。便忙着幹這不知羞恥的事。說時。便把那夜大略情形。一一供出。益發使那堂下的少婦們聽了。面上都是滌起着紅雲。枝山道。你可是疑及這羅漢不是真的麼。賀奶奶道。小婦人受了羅漢的玷污。便疑及這羅漢一定不是真的。趁着羅漢氣喘吁吁做盡醜態的時候。小婦人悄悄地把那隨帶在身邊的一塊胭脂。蘸着些涎沫。在羅漢的背脊骨上豎了三豎。成一個川字的模樣。這是小婦人做的一個暗號。有了這暗號。是不是羅漢所幹的醜事。自有背脊上用着胭脂水寫的一個川字爲憑。所以小婦人昨天在大老爺台前控告送子羅漢。衆人聽了不打緊。只有作賊心虛的善根。暗暗着驚。覺得自己背脊痒痒的。似乎這個川字在裏面作祟。他想溜之云乎。回到自己禪房去擦一下背。可是跪在地上的賀奶奶。口裏這麼說。眼光卻注射着方丈善根。善根才要滑脚。已給賀奶奶喊破道。大老爺。莫放和尚走開。這裏的僧人。

一個個都犯着嫌疑。不到水落石出。不能放着他們自由走動。枝山便喝道。本寺的僧人。一個都不許走動。倘要走動。便是情虛。且把鍊子鎖着。只這幾句話。十個光頭。一個都不敢動了。就中只有菩提寺借來的三名僧人。暗暗叫苦不迭。天王寺裏幹的勾當。和菩提寺有什麼相干。不該貪着一套僧衣。來到這裏。湊數。枝山又問道。你既然控告送子羅漢。爲什麼今天又控告起奸僧來呢。賀奶奶道。青天大老爺聽稟。小婦人對於這件曖昧的事。先要求個水落石出。便卽心生一計。只說施捨僧衣。要衆僧人在佛前更換。其實趁着他們更換僧衣的當兒。小婦人留心察看每個僧人的背上。可有這個胭脂水寫的川字。可笑這冒充羅漢的僧人。以爲黑暗之中。瞧不清他的本來面目。誰知他的罪狀。便寫在他的背脊上面。他只顧着眼前的快樂。他怎知那背後的罪狀。大老爺要知誰是罪人。只消去察驗誰的背脊上寫着罪狀。那便水落石出了。枝山點頭道。你倒是個機警的婦人。一個胭脂色的川字。便判定了作奸犯科的罪名。你

且退立一旁。待本縣替你懲戒罪人。賀奶奶謝了知縣。退立一旁。枝山向着堂下宣諭道。你們子細看者。誰是作奸犯科的人。這一回要水落石出了。據那賀李氏的兩次控告。送子羅漢和本寺僧人都有犯罪的嫌疑。衙役們先去察看羅漢背上。可有一個粉紅色的川字。衙役奉命到佛龕裏去察看。滿身金裝的送子羅漢。背脊上並無什麼粉紅色的川字。枝山道。驗過羅漢。便要驗僧人了。大概做師傅的決不會有這沒廉恥的行爲。先驗徒弟。後驗師傅。假使徒弟背上了川字。那麼師傅便可以免驗了。衙役應命。先把九名僧徒。一一去衣檢驗。他們的背脊上都沒有粉紅色的川字。最後卸去方丈和尚善根的僧衣。好一身又白又肥的肉。背脊上罪狀昭然。原來這個胭脂色的川字。完全沒有磨滅。枝山喝令把和尚鎖了。善根卻喊起冤哉枉也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淫僧借佛行奸。自是可惡。但可惡者不僅僧也。天下許多罪惡。都

附着一個借字而行。借也者。利用之謂也。有借官以行惡者。有借法以濟惡者。有借慈善之名以吞歎者。有借愛國之名以斂財者。天下紛紛。惟借之是務。世界安得不多事乎。彼善根之借佛行奸。尤其小焉者耳。

但顧眼前作惡。而胭脂水之罪狀。已寫上背梁。此語喚醒人不少。蓋作惡之人。往往僅顧目前。而不注意於背後者。此孟子所謂「失其肩背」之人也。善根一夜歡娛。而背梁上罪狀昭然。彼欲作粉紅色之夢。故罪狀卽以粉紅色書之。由此類推。貪吏之罪在乎墨。其背上罪狀當以墨色書之。奸商之罪在乎良心之化爲灰色。其背上罪狀當以灰色書之。所異者。善根背上之罪狀。爲有形之罪狀。衆人背上之罪狀。爲無形之罪狀耳。

淫僧破露在目前。猶希冀雲裏觀音之一來。讀之令人發笑。說者羅漢齋觀音。觀音齋羅漢。羅漢與觀音。本有密切之關係。羅漢之垂涎於觀音。不足怪也。

第四十八回 燒香祈夢暗記胭脂痕 假佛行奸來受甘露味

罪狀確鑿的淫僧善根。爲什麼喚起冤枉來呢。他知道這事審實。罪名非輕。可抵賴處。總得抵賴一下。枝山拍案問道。你這淫僧。背上的胭脂川字。鑿鑿有憑。還要喊什麼冤枉呢。善根跪着申訴道。青天大老爺秦鏡高懸。這事實在冤枉的。賀奶奶和小僧不知記下了什麼仇恨。故意架這空中樓閣。陷害小僧。枝山冷笑道。你散播謠言。捏造送子羅漢。壞人名節。騙人錢財。你是架造空中樓閣的好手。若說賀李氏。他何嘗架什麼空中樓閣。你背脊上的川字。他怎會知曉。可見你的罪狀昭彰。快快老實招供。不用抵賴吧。淫僧叩頭道。青天大老爺屈煞小僧了。賀李氏借着施捨僧衣爲名。教小僧在佛前更換。這便是存心要陷害小僧。他做就圈套。察看小僧的上半身可有什麼破綻。偏是小僧在前三天曾經發痧。吩咐香工取一個光滑的洪武通寶錢。在小僧背上刮這三下。這是刮痧的痕跡。怎說是犯罪的證據。枝山暗想這賊禿倒也刁滑。他越是刁滑。我



越是要證實他的罪名。使他抵賴不得。便又冷笑道。你休狡辯。是刮痧不是刮痧。可以當場試驗。凡是刮痧的痕。只會一天淡一天的自行褪色。不能立時拭抹乾淨。若用胭脂水寫的。一經拭抹。便即烏有。是真是僞。衙役們驗明報來。於是一名衙役。取着一方浸濕的手巾。在禿驢的背上輕輕的抹了一下。這川字的第一筆。早已抹個乾淨。便即跪稟道。啓稟大老爺。這是胭脂水寫的。一揩便即無痕。枝山點了點頭。衙役站過一旁。這淫僧兀自不肯招認。連連叩頭道。小僧有個分辯。枝山道。容你辯來。善根道。青天大老爺明鑒。小僧素來不耐痛苦。香工用銅錢在水盆中蘸了一蘸。便在小僧背上用力的刮。小僧便連連喚起痛來。香工道。蘸着水刮痧嫌痛。蘸着油刮痧便不痛了。說時。他便到廚房中去取菜油。小僧嫌着香工的手腕太硬。自己受痛不起。便想出一個計畫。在硯硃硯上蘸着三個指頭。回手到自己背上摸了一下。便成了一個川字。待到香工取油來時。瞧見小僧背上了有了三條紅痕。便即稱奇。以爲方才刮的沒多幾下。

怎麼皮膚上已起紅痕。小僧道。既已起紅着痕。你便不用刮了。香工聽着。方才罷手。青天大老爺明鑒。小僧背上的三條紅痕。是小僧自己畫在上面的。賀李氏架詞圖害。存心叵測。大老爺須得治他一個誣告的罪名。才可保全寺院的。名譽。公侯萬代。功德無量。枝山暗思。這禿驢好一個利口。有了這衆目昭彰的罪狀。還要飾詞抵賴。居然在無理之中。說出一條理來。怪不得妖言惑衆。可以吸引四鄉八鎮的人。幸而我早有布置。非得他當衆承認了罪狀不可。便即喝問道。淫僧。你在本縣案前。竟敢一再強辯。可見你是個不安本分的和尚。善根道。實情冤枉。並非強辯。枝山道。怎樣才是不冤枉呢。善根道。假使賀李氏沒有瞧見小僧光着上身。那麼他指定小僧背脊上有一個川字。脫開驗看。一無錯誤。小僧自當服罪。還有什麼辯論。現在他瞧見了小僧有這記認。才在大老爺台前飾詞誣控。小僧死也不服。枝山點頭道。你也說得有理。我且問你。你的上半身是被賀李氏看見了。他要控你。你不服。你的下半身。可曾被賀李氏看見。

沒有。善根道。阿彌陀佛。小僧是個恪守清規的人。怎肯把下半身給婦女們看。枝山道。假使賀李氏指定你下半身又有什麼特別記認。你服罪不服罪。善根自思下半身只和常人一般。一沒有贅肉。二沒有毛痣。那裏有什麼特別記認。所以很爽快的答道。假使他指定小僧的下半身有什麼特別記認。脫開看時。一無錯誤。小僧聽憑大老爺從重治罪。決無異言。假使他指定的記認。完全不確。那裏控告不實。便該反坐。也得請求大老爺把賀李氏從重治罪。枝山便令善根站過一旁。又喚賀李氏跪上前來問話。枝山道。賀李氏你聽得麼。善根上半身你已見過。背上的胭脂川字。不足爲憑。你若指出他的下半又身有什麼特別記認。當衆檢驗。沒有錯誤。他才肯服罪。賀李氏叩頭道。小婦人指得出他的下半身也有特別記認。枝山道。賀李氏。你可知三尺法律。不容兒戲。你指出的記認。一些不錯。那便罪在善根。你沒有罪。假使檢驗以後。毫無影象。那便是你陷害善良僧人。一再飾詞誣告。本縣疾惡如仇。一定把你加等治罪。哼哼。不

知進退的婦人。休得以身試法。懊悔嫌遲。堂下衆婦人聽了。暗暗稱快。以爲賀奶奶一定指不出善根的下半身有什麼特別記認。便是指出。也是妄指。待到覆驗不實。我們大家便要同聲請求。把這不知進退的賀李氏一頓皮鞭。打個皮開肉綻。那時賀李氏申訴道。小婦人怎肯陷害善良僧人。這淫僧背脊上的胭脂川字。實在是小婦人替他抹上。小婦人知道他是個刁滑之徒。僅有一處記認。恐他圖賴。所以又把蘸着胭脂的三個指頭。在他左面的肥臀上面。橫抹了一下。這賊禿的身上便有了兩個記認。背脊上的三條痕。是豎抹的。那麼便成了胭脂色的川字。他可以賴掉這個直抹的胭脂川。卻不可以賴掉那個橫抹的胭脂三。大老爺快檢驗他臀部胭脂三。倘若遲延。只怕他暗抹。消滅證據。觀審的聽了。都是忍俊不禁。笑聲四起。那些受過羅漢種子訓練的。不禁方寸怦怦地跳個不停。默念着救命王菩薩。快快保佑。休教和尚屁股上有這胭脂色的三字。假使真個有了胭脂三。那麼他的屁股上有了顏色。我們面子上便

失卻顏色了。不談衆婦女心裏驚慌。便是站在旁邊的善根也慌做一團。假使自己屁股上真個有了胭脂色的三字。那麼這條狗命便活不成了。待要把手指上蘸着涎沫。在屁股上探這一下。卻聽得縣官又喊着他了。沒奈何只得在案前跪下。枝山道和尚。你規矩不規矩。正經不正經。全在你的屁股上面分個皂白。假使你屁股爭氣。本縣便把這婦人辦個誣告的罪。假使你屁股上面有了犯奸的供狀。那麼你便罪大惡極了。借着泥塑木雕的羅漢。行你竊玉偷香的勾當。本縣替地方除害。替佛門撲滅蠱賊。三尺具在。決不姑寬。善根吞吞吐吐的說道。大老爺要檢驗小僧的下半身。且待小僧回到僧房。聽憑檢驗。若在佛前露體。只怕褻瀆了羅漢。況且庭中觀審的有許多年輕的婦女。似覺不便。枝山笑道。你懂得敬重羅漢。辨別嫌疑。倒是一個規矩和尚。你說褻瀆羅漢。可把羅漢龕子裏的佛幔放下了。你說婦女不便。堂下的婦女可一齊迴避了。單留男子們站在兩旁。眼看檢驗。只這一番論話。佛龕裏的佛幔便已下了。婦女

們紛紛的閃到旁屋裏去。個個側着耳朵。要打聽方丈和尚屁股上的消息。有的說。姊姊。但願大和尚的屁股上面不要有什麼花樣。一有花樣。我們的面子。便害在大和尚的屁股上了。有的說。南無佛。南無僧。佛國有緣。佛法相因。大和尚的屁股。快把氣來爭。枝山見婦女們都已迴避了。喝令衙役把善根按倒在地。做一個屁股朝天之勢。旁邊作壁上觀的男子們。都是目不轉睛的監察着。和目今的參觀開彩一般。善根恨着爺娘替他少生了兩隻眼睛。假使腦後也有了兩隻眼睛。那裏自己屁股上有沒有這一個胭脂色的三字。拉褲一看。便會明白。只恨自己瞧不見。究竟是禍是福。判決在他人的眼光之下。其時一名衙役按着善根的背脊。一名衙役徐徐的把善根的僧衣向上翻起。露出一條葛布的僧褲。又把僧褲徐徐的褪下。是虛是實。是勝訴。是敗訴。全在這屁股上面做輸贏了。只見僧褲褪到大腿上面。猛聽得攪成一片的斥罵之聲。賊禿。該殺。禿驢。不是個東西。淫僧。天理昭彰。也有惡貫滿盈的日子。惡僧。被你玷污了。

多少良家婦女。狗和尚。罪該萬死。這些斥罵的聲音。都出於兩旁觀審的許多男子口中。原來僧禪一褪。色彩顯然。他的左臀上面。呈露出一個胭脂色的三字。善根的奸惡行爲。業已情真罪確。善根雖不生腦後的眼。但是聽得兩旁的喝罵聲。便知道自己的屁股上已暴露着罪狀。這真叫做天理昭彰了。自己只知道向前進攻。怎知敵人已包抄着後路。背脊上一個胭脂川。屁股上一個胭脂三。胭脂川還可抵賴。胭脂三卻難狡辯。想不到前鋒佔了勝利。卻失敗在這後隊上面。當時沒有話可辯。只得連喊着大老爺開恩。旁邊的九名僧徒。只有六名是本寺和尚。暗喚晦氣。好好的一隻飯碗。要打碎在大和尚的屁股上面了。還有其他三名。暗喚晦氣。貪着賀奶奶布施着一件僧衣。便鑽入了這是非之門。只怕縣官責打僧徒。累及了無辜。躲在旁屋側着耳朵聽好消息的許多婦女。只希望善根的屁股爭氣。大老爺責打賀李氏。辦他一個誣告的罪名。那麼衆婦女便可以硬朗朗的出頭露面。請求知縣大老爺把他加重治罪了。誰

知這一片喝罵的聲音。喝的幾個年輕婦女心兒怦怦地動。臉兒烘烘地熱。哎呀。不好了。大和尚的屁股出了毛病了。哎呀。大和尚的屁股出了毛病。教我們的臉兒放到那裏去呢。就中有一個張大嫂。一個李二娘。又羞又急。連喚着阿彌陀佛。這便怎麼是好。他們爲什麼這般着慌。只爲張大嫂的丈夫張大哥。李二娘的丈夫李二郎也在那邊喝罵。喝着「惡僧。被你玷污了多少良家婦女。這便是張大哥的聲音。喝着「狗和尚。罪該萬死。」這便是李二郎的聲音。衆婦人羞急的當兒。又聽得外面縣官喝打的聲音。喝道。你這淫僧害人不淺。天理昭彰。今日在本縣面前破案。你還能抵賴麼。左右們。結實的打。打他三百下。把鍊子鎖着。帶回衙門去從重治罪。接着一聲吆喝。便聽得一二三四。和那竹肉接觸的聲音。大和尚的喊饒命聲。旁邊觀衆的連連稱快聲。這許多聲音一時並作。真叫那衆婦人進退兩難。啼笑皆非。羅漢堂上三百下屁股。當然要打好一回工夫。幾個正經婦女。咬着牙齒說。活活的打死這禿驢。才洩我心頭之



恨。也有不規矩的。翹着嘴脣說道。這縣官太多事了。無論是羅漢來種子。和尚來種子。總而言之。替人家傳宗接代。無非是一片好心。縣官打他幾下也夠了。似這般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。打個無休無歇。大和尚怎麼挨的起這般酷刑呢。打在大和尚的屁股上。痛在小奴奴的心窩裏。說時。嗚嗚咽咽的有些語不成聲。旁邊一個老媽媽歎道。這叫做「木匠戴枷。自作自受。」小和尚闖禍。大和尚吃苦。也是可憐不足惜的。且說枝山把善根打了三百下的板子。和尚的屁股上。舊痕未去。又添新痕。舊痕是胭脂。新痕是血。叫做「肉破皮開紅點點。胭脂與血不分明。」打過了大和尚。又把其他散衆一一笞責十下。打到最後的三個。一齊喊起冤枉來。都說。小僧們不是本寺的僧徒。是附近菩提寺中的和尚。枝山道。既是菩提寺的和尚。爲什麼混在這裏。騙取僧衣。那三個都說。這是善根和尚爲着天王寺。只有七名僧人。才把小僧們借來充數的。枝山聽了。疑信參半。自有旁觀的人。願來證明這三僧確乎不是本寺的僧徒。枝山把他們

斥罵一番。從寬飭退。這三個借來的僧人。總算吃些虛驚。保全了自己的屁股。賀李氏又跪在縣官面前。請求青天大老爺。把淫僧加等治罪。好教小婦人發洩這口憤氣。枝山道。和尚確是可惡。但你們做婦女的。卻也自取其辱。有子無子。都在命中注定。不是幾對燭。幾棵香。可以換得來的。上廟燒香。已是多事。何況再在寺中停眠整宿。本縣本當把你們這些求子的婦女懲戒一下。不過你們已吃了淫僧的虧。不忍再加刑罰。而且今天破案。賀李氏確有功勞。本縣不咎既往。你便跟着丈夫回鄉去吧。於是賀立人夫婦叩謝了縣官。準備回鄉。枝山又吩咐把入寺燒香的婦女們。一一驅逐出門。堂中的一尊羅漢。依舊扛入原來的羅漢堂內。和那十七尊塵封土裏的羅漢。重爲伴侶。天王寺暫時封閉。另延高僧。作爲本寺的住持。以後永遠不準再用送子羅漢的名稱。淆惑一般婦女的心。主僧善根既已審實了罪狀。其他六名僧徒。難保沒有通同行淫的嫌疑。一律鎖回衙門。以便嚴鞫。只這一番論話。很熱鬧的天王寺。變做了風流。

雲散在先。賀立人帶着賀奶奶出門。其次一羣婦女急匆匆地離開這煩惱之地。是非之門。年老的唉聲歎氣。年輕的都把衣袖遮着面孔。越想越是羞煞了人。其次便是燒香男子。雖然知道自己渾家已受奸僧玷污。但是一啞子吃黃連。說不出的苦。只爲求子的動機。都是出於男子的主張。在外面聽得送子羅漢十分靈驗的宣傳。回來講與渾家知曉。催促渾家也去宿廟祈夢。試驗一下。有些婦人聽了欣然。明天便去宿廟。有些婦人覺得住在寺院之中。似乎羞人答答。不好意思。況且是僧庵不是尼庵。只怕羅漢不來。來了和尚。不當穩便。奴家不去。奴家不去。做丈夫的便解釋渾家的懷疑。說天王寺的和尙。個個都是高僧。怎肯幹這無恥的事。宿廟的婦人。已有了好幾個。個個夢見羅漢。不聽得出了什麼亂子。人家的婦女。都不肯錯過這好機會。偏是你這迂奶奶有許多懷疑。那渾家受了丈夫的責備。沒奈何也只得去宿廟祈子。誰知今天破案。所有種子的羅漢。都是和尚來做代表。婦人果然吃了虧。做丈夫的尤其滿懷。

懊惱。回家見了渾家的面。女的垂淚。男的只有連聲長歎。歎了一會子。倒惹起那女的責罵道。你這混帳男子。做什麼黃牛歎氣。你老婆本不願意去宿廟求子。防着和尚來冒充羅漢。偏是你做人做的厭煩了。要做一隻開眼的烏龜。一而再。再而三的強逼你老婆去齋獻和尚。現在鬧破了。你不自己擔差。卻要長一聲短一聲的黃牛歎氣。那丈夫只好連連作揖道。「家醜不可外揚。」只算沒有這麼一回事。你不用垂淚。我也不用歎氣了。以上所說的是舉一個例。所有被污的婦人。以及婦人的丈夫。都是這般的忍氣吞聲。懊悔嫌晚。善根犯了這假佛行奸的罪名。由着祝知縣擬了一個永遠監禁。通詳上司以後。奉到上司來札。如詳辦理。准其永遠監禁。可憐善根是一個嬌養慣的僧人。如何捱得起囹圄之苦。不到兩年。便即身死獄中。這便是他的淫惡之報。其他六名僧徒。減等判決。都是枷號兩月。驅逐出境。天王寺中另換了規矩的住持和尚。從此以後。恪守清規。再也沒有傷風敗俗的事。這是未來先說的話。表過不提。且說

枝山在辦公完畢以後。回到裏面。照常小酌。飲了幾杯酒。笑向旁邊的賀立人說道。這番天王寺的假佛行奸案破露以後。外面的輿論如何。賀立人道。外面一致推戴祝青天。街頭巷口。都說捉住了善根。保全了婦人。枝山摸着絡腮鬚。鬚笑道。你的女人。也是仗着我來保全的。若沒有這番設計。你也是很相信這淫僧的。你的女人只怕也給淫僧去受用了。祝大娘娘拍着錦葵的肩道。你去謝謝大爺吧。你的名節是大爺給你保全。錦葵果在枝山面前叩了一個頭。說是謝他保全名節的恩德。且住。賀立人是長樂縣的商人。怎麼住到枝山衙門裏來呢。賀立人的事。和錦葵何干。怎麼要錦葵上前來叩頭呢。其中情節。上文沒有說明。現在卻有補敘的必要。原來那天祝僮初探天王寺回來。也受着宣傳的哄騙。真個要慫恿着錦葵去宿寺祈夢。枝山知道這裏面定有假佛行奸的黑幕。便存心要查破奸情。爲民除害。當下把情形告訴了祝僮。叫他不可一時猛浪。逼着自己的嬌妻去給和尚受用。祝僮聽了。有些疑信參半。枝山便傳

授他一個錦囊妙計。去做和尚的試金石。便是叫他更換衣服。化名爲商人賀立人。又出些金錢雇用一名鄰縣的妓女。假稱夫婦。前去燒香祈夢。又預先授計與妓女。待到羅漢上牀時候。在他背上臀上。以及他自己看不見的所在。做了記認。又按照預定的步驟。借着施捨僧衣。便可認明他背上的記號。假使和尚還不服罪。再認他臀上的記號。那賊秃便無可抵賴了。有了這錦囊。才破了天王寺假佛行奸的奇案。錦葵才可以保全名節。沒有受那奸僧的玷污。所以錦葵很願意的給主人叩了一個頭。叩罷起立。忽的宅門外傳來。說有一個書獃子扭着自己老婆。到縣署裏告狀來了。枝山審案。是隨到隨審的。便放下酒杯。傳諭衙役們站堂伺候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善根口才不弱。背上罪狀。被他賴個乾淨。若僅有胭脂川而無胭脂三。秃驢秃驢。其將成爲漏網之魚矣。

和尚屁股與婦女顏面有密切之關係。宿寺祈子者。大可引爲龜鑑。假使婦

女不入寺燒香。不宿廟祈子。和尚之屁股。當然與婦女之顏面不生關係。今也不然。和尚之屁股生色。而婦女之顏面失色矣。是和尚之屁股與婦女之顏面成一反比例也。

明如離婁。不能自見其睫。勇如烏獲。不能自舉其身。「善根自恨。瞧不見罪狀。而爲禍爲福。將判於他人眼光之下。」本回云云。足以喚醒癡頑。

用筆全在活躍。偷於褪下僧褲之下。直接「色彩顯然。他的左臀上面。呈露着一個胭脂色的三字。」則近乎平鋪直敘。不能引起讀者之興趣。今於褪下僧褲之下。接寫一段唾罵之聲。則臀上之有無記認。早已不言而喻。文筆之妙。可謂「神妙直到秋毫顛。」

賀立人之突如其來。吾亦疑之。惟其妻爲誰。令人不可捉摸。今於回尾點破。用筆殊覺自然。

淫僧破案。壞在一個三字。

第四十九回 便宜癡女婿吐氣揚眉 委屈丈母娘低頭下跪

到興寧縣衙門裏來打官司的書獃子。這一番已是第二次了。上一次得了勝利。所以他遇到糾結不清的事。又來衙門裏告狀。這書獃子姓馮。排行第二。只爲從小獸頭獸腦。人家喚他一聲馮二獸子。祖遺家產。很是豐富。兄弟倆平半均分。他哥哥是營商的人。帶了家眷到廣州去營商。居然利市三倍。便在廣州造屋置田。不歸故土。馮二獸子有志讀書。在家延了一位西席老夫子。教授他經書文藝。以便書包翻身。可以青雲直上。誰知生性癡獃。讀書時常鬧笑話。歷來的老夫子都是無法使那頑石點頭。只好半途辭退。從來沒有完完全全坐過一年的板凳。所以馮二獸子讀了多年的書。弄得不稂不莠。應過幾回童試。只是榜上無名。他的母親是個繼室。他的哥哥是前室所生。既然得意經商。他的母親心中。定要馮二獸子勝過了乃兄。才覺得自己面上有光。所以對於兒子的讀書。監督甚嚴。只爲士農工商。謂之四民。士人坐着第一把交椅。經商的



排在第四。只可忝陪末座。假使馮二讀書成就。那麼乃弟便可壓倒了乃兄。才不枉自己守節撫孤的一番苦心。叵奈馮二在未入學時。倒還聰明一些。越是讀書。越是把他聰明之竅封閉了。假使藏修息游。交相爲用。讀書時候讀書。游玩時候游玩。或者他的聰明竅中。還留着一隙之光。無如他的母親對於他的讀書。希望太切了。日間讀了死書。到了夜間。還要強逼着他在燈下用功。把那四書五經。都要自始至終。讀個爛熟。書是讀的熟了。可惜能讀而不能。而且鬧出的笑話。比着不讀書的人還要鬧的厲害。有一天。他的母親想吃茄子。便叫他寫一字條。吩咐僕人上街去買。他寫到這個茄字。覺得四書五經上面沒有讀過這麼一個字。只可擱筆不寫。他母親怒道。你讀了多年的書。怎麼一個茄字都寫不成。馮二便跑到書房中去問先生。茄子的茄字怎樣寫。先生道。草頭下。一個加字。他回到裏面。細想經書上面。可有草頭下的一個家字。想了一回。便道。有了。這個家字略差一些。要把一點移在下面。原來易經上「蒙以養

正」的蒙字。便是茄子的茄字。立即寫着蒙子三斤。吩咐僕人上街去買。去了一回。沒有買到。說市上沒有這樣東西。他母親雖不識字。但是知道一定是兒子寫錯了。又把他連連責罵。他又到書房中去問先生。爲什麼寫了蒙子。買不到茄子。先生道。你弄錯了。草頭下面。不是寫一個人家的家。乃是寫一個加添的加。他回到裏面。在經書上想。他想草頭下。一個佳天的佳字。不是一個萑字麼。左傳上說「取人於萑蒲之澤」原來萑字便是茄子的茄字。便重寫着萑子三斤。但是僕人出去了一會子。依舊空手回來。買不到這樣東西。他母親又氣又恨。罵聲不絕。他又到書房中請教先生。爲什麼寫了萑子。買不到茄子。先生皺眉道。你又弄錯了。我所說的茄字。是草頭下。一撇一勾。還加一個口字。你總不會弄錯了。馮二道。不會弄錯了。回到裏面。自言自語道。草頭。一撇。一勾。一個口字。便是一個茗字。原來詩經上說「茗之華」。這個茗字。便是茄子的茄字。重又寫了茗子三斤。僕人去了一會子。依舊兩手空空。沒有買到。他母親氣

的昏了。不去理他。只是向觀世音菩薩的畫像。默默通誠。保佑這孩子悟性早開。讀書成就。馮二見買不到茄子。第四回去請教先生。爲什麼寫了苕子。買不到茄子。先生搖頭道。笨伯。你又弄錯了。這一撇既沒有出頭。而且口字又寫在下面。不寫在旁邊。當然不對了。這個茄字。上面是草頭。下面一撇一勾。這一撇是要出頭的。旁邊再加一口字。你該明白了。馮二道。明白了。回到裏面。照着先生口授的寫法。寫成一個苟字。自言自語道。原來禮記上「臨財毋苟得」的苟字。便是茄子的茄字。便提筆寫了苟子三斤。吩咐僕人上市。這一回總不會空手回來了。誰知依舊一個空手回來。他母親愁眉苦臉的念佛道。菩薩菩薩。這便怎麼好呢。孩子讀了十年的書。寫一個尋常的字。依舊要寫別字。馮二第五次進書房。又去請教先生。爲什麼寫了苟子。買不到茄子。先生恨恨的說道。你這糊塗蟲。愈弄愈糊塗了。這個茄字。上面是草頭。下面是一個氣力的力字。還加一個口字。你該清楚了。馮二道。清楚了。回到裏面。寫來寫去。先寫一個草

頭。再寫一個起立的立字。又寫一個口字。寫了一會子。才得寫成一個苦字。他覺得這個字很熟。但在經書上從來不曾讀過。偶然回頭。見了觀世音菩薩畫像上的題字。忙道。媽媽。你說我寫別字。你自己卻念的是別字。先生說的。草頭底下加着立起的立字。還加着一個口字。便是茄子的茄字。明明是觀世音菩薩。你怎麼念作觀世音菩薩呢。他母親聽了。一肚皮的悶氣。氣出一場病來。險些兒嗚呼哀哉。到了後來。馮二猷子已是弱冠之年。猷頭猷腦的模樣。只有變本加厲。娶了娘子。全不知道守着閨房的祕密。常把不可告人的事。講給僕婦人等知曉。娘子知道了。又羞又憤。怏怏的回到娘家。一住數月。馮家遣人去接。娘家留住不放。馮二猷子便寫了一封書信給他的妻房。大概是說我要接你回家。你若不來。我便要登門交涉。倘把這幾句話直截爽快的寫出。剗也不會發生誤會。無奈他不自量力。偏要自炫才高。搖弄筆頭。做了一篇三言韻文。他自稱爲我夫子。意思是說我乃丈夫。對於妻房的稱呼。卻稱之爲糟糠。意思是

說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」不過糟糠二字寫不完全。卻寫做了曹康。他的原信是這樣寫。

我夫子。告曹康。爾不歸。我空房。爾若歸。可同牀。

接三次。只空忙。爾何爲。忘我郎。到明日。入尊堂。

這封信送到女家。便引起了丈母娘的憤憤。旁的說話。倒也罷了。只有入尊堂三字。做女婿的便犯了大不敬的罪名。有婿要入丈母娘。不如無婿的好。丈母娘噉噉地燒起一腔怒火。惡狠狠趕到馮宅。扭住了馮二獸子。到縣衙門裏去告狀。其時正值前任的胡縣令坐堂問案。書獸子審書獸子。當然又要鬧出笑話來了。換了旁的縣官。無論如何。總得把馮二獸子訓斥一番。說他不該落筆粗莽。以致侮辱了尊長。但是這位胡知縣自己是一個書獸子。對於被告的書獸子。惺惺惜惺惺。便存了同病相憐的心。那丈母娘聲訴女婿。怎樣的不知輕重。怎樣的不識好歹。以致女兒「彩鳳隨鴉。」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」受

不盡許多委屈。才到娘家來暫住數月。誰知馱子懷恨在心。竟寫了一封侮辱尊長的信。說這衣冠禽獸的話。原信呈案。請大老爺把他重重的處罰。待到衙役接着原信。鋪在縣官面前。胡縣令才看數句。便即拍案起來。那丈母娘暗暗歡喜。誰說知縣糊塗。知縣畢竟也明白是非。看了這荒謬書信。也會拍起案來。大概女婿總不免打幾下手心。出出自己的氣了。正在暗思暗想。卻聽得知縣把這案桌拍了又拍。拍得上面的籤桶筆架。岌岌動搖。只是不聽得傳喚馱子。上去施行戒責。那丈母娘跪着說道。大老爺看了這豈有此理的書信。也替老婦人不平了。胡知縣拱了拱手道。老太太恭喜恭喜。你這位女婿的筆下很好。你的女兒有靠了。他的三言書信。又古雅。又鏗鏘。本縣見了。不禁拍案叫好。說罷。便捧着這一紙書信。搖頭擺耳的讀個不休。兩旁差役都在暗暗好笑。那丈母娘呆了半晌。重又聲訴。女婿的書信。實在不規矩。大老爺總得責他幾下。以警將來。胡知縣道。再要規矩也沒有。怎說他不規矩。丈母娘道。他的書信。有一

句「入尊堂。」這不是規矩人所說的話。胡知縣沈吟片晌道。尊堂兩個字也是恭維之詞。怎說不規矩。丈母娘道。不規矩在一個入字上面。胡知縣道。究竟規矩不規矩。待我問了令坦。再作道理。於是便傳馮二問話。差役們喝着傳被告馮二問話。胡知縣道。且慢。馮二是個念書人。須得道一個請字。馮二下面加着先生二字。差役們又喝道。奉大老爺面諭。請馮二先生上堂問話。這便合該馮二交運了。聽說道一聲請。他便不是個被告面孔。而是個上賓面孔。口中輕歎一聲嗽。紙扇搖搖。擺步上堂。向着胡知縣拱了一拱手。道一聲有禮了。胡知縣離坐還禮。便要讓着來賓上坐。自己站立相陪。幸而書吏在旁。向他附耳說道。這是造次不得的。公堂給那被告坐了。大老爺要擔受處分的。胡知縣點了點頭。便問被告說道。馮二先生。論你的大才。便該高坐堂皇。兄弟侍立在旁。受你的教誨。可恨公堂上面的坐位。只有縣官可坐。不能相讓。便是兄弟肯讓。書吏們也不肯答應。馮二先生。只好有屈你站立一旁了。馮二歎子便在案旁站

着。瞧見他的丈母娘跪在前面做矮人。便冷笑着說道。你要扭着我前來打官司。有什麼便宜可佔。你做你的階下囚。我做我的堂上賓。丈母娘聽了。氣的發抖。暗想時世反了。原告長跪。被告反而高視闊步。得意揚揚。胡知縣道。馮二先生。你是個才高學廣的人。何必和這無知無識的婦人爭論。馮二先生。你這篇大作端的好極了。兄弟雖然忝竊科名。春秋兩捷。硃卷上刊的幾篇文字。雖然斟酌飽滿。自覺愜意。但是和馮二先生的大作比較起來。便是小巫見了大巫。兄弟那有你這般的高古與鏗鏘。你寫給你夫人的書信。不稱糟糠而稱曹康。省去了米字偏傍。便覺得古色古香了。夫曹康者。糟糠之謂也。糟糠之可稱曹康。猶之芙蓉之可稱夫容也。嗚呼之可稱烏乎也。寫了偏傍便俗。去了偏傍便古。你開端的兩句。一我夫子。告曹康。一端的妙極了。端的古色古香。令人不厭百回讀了。馮二獸子寫這曹康兩字。只爲他想不出偏傍。以致落去了米字。想不到這位胡知縣。竟會賞識在風塵之外。把他寫錯的字。連連的讚不絕聲。而



且稱讚的時候。頭兒打圈。駢着兩個指頭兒。在鼻尖上摩擦不休。馮二猷子見縣官欣賞他的文字。忍俊不禁的動了他的詩興。搖頭擺耳的讀起唐詩來。這「夫子何爲者。栖栖一代中。」讀的聲調鏗鏘。肩背俯仰。兩個書猷子在公堂上演這醜劇。贏得書吏攢眉。衙役掩口。跪在堂上的那個原告丈母娘。跪的兩腿酸痛了。仰着頭喊道。大老爺啊。這不是咬文嚼字的地方。快替老婦人責罰。這日無尊長的女婿馮二啊。胡知縣摸了摸頭顱。方才恍然醒悟道。不錯不錯。你是來告狀的。你告你女婿是什麼罪名。那婦人道。爲着書信上面。有了入尊堂三個字。分明是侮辱尊長。胡知縣道。不錯不錯。請問馮二先生。你這入尊堂三字。可是侮辱你的岳母。只怕不見得吧。馮二道。我寫的入尊堂。便是到府的意思。只爲尊敬岳家。所以堂字上面加着一個尊字。孟子云。「夫明堂者。王者之堂也。」馮子云。「夫尊堂者。尊者之堂也。」胡知縣最喜咬文嚼字。聽他這般說。便把手指蘸着一些唾涎。在公案上連連畫圈道。好一個「夫尊堂者。尊

者之堂也。」他念了又念。圈了愈圈。跪在案前的丈母娘道。大老爺快替老婦人作主。打他幾下。胡知縣道。老太太休得誤會了。他寫的入尊堂全是尊敬的意思。「夫尊堂者。尊者之堂也。」那婆子道。大老爺啊。須知寫信稱人的母親。叫做尊堂。他寫信給我女兒。道一句入尊堂。不是侮辱岳母。是什麼。胡知縣道。我替你們和解了吧。便提着硃筆。在這紙書信的空白上。添寫了幾句三言韻語道。

此尊堂。

非岳娘。

尊者堂。

甚軒昂。

此入字。

是登堂。

莫誤會。

會高唐。

爾兩造。

莫參商。

要調和。

其毋忘。

胡知縣寫完這幾句。便向那婆子說道。我已把這三個字解釋分明了。你回家以後。快把女兒送回男家。你若不依。本縣便要把你重辦。當下把那原告飭回。對於被告的馮二。反而和顏悅色的說道。你的大作上面。兄弟斗膽。加添了幾句。是把「入尊堂」三字細細的詮解分明。免得無知無識的婦女。見了生疑。

但是狗尾續貂。只怕把你這篇大作續壞了。當下又和馮二談了一會子的文學。滔滔不竭。都是他一人的說話。兩旁衙役連連呵欠。幾乎要站着打起磕睡來。書吏扯了扯知縣的袍角。又向馮二說道。你的官司贏了。也該出去了。馮二方才告辭而出。胡知縣座上抬身。待要送他出門。又被書吏拉住了。說堂上的官長。沒有下堂送那被告出門的道理。經這一場官司。馮二馱子倒得了一個知己。胡知縣往往用着名片。請他到衙門裏去談談文學。好在馱子的文學。自有馱子去欣賞他。每逢見面。總是娓娓長談。這一年恰逢縣考。胡知縣預向他說明。教他好好的進場考試。一定把他拔取一名全場的案首。馮二好不得意。逢人宣講。到了考試時期。果然考取了一名案首。雖然士論大譁。但是馮二趾高氣揚。大有指日可得秀才的光景。他的母親心中也很喜歡。假使兒子考取了秀才。便可以勝過他的哥哥了。至於他的岳母。見女婿和縣官交好。便勸慰着自己女兒。說你的丈夫。雖然馱頭馱腦。但是他的文章。深得知縣大老爺的

賞識。將來大有隆隆日上的希望。你便委屈一下子吧。女兒沒奈何。只得聽從了母訓。「嫁雞隨雞。嫁狗隨狗。」嫁馮二也只好跟着馮二。馮二經過了縣試。又到州裏去考。那便考得不好了。縣試是案首。州試便考了一個末名。擯榜。待到學道按臨。馮二的文章。依舊被斥。在這時候。胡知縣早已撤職離任。人人稱快。馮二馮子失去了生平知己。足足的痛哭了三三天。從此以後。他便不高興。再去入場應試了。以爲縣考取了案首。尙且博不得一名秀才。可見命運使然。考試也沒用了。好在家道小康。不妨在家中安閑度日。做一個風流瀟灑之人。他的母親又已病故。既無督責之人。便用不着在功名上努力。況且孝服未滿。便是努力。也不能入場考試。遇瀟灑時。應瀟灑。得風流處。且風流。他把一切書本束諸高閣。只在音樂花草上用功夫。列位看官。凡是聆音識曲。蒔花種樹。本來一種風雅生活。馮二馮子那有什麼雅人深致。不過是胡鬧一場罷了。他愛的花卉。只是大紅大綠的庸俗花卉。他愛的音樂。只是胡琴琵琶的熱鬧音樂。他

自以爲雅極了。然而人家見了這俗不可耐的花卉。不合腔調的胡琴琵琶。沒有一個不把眉兒緊皺。頭兒亂搖。都說。老哥。你還是安安穩穩的吃飯睡覺吧。似這般附屬風雅。越見得你的身有俗骨。馮二馱子聽了不服氣。到處向人請教。種了什麼花卉。才醫得俗氣。研究些什麼音樂。才可博得風雅的名聲。有一位朋友說道。「花香不在多。」你要種花。種什麼雞冠鳳仙。總要種着高貴的花草。自古道。「蘭爲王者之香。」你把雞冠鳳仙等花剷除了。種幾盆名貴的蘭花。一室之中。只須供蘭一盆。開花幾朵。管教滿室生香。沁人肺腑。這便可以醫得俗氣了。胡琴琵琶都不是高尙的音樂。自古道。「絲不如竹。」你弄音樂。還不如從簫管入手。簫聲又勝過了笛聲。你便出些善價。購得一支白玉簫。只須你肯用工夫。把白玉簫吹的圓熟了。那麼風清月白之夜。取出洞簫。吹這一闋兩闋。人家聽了你的妙曲。自然喚你一聲風雅之士了。馮二馱子聽了。覺得言之有理。便依着那人的指導。把庭園中所種的尋常花卉。一概剷除。專選名

貴的蘭花。悉心培養。又把琵琶絃子胡琴等類的絲絃樂器。一齊毀掉了。出了重價。在古董肆中購得元朝大德年間的白玉簫一支。日夜學吹。他以爲一定可以博得風雅之名了。誰知他對於蒔蘭。太沒經驗。況且名貴的蘭花。益發不易培養。當然是枯萎者多。開花者少了。他平日拉着胡琴。尙且戛戛格格。不成腔調。何況這支年代已古的白玉簫。吹了匝月。依舊不能成聲。他恨極了。他在稠人廣座中。談及名貴蘭花的難種。白玉洞簫的難吹。以致醫不得俗氣。做不得風雅之士。座中有一個夜壺張三。他是騙人上當。不說好話的人。他見了馮二馱子的馱頭馱腦。便笑着說道。馮二先生。你早不和我相商。你若和我相商。你的名貴蘭花也種得成了。你的白玉簫兒也吹得成了。馮二馱子怎知夜壺張三尋他的開心。便向他高拱手。低作揖。請教這藝蘭吹簫的方法。這一請教。便請教出絕大的笑話來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假佛行奸案方才終止。而吸取三才案又因之而起。滑稽縣令所

治之獄。無一不含有滑稽性質。枝山在任三年。謂爲經綸小試也可。謂爲滑稽大會串也亦可。所可取者。滑稽判案。無一不犁然有當於人心。明史僅列之於文苑中。小之乎視枝山矣。彼蓋循吏而兼文苑者也。文苑而兼滑稽者也。倘遇龍門史公。吾知滑稽列傳中。赫然有枝山之姓氏在。

前回蕭古二秀才口中。談及前任胡縣令笑史。初以爲涉筆成趣。無甚宏旨。及閱至本回書。猷審書猷一案。乃知前文之預伏。一胡知縣。全爲此處張本。猷子賞識猷子。因猷子自有猷子之文學也。近日各種文學書籍。汗牛充棟。所謂民間文學。兒童文學。婦女文學等書。不一而足。而獨無猷子文學行世。亦一缺憾也。鄙意不妨聘請會得塗抹之猷子文學家。聚於一堂。編成一部猷子文學大叢書。吾知風行四海。銷路亦必不弱也。

第五十回 出神入化練習一支簫 亂語胡言吸取三才氣

馮二獸子貪做風雅之士。聽得夜壺張三擅有藝蘭吹簫的祕訣。便向他高拱手低作揖。要傳授他的祕訣。張三奇貨可居。不肯輕易傳授。笑道。馮二。你太輕視着風雅之士了。你若沒酒沒漿。便可以做道場。那麼阿貓阿狗。都可以做得風雅之士了。你要得着藝蘭吹簫的祕訣。至少須要備着美酒嘉穀。請我吃這獨桌。你在旁邊斟酒三巡。待到飲酒半酣。你便長跪請教。我才肯把生平不傳之祕。傳授與你。但是你要知曉。這藝蘭吹簫的祕法。我是立過誓言。傳子不傳女的。你得了真傳。將來只可傳授你的兒子。不可傳授你的女兒。只爲女心外向。傳授與女兒。將來出嫁以後。便要把祕法傳到異姓人家。那麼天機盡洩。連我也要得着神譴。你若肯依。我便授你祕訣。你依不得。我也傳授不得。馮二獸子。要是有靈性的人。便聽得出張三和他開頑笑了。只這一句「傳子不傳婿」。馮二不是張三的兒子。張三爲什麼肯傳授他祕訣。分明佔他的便宜。把他



當做兒子相看。可見得這個祕訣。無非是信口開河了。但是馮二怎會理會到這些上面。倘能理會。他便不是馮二馱子。而是馮二乖子了。他聽了夜壺張三的話。連連答應。道一句謹遵台命。過了一天。他真個備着美酒佳穀。恭請張三先生。享那獨桌。屏退了僕人。他自執酒壺。很恭敬的替張三斟酒。酒到半酣。馮二真個跪在下面。靜聽張三先生所謂「傳子不傳女」的藝蘭吹簫祕訣。夜壺張三道。藝蘭祕法。全在沃壅得宜。尋常樹木的沃壅。只須澆些糞汁。便可欣欣向榮。蘭的性質。和尋常樹木不同。培植蘭花的肥料。最好是一種不臭的糞。只爲蘭花的特性。喜肥而惡臭。用了不臭的糞。那麼任何名貴的蘭花。沒有一棵不是欣欣向榮的了。馮二馱子道。糞總是臭的。請問張三先生。那裏去找尋什麼不臭的糞。張三笑道。這便是我的不傳之祕了。你且起來。待我來傳授與你。馮二起立以後。張三又叫他掩上了門。附耳過來。輕輕的傳授他祕訣道。你把狗糞放在鍋中。一分糞。三分水。開着鍋蓋。用着木柴。火煑燒。燒到以沸爲度。

然後臭氣四散。鍋中的狗糞便不臭了。待到冷透以後。把來澆灌蘭花。才合着蘭花的性質。不怕他不茂盛了。馮二得了這祕訣。如得了至寶。取出紙筆。又請張三重說一遍。張三說一句。馮二錄一句。錄畢以後。又請問張三。這支白玉簫如何可以吹得好聽。張三道。你有了白玉簫。沒有得到三才氣。如何吹得好呢。馮二道。請問先生。什麼叫做三才氣。張三道。你休性急。吹簫祕訣。待我慢慢的指導你。不是「一口氣可以呵得牛頭熟」的。你先把藝蘭的方法學成以後。再來問我怎樣的得到三才之氣。可以把白玉簫吹的好聽。馮二聽了。便不敢多問。這一天。張三醉飽而歸。暗暗的好笑。不在話下。且說馮二得到了藝蘭祕訣。便遣人四出去覓取狗屎回來。覓得了狗屎。待要上灶去煮熬。馮二娘子竭力反對。說狗屎上灶。灶神都要嚇走。如何可以使得。馮二沒奈何。只得另備了一副行灶和鐵鍋。便把木柴做燃料。噼噼地煮將起來。煮狗屎的地方。便在後園裏面。一陣熱烘烘的奇臭。隨風四播。鄰里人家都捏着鼻兒。好生詫異。詫異

這惡臭是從何處到來。附近一家是飯店。正在上市的當兒。熱烘烘的惡臭。隨着一陣風捲到飯店裏面。所以滿堂食客。一個猝不及備。惡臭便向他們的口鼻直沖。一時嘔的嘔。吐的吐。惡心的惡心。大家不待飯罷酒畢。都是一手掩着鼻子。一手摸着錢囊。急匆匆付了酒飯錢。飛也似的出門而去。一口氣走着半里路。走出這熱狗屎的勢力範圍以外。才敢放下手來。可憐這家飯館。店堂中走得如鳥獸散。所有煎炒爆熬的東西。尚在鍋中。那食客已逃往半里以外去了。飯館中的損失。當然不在少數。隔壁一家點心鋪子。也是同樣的受着影響。一籠蓬蓬勃勃的熱饅頭。受了惡臭的侵略。誰也不來一顧。大約空氣中的惡臭。直到夜間。方才漸漸的淡薄。但是到了明天午刻。舊臭未散。又來新臭。并且舊臭新臭。結合了一個混成隊伍。比着昨天的臭氣。益發來得凶猛。飯館老板和那點心鋪的主人。爲着關係血本的緣故。少不得調查這臭氣的來源。果然被他們調查了一個確實。便一窩蜂的趕到馮二獸子家中。大興問罪之師。馮

二馱子見動了衆怒，便做了一個野雞躲頭，不敢出面。只好馮二娘子做代表，向衆高鄰說明了原委，連連道歉。大家都罵着馮二馱子太豈有此理。他只知道自已賞鑒那蘭花，全不管鄰里人等的性命交關。於是把馮二馱子所種的幾盆名貴蘭花，一齊搗個粉碎。方才恨恨而去。直待鄰人去後，馮二馱子才敢出頭。見那心愛的蘭花完全都搗毀了，他便埋怨着渾家，不該由着他們搗毀花盆，以致許多心血，付諸流水。馮二娘子道：你既捨不得這幾盆蘭花，爲什麼不出來和他們理論呢？馮二馱子道：我若出來理論，他們便要我的腦袋，打的和花盆一般。馮二娘子道：那麼你也值得了。打碎了花盆，保全了頭顱，花盆碎了，不過損失些金錢，頭顱破了，你便沒有吃飯的傢伙。馮二馱子沒奈何，只得去尋夜壺。張三告訴他爲着燒狗屎，以致犯了衆怒，搗碎蘭花盆，以致全功盡棄。張三笑道：你要做雅士，你便不能住在城市之中，倘使你隱在深山，前後左右都沒有鄰居，那麼狗屎糞得成，蘭花種得成，你的雅士也做得成了。馮二馱子

道。住慣在城市中。搬到深山。有許多不便。看來這蘭花是種不成的了。張三先生。你還是傳授我的吹簫法吧。張三道。不錯不錯。這藝蘭的方法。現在有那飯館點心店。從中作梗。只好暫時作罷。待到你搬往深山的時候。再行試驗不遲。吹簫的方法。不會妨礙鄰居。你儘可開端習練。一經取得三才之氣。你這支白玉簫。便會吹的出神入化。日間吹時。自有鳳凰在雲端回翔不已。夜間吹時。自有仙子駕着彩雲。來聽你的月下簫聲。馮二獸子喜極欲狂。便去請教這什麼叫做三才之氣。張三沈着臉道。你真是個獸子。『沒酒沒漿。做甚麼道場。』你要學得這鳳凰來儀。仙女來聽的吹簫絕技。怎麼可以一毛不拔。安坐而得之。幸而我是你的道義之交。並不索你的重酬。只要你似那天一般備着酒肴請我。我便可以把這絕技相傳。要是換了奇貨可居的人。那麼非有三千兩紋銀。誰也不肯傳授你這吹簫祕術三才氣。馮二獸子怎肯錯過這好機會。便訂定了日期。又去請那夜壺張三享用美酒佳餚。又是自己在旁斟酒。又是酒到半

酣。跪求祕訣。又是閉了門戶。附耳傳授。張三道。什麼叫做三才之氣。你是讀過三字經的。叫做「三才者。天地人。」現在先傳你這三才氣中第一才。便是吸取天才法。你在月落參橫的時候。在庭園中架着梯子。你每夜爬上梯子的最高一級。若手執着這支白玉簫。簫口向上。簫底向下。高高的指着天空。直待紅日上升以後。方才罷休。這便叫做吸取天才氣。以十次爲期。滿了十次。再來訪我。馮二獸子唯唯領教。夜壺張三驅得醉飽以後。自回家中。笑那獸子又上了自己的當。但是馮二把「麥柴當做了令箭」一般。當夜未到五更。便卽起身。取玉笛。搬梯子。忙個不了。馮二娘娘暗自奇怪。爲什麼未到天明。丈夫忙着便要披衣而起。他要打破這個疑團。便去窺探丈夫的舉動。卻見丈夫升梯而上。獨舉着一條右臂。手執着一支白玉簫。高高的指指天空。他見了。又是好氣。又是好笑。知道丈夫又上了夜壺張三的當。做這風風顛顛的把戲。他們夫婦倆的感情本是淡薄。便由着丈夫去站這高梯。他獨自回房去睡他的覺。如是這

般。十天已滿。中間有三四天是下雨的日子。馮二也是冒雨登梯。不肯間斷。淋的如落湯雞一般。他雖受這困難。深喜十天來已吸收了多少天才氣。便去訪問張三。要問他怎樣的吸收地才氣。張三照樣要大嚼以後。才肯傳授這地才氣的祕訣。比及酒至半酣。跪而求教。張三又叫他附耳過來。傳授第二步的祕訣道。吸收地才氣。這是很容易的。把白玉簫用繩繫了。縋入井底。却把繩的一端留在井圈外面。如是這般的七晝夜。才可以吸得井底的地才氣。馮二獸子又是唯唯領教。水底浸簫。不比登梯擎簫的困苦。但是玉簫縋入井底。留繩一端套在井圈外面。只怕偶不注意。繩索滑落井中。那便費事了。所以他天天守着這口井。不肯輕離。臨睡時還得摸摸繩索。可曾脫離着井圈。如是這般。已滿了七晝夜。他以為第二步的祕訣又完成了。誰知拉上了繩索。只有一條空繩索。玉簫已不知去向。他伏着井欄。哭個不歇。老媽子忙問情由。馮二便敘述了一遍。以為自己沒福。這支玉簫已被井泉童子收去了。老媽子道。二爺別哭。

繩子縛着玉簫。簫是滑的。經過了七晝夜的水浸。抽繩時便滑去了。只消喚一名鉤井的到來。便可物歸原主了。馮二聽說有理。忙喚鉤井的到來。下井探摸。果然一摸便得。沒有被井泉童子收了去。他便破涕爲笑的去訪張三。以爲第二步已學成了。要學第三步的吸取人才氣。張三是個饕餮家。當然吃了再想吃。又是享着獨桌。又是酒到半酣。跪而求教。又是掩上了門。附耳傳授道。三才氣中。惟得人才氣爲最難。第一。以處女之門爲簫囊。只須儲蓄一夜。人才氣便已充塞其間也。得不到處女。便以少婦之門爲簫囊。須得儲蓄三夜。人才氣也夠用了。得不到少婦。便以老婦之門爲簫囊。這便差了一些。須經七夜的儲藏。才可吸取充足的人才氣。馮二歡喜道。這是很容易的。卽日便可試驗。張三道。我以爲難。你怎見得容易。馮二歡喜道。我的小姨還沒有出嫁。今天便把玉簫送到小姨那邊。請他暫留一宵。明天取還。這人才氣不是完成了麼。張三搖着頭道。談何容易。你道這門是什麼門。馮二道。大門是麼。張三道。不是。馮二道。



房門。是麼。張三道。都不是。馮二道。都不是。是什麼。張三道。是一座玉門關。馮二吟哦道。「羌笛何須怨楊柳。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張三先生。這座玉門關。似乎不在我們興寧縣的啊。張三笑罵道。馮子。同你說一句替代的話。你都不懂。定要直言談相。才行。我便直言談相了。於是湊着馮子的耳朵。說了幾句直言談相的話。馮二便有些爲難起來。說道。這事只怕辦不成吧。張三道。辦得成。辦不成。我可不管。我只把我的祕訣完全傳授與你了。說罷。快意大嚼。直待修好了五臟殿。方才告別。張三去後。馮二便和他娘子相商道。你的小妹妹。久不到姊夫家裏來玩耍了。我想今天便接他到來小住。你看行不行。娘子聽了。睬都不睬。馮二連說了三遍。娘子才冷冷的說道。人家是黃花閨女。你要吸取他的人。才氣。怕不傷了他的性命。馮二吐了吐舌尖。怎麼方才的一席祕密談。會得被他知曉。其實呢。馮二請客請的太殷勤了。十天請一次。七天又請一次。娘子怎不生疑。張三第一次傳授祕訣。娘子沒有來竊聽。其後的兩次傳授祕訣。一隔

牆須有耳。窗外豈無人。」他自以爲祕密。怎麼瞞得過他的娘子。其他天才氣地才氣。都不和他娘子相干。惟有聽到傳授什麼吸取人才氣的方法。他才着了急。暗暗的罵一聲夜壺張三。你這張夜壺嘴不說好話。他是馱子。怎知道你在那裏開頑笑。他若真個把這白玉簫當做叩門的杵。豈不要惹出事來麼。所以張三去後。馮二要接取小姨來住。娘子已知道他不懷好意。一言道破。打消了他的妄念。馮二暗自思念。這處女之門做簫囊。看來是做不成的了。不得已而思其次。還是借重着少婦之門吧。一夜的人才氣取不成。便費些功夫。用這三夜的人才氣吧。人家暗自思念。只在肚裏做功課。惟有他忍俊不禁。心裏這麼想。口裏也喃喃的說了出來。娘子肚裏明白。今夜須留意。他在我身上轉什麼念頭了。比及晚飯以後。馮二回房休寢。手中隨帶着一支白玉簫。娘子道。你來歸寢。要這東西何用。馮二道。安排夜間吹簫。娘子道。你要吹簫。須到書房中去睡。若要睡在這裏。且把這支簫放入書房中去。馮二又吐了吐舌尖。接着便

說。我去放了玉簫。再來安睡。他去不多時。便即回房。口中說道。簫已放去。但是兩隻手捧着肚皮。有些賊頭狗腦的模樣。娘子道。待我搜一下。才信你的話。於是隔着衣襟一摸。硬硬的便摸着了這一支白玉簫。使用力把丈夫推出門外。不要他安睡。說他不懷着好意。隨手把門兒閉上了。一閉門推出窗前。月分付梅花自主張。一娘子老實不客氣。便安安穩穩的自去酣睡了。睡到半夜。猛聽得一聲狂喊。喊醒了他的夢魂。娘子大駭。以爲來了什麼盜賊。接着又聽得叫喊道。奶奶快來。二爺要我的命咧。娘子大驚。知道是丈夫鬧出笑話來了。連忙披衣而起。拖着鞋皮。執着燈台。到那老媽子的房中去看視。只見老媽子正和丈夫搶奪這一支玉簫。娘子放下燈台。幫着老媽子。把那玉簫搶在手裏。見老媽子光着身子。不成模樣。便吩咐他穿了衣服。然後詢問原由。老媽子且哭且說道。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。我每夜睡眠。爲着節省衣褲。總是一絲不掛的。今夜睡的正酣。猛覺得有人揭開我的單被。一件又硬又冷的東西。向着我

不便的地方刺來。幸而我偏了一些。沒有刺中。正刺在我的大腿旁邊。張眼看時。卻是二爺。問他做什麼。他不回答。提了這支玉簫。又要第二次來刺。我便拚命的搶住了。奶奶來的快。否則我的老命要不保了。我沒有和二爺結冤。爲什麼把這井裏掏取的東西。前來結果我的老命。娘子知道這支白玉簫是禍根。便隨手把來摔在地上。乒乓有聲。打成了幾段。馮二爺子見打碎了他的法寶。所有以前吸取的天才氣地才氣。完全付諸流水。「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。」便發起了他的牛性子。拉住着娘子。大吵大鬧。不肯罷休。直吵到天明。鄰里人家都給馮子吵醒了。前來詢問原由。娘子哭訴着原由。說自己是一片好意。怕他把白玉簫亂刺亂搗。惹出禍殃來。因此把這禍根兒打斷了。誰知「爲好反成隙。」扭住了我。把我打罵。馮子也有馮子的理由。說這支白玉簫是一百兩銀子買來的。又費着十多天的工夫。吸取天才氣和地才氣。經他打成幾段。怎肯和他干休。鄰里們解勸不成。便去接取他的岳母來。和他夫婦倆解圍。誰知丈

母娘一來。倒引起了馮二猷子的憤恨。只爲上一次打官司。是丈母娘做的原告。幸而胡知縣審案明白。自己才沒有吃虧。這一次渾家闖的大禍。便該自己做原告了。告到當官。非得把他休回娘家不成。所以見了丈母。益發聲勢洶洶起來。定要告到當官。定一個是非曲直。丈母娘見女婿要告狀。反而有些害怕起來。只爲上一次在胡知縣案前告狀。女婿佔着上風。自己吃盡啞苦。假使這一次又像了上一次。豈不倒灶。因此勸着女婿忍下這口氣。萬事好說。休得到衙門中去告狀。馮二猷子越攪越醉。越是不容他告狀。他越是要告狀。鄰里們向丈母娘說。他要告狀。由着他去告狀。何用阻當。丈母娘道。倘然大老爺又和他稱兄道弟起來。倒要惹他擺架子。益發把我們母女倆看輕了。鄰里道。老太太放心。上次打官司。他佔了上風。只爲他遇見了書猷子的縣令。一物以類聚。一自然他得勝了。現在這位祝青天。便是包龍圖第二。無論大小案件。都是公正無私。他要告狀。他不見得會佔着便宜。老太太怕什麼呢。丈母娘聽了方才

氣壯。便道。打官司也好。不見得衙門裏的大老爺。都似這位胡大老爺的糊塗。要去便去。於是馮二馱子扭着渾家。後面跟着丈母娘。以及肯作證人的鄰里們。都到興寧縣裏來聽祝青天的公斷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世有名義甚正。而內容不堪言狀者。卽張三所云之三才吹簫法。是也。天地人謂之三才。何等堂皇冠冕。上得天氣。中得人氣。下得地氣。何等言之有理。持之有故。而孰知一經傳授。竟成播弄馱子之伎倆。噫。張三先生。其殆熟於廣告之學乎。今之廣告。往往堂皇其名義。而惡劣其內容。報端宣傳。純係一種門面語。有人上當。卽馮二馱子學習三才吹簫法之類也。嗚呼。冤矣。

諺云。「帶累鄉鄰吃薄粥。」馮二種蘭。竟是帶累鄉鄰不敢吃飯矣。一笑。三才氣中。吸取天氣地氣。已極可笑。而不知更有可笑者。卽吸取人氣之法也。幸而屬垣有耳。馮二娘子已早有戒備。否則以白玉簫作敲門杵。卽使小

姨得免。而馮二娘子當不免受此巨創矣。爲癡漢妻。其危險也如是。馮二兩場官司。均與入字有關。第一場官司。啓衅於入尊堂。第二場官司。啓衅於入玉門關。入尊堂。由於筆下誤會。入玉門關。由於張三之惡作劇。先後相映。洵可解頤。

第五十一回 駿馬馱癡漢巧婦含悲 瞎貓拖死猪書狀出醜

馮二獸子的笑史。祝枝山略知一二。這是本縣書吏們告訴他聽的。說前任胡知縣怎樣的顛頑。怎樣的糊塗。本縣有一個馮二獸子。人人見了。莫不鄙棄。惟有胡知縣十分欣賞他的才學。打官司的時候。給他佔了便宜。應縣試的時候。又把他拔取第一名案首。而且每逢公餘。胡知縣常邀他到衙署中來閑談。一對搭拉酥。有說有話。有商有量。不談便罷。一談便要經過兩三個時辰。這個獸子。縣衙中的人都見得熟了。枝山未曾坐堂時。早有人進來稟報。這個告狀的馮二獸子。便是胡知縣時代當做上賓看待的馮二獸子。枝山胸有成竹。暗笑這獸子見了我。多少總要給他些厲害。待到升坐大堂。便令把原告被告一齊帶上。原告馮二獸子。不待開口。早已憨態畢現。走路時一步幾搖。喜開着這張歪斜的嘴。牙齒上的牙垢太多了。枝山雖然近視。但是把那單照的鏡兒照了一下。便已照見了這名不虛傳的獸子。再照馮二娘子時。卻是一個六七分姿



色的婦人。嫁這馮子。未免遇人不淑。枝山心中早起了幾分的憐惜之意。馮二馮子走着鵝行鴨步的路。走到公案前面。差役們早吆喝着跪下。其時馮二馮子已跪下了。惟有馮二馮子把老祝當做胡知縣看待。只是拱了一拱手。道一句有禮了。枝山怒道。你是何等樣人。見着本官不跪。馮二馮子道。文章馮國俊。是前任胡老公祖拔取的第一名案首。胡老公祖把文章當做上賓看待。每次相見。總是稱兄道弟。異常客氣。胡老公祖是中過兩榜的人。尙且不要文章下跪。你祝青天不過是一榜出身。怎麼要叫文章下跪起來呢。枝山聽了。又是好氣。又是好笑。便問道。胡前任見了你。爲什麼要當做上賓看待呢。馮二馮子道。胡老公祖賞識文章的高才博學。他說。天下文章共一石。胡老公祖有了二斗。文章卻有八斗。因此文章有一個別號叫做八斗文章。枝山道。原來你有八斗高才。那麼本官竟失敬了。馮二大模大樣的答道。區區便是八斗高才。那時堂下站立的丈母娘。暗暗着急。他見女兒上堂便跪。女婿卻是大模大樣的和縣

官談論縣官初見他女婿。還是聲色俱厲。現在縣官面顏溫和。說起失敬的客氣話來了。說什麼祝青天。看來還是和那糊塗知縣一般無二。懊悔着自己聽了鄉鄰的話。不曾阻止女婿來告狀。看來這一次馮子又要佔着上風了。其他觀審的鄰里們。也都交頭接耳。說那不滿於縣官的話。說他本是個一明察秋毫的好官。怎麼今天也給馮子纏昏了。和胡知縣一般的糊塗呢。堂上的枝山笑向着馮二馱子說道。你有八斗高才。難怪你不肯向本官屈膝。本官雖然僅中一榜。但是「愛才如渴。」和這位兩榜先生胡前任也差不多。你果有高才。本官也可以把你當做上賓看待。馮二馱子道。那麼便請老公祖把那不賢婦人痛打一頓。押下囚牢。然後文童和你到裏面去談談說說。豈不是好。枝山道。不然。究竟你有多少才情。須得考驗以後。才能作準。本官有一個對子在此。你若對的工穩。便不要你跪。你有什麼控告。儘可立談。不須跪稟。你若對的好。哼哼。便要辦你一個不跪公堂的罪名。一頓板子。決不輕饒。上聯來了。你且

聽者。

駿馬每馱癡漢走。

快快對來。不許遲延。這便急壞了馮二馱子。以前胡知縣見了他。只是一味恭維。並沒有出過對子。試驗他的本領。現在祝知縣出了一個七言的對。怎樣的一句聽過了不大清楚。覺得唐詩上面是沒有這麼一句的。沈吟了片晌。才說道。老公祖出的上聯。文童一時有些聽不明白。最好寫了出來。以便文童對這一句下聯。枝山暗暗好笑。這麼一句常言俗語。他還聽不明白。看來他真是個徒讀死書的。沒用東西了。便即提起硃筆。寫着這一句上聯。怕他看不明白。所以不寫草書而寫真書。便即授給馮二。馮二看了半晌。七個字只識六個。惟有這個馱字不識。便道。老公祖。這馬旁一個大字。是四書五經中所沒有的字。文童不識。枝山笑道。這也難怪你。你這兩腳書廚。只裝着四書五經。凡是經書中所沒有的字。你便不認識了。於是把馱字的音義告訴了馮二。又把這一句上

聯的用意。細細的解釋了一遍。要是知道些世事的人。有了這上句。便可不加思索的說出這一句下聯來。馮二是個馱子。除卻「詩云子曰」以外。常言俗語都沒有理會。這個上聯便爲難了他。好在他還認識平仄。便滿口的仄仄仄平平仄仄。最好對一句平平仄仄平平。一三五不論。這是可平可仄的。他口裏可平可仄。脚下綽拍綽拍。竟在公堂上面踱起方步來了。兩旁衙役見了好笑。知道堂上坐的不是糊塗蟲。這一次的馮二馱子多分要當場出醜了。枝山把那六個指頭的手。掙着絡腮鬍子。由着馮二在公堂上踱往踱來。他爲着原告是個馱子。便不按照着訴訟的順序。卻丟掉原告。而先問起被告來。很溫和的問道。你丈夫爲什麼要告你。馮二娘子見問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申訴苦衷。把丈夫怎樣的馱頭馱腦。對於妻子全沒有憐惜之心。近來想做風雅之士。聽信了夜壺張三的謊話。行灶中煮熬狗糞。激起了鄰人公憤。幸而小婦人再三道歉。方才沒事。後來費了百兩紋銀。買得一支白玉簫。聽了張三的混話。說

什麼要吸收天他人三才之氣。這支簫方才可以吹得出神入化。鳳凰會得來儀。仙女會得下降。丈夫深信其說。如法泡製。天才氣地才氣。只不過自討苦吃。並不會累及他人。惟有吸收人才氣。最爲惡劣。小婦人怕他鬧出事來。所以把白玉簫跌成數段。誰知他懷恨在心。把小婦人打了一頓。還要扭來吃官司。說時。嗚嗚痛哭。枝山又問他。什麼叶做三才氣。馮二娘子詳細說了一遍。說到吸收人才氣。有些吞吞吐吐。枝山道。不用隱蔽。儘可直陳。馮二娘子低着頭。只得把丈夫的鹵莽情形。說了一遍。枝山聽了。幾乎失聲好笑。兩旁差役。都把手掩着嘴。堂上觀審的人。有好幾個。忍俊不禁。嗤的笑了出來。只有這個原告馮二獸子。爲着一句上聯。竟鎖住了他的耳竅。他一門心思的要對成這個對子。以便顯出自己的八斗高才。確乎是個八斗文童。自古道。一心無二用。一他在口中平仄脚底綽拍的當兒。真個是劉伶說的。一熟視不覩泰山之形。靜聽不聞雷霆之音。一休說枝山問話。娘子供狀。以及堂下的嗤笑之聲。他都沒有聽得。

便是他自己身在何地。以及此番爲什麼要來告狀。也都忘得乾乾淨淨。他的心中。只是要對這一句「駿馬每馱癡漢走。」比及枝山問供完畢。他在公堂上已往來了七八十次。居然被他想起一個下聯。一時驚喜交集道。在這裏了。在這裏了。枝山厲聲問道。你對就了麼。馮二經這一喝。方才恍然醒悟。自己原來在那公堂上面。忙答一聲。文童對就了。枝山道。對就了。念給本官知曉。馮二道。文童對的是。

瞎貓常把死豬拖。

枝山道。不行。只有瞎貓拖死鼠。沒有瞎貓拖死豬。貓小豬大。如何拖的動。你真是個馱子。只這一駁。非但觀審者聽了好笑。連那涕淚未乾。跪在地上的馮二娘子也笑了出來。枝山道。你笑你的丈夫。你會對這上一句麼。馮二娘子雖然識不得字。但是嫁了馱子以後。常常聽得有人憐惜他。道兩句。「駿馬每馱癡漢走。巧妻常伴拙夫眠。」他把這兩句常言俗語聽的熟了。所以枝山問他。他

竟破口而出道。小婦人對的一句叫做

巧妻常伴拙夫眠。

枝山明知這是一句現成俗語。但要給他吐一口氣。便連連稱讚道。這便對得工穩了。比着「瞎貓常把死猪拖」。好過萬倍。馮國俊你該下跪了。說什麼八斗文童。你簡直是一隻可容八斗的大糞桶。跪下。還不跪下。便要責打了。馮二見着縣官的氣色不對。只好下跪。枝山又吩咐馮二娘子。你跪的久了。你且席地而坐。休息一會子吧。馮二娘子謝了知縣。便即站了起來。走過一旁。自有他母親脫下一件罩衫。鋪在方磚上。教女兒安安穩穩的坐着。大老爺真個是青天。這一回。馮子要倒灶了。堂下觀審的人。一一笑逐顏開。今天的馮子也會做着矮人。祝青天真個是青天。枝山怒喝道。馮國俊。你這馮頭馮腦的人。娶了一個聰明伶俐的娘子。已是絕大的福分。你得福不知。還要扭着他來打官司。你端的不識好歹了。馮二道。老公祖。只爲文童。枝山道。胡說。你非紳非衿。怎敢喚

本官爲公祖。你雖然應過縣試。但是滿腹草包。也不配喚做文童。只配喚做糞桶。馮二本是膽小的人。以前胡知縣包庇他。膽子才大了。現在祝縣令聲色俱厲。毫不假借。更兼跪在堂上。膽更寒了。只得換着稱呼道。大老爺明鑒。糞桶娶了妻子。本來相安無事。只爲糞桶化了一百兩紋銀。買得一支元朝大德年間的白玉簫。費了許多功夫。不久便可以吹的出神入化。日間吹時。自有鳳凰來儀。夜間吹時。仙女駕着彩雲而來。聽這洞簫一曲。誰知一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。被這不賢的婦人。存着歹心惡意。把糞桶的心愛東西。打成了幾段。損失了一百兩紋銀。還是小事。惟有這功在垂成的吹簫祕訣。無端被他破壞了。越想越是心疼。可憐糞桶要學得這三才吹簫法。賠了多少小心。每學一次。須得長跪求教。這不賢婦人怎識得糞桶的痛苦。打斷糞桶的玉簫。比着打死糞桶還得凶惡。從此以後。鳳凰不會來儀了。仙女也不會駕着彩雲來聽簫了。糞桶只好永遠做馱子。再也不能做一個風雅之士了。枝山聽了這似醉似癡的話。覺



得又是可憐。又是可笑。便道。怎樣叫做三才吹簫法。快快從實供來。馮二道。三才者。上得天才氣。下得地才氣。中得人才氣。高立梯上。手舉着玉簫。等候天明。這是吸收天才氣。把玉簫沈在井底。這是吸收地才氣。還有人才氣。說到這裏。他雖是個馱子。卻也吞吞吐吐。不敢直言談相。枝山道。不要你說了。本官替你說了。吧。吸收人才氣。須得覓一個門戶。把來存放在婦女腹中。馮二大驚道。大老爺。你也懂得這個祕訣。枝山道。這不是祕訣。這是一種騙人。上當引人犯法的笑話。聽得從前也有一個騙子。把這三才吹簫法的祕訣騙人。大家都不是馱子。誰肯相信。就中有一個和你一般。馱頭馱腦的人。竟把那人的信口胡言。當做實有其事。也是如法泡製。得了天才氣。便去吸收地才氣。得了地才氣。便去吸收人才氣。這馱子不知天高地厚。不知青黃皂白。貿貿然把一支洞簫。插入婦人的育兒之門。那婦人狂喊一聲。便卽嗚呼哀哉。那裏鬧出了人命案件。這馱子鐵索銀鐐的打入死牢。後來按律抵罪。一刀兩段。馮國俊。你真得福不

知。假使沒有你的娘子半夜起身。奪去你的玉簫。把來打成幾段。只怕你已犯了人命重案。還能跪在這裏麼。早已幫赴法揚處斬了。自古道。一妻賢夫禍小。一你的性命。全是你的賢妻救援。你竟恩將仇報。把他扭來打官司。還要口口聲聲。罵他不賢婦。馮國俊。馮國俊。你的良心何在。馮二聽到這裏。不勝驚異。原來祝青天料事如神。渾家半夜起身。搶奪玉簫。我沒有說。他如何知曉。祝青天真是一個料事如神的人。玉簫插到腹中。便要致命。我一時高興。沒有想到。經着青天一說。我便恍然夢醒。馮二獸子思索一回。已有了相當的覺悟。便即連連叩頭道。謝青天大老爺金玉良言。枝山喝道。你休謝我。須去謝謝你的賢德娘子。馮二獸子真個旋轉了身子。向着他女人磕了三個頭。一時堂下紛紛讚歎道。指破了昏迷。調和了夫婦。這般的好官。真不愧是青天。真不愧是人中之龍。枝山又問道。馮國俊。你還要和你渾家口角麼。馮二道。既經大老爺指破了昏迷。糞桶從此和他相敬如賓。白首到老。枝山道。你既已覺悟。這官司便打不

成了。但傳授你祕訣的人。簡直可惡。勸你糞狗屎。鬧的鄰里不安。教你吸收人才氣。幾乎斷送了老媽子。累你身犯大辟。究竟唆使你的人是誰。快快從實供來。馮二獸子是個好人。他怕供出張三。這事便擴大了。只是吞吞吐吐。不肯直說。枝山道。你還要替他隱瞞麼。本官秦鏡高懸。明無不照。那騙你上當誘你犯罪的人。叫做張三。而且有個渾號。叫做夜壺張三。馮二不知道自己渾家供出的。只道真個祝青天明察秋毫。忙道。大老爺明見萬里。教唆糞桶的便是這個夜壺張三。枝山幾乎失聲好笑。夜壺教唆糞桶。臭傢伙誑騙臭傢伙。確是絕大的笑話。便忍着笑說道。本官非但知道張三的渾名。而且知道張三的住址。你想替他隱瞞麼。馮二道。不敢隱瞞。他住在城中青石橋。怎麼瞞得你大老爺。枝山本不知道張三的住址。經這一哄。便哄出來了。於是拔籤一支。硃書着立拿青石橋地痞夜壺張三當堂問話。火速火速。一面飭差拿人。一面勸導着獸子。以後不許附屬風雅。鬧這許多笑話。回家以後。須得閉戶讀書。力圖上進。就你

文字而論。雖然一時尙難入泮。但是「有志竟成。」將來總可以得着寸進。你對的一句「瞎貓常把死猪拖。」雖然對的荒謬。但是文理尙通。平仄不誤。虛實相稱。只須加着工夫。便不難日有進益。你家境既好。妻房又賢。你若讀書不成。便辜負了胡前任把你拔取第一的好意。又吩咐馮二娘子道。回家以後。你替丈夫主持家政。不要分他讀書的心。他若不肯讀書。你可寫信前來。告我知曉。我便可以當堂把他責打戒尺。你的家政主持的不好。我知道了。你也有相當的罪名。又吩咐馮二。每月須得作文六篇。謄清以後。送到本縣衙門裏面來。究竟有沒有進境。你便掩飾不得。又吩咐馮二娘子。你須勤儉持家。規正丈夫的過失。每隔若干天。本官便要到你家中來看察。竟究家政好不好。你便掩飾不得。馮二夫婦都是很懇切的接受了祝青天的教訓。堂下觀審的人。見縣官諄諄教誨。真不愧為民之父母。這朽木難雕的馮二獸子。居然也會依頭順腦。聽從良言。似祝青天這般的爲官。天下真無不可感化的人了。枝山勸導以後。

便令馮二夫婦暫到堂下休息。且待捉到張三。再來作證。在這當兒。拿人的差役。早已回來復命。說夜壺張三捉到了。枝山吩咐帶上堂來。一聲吆喝。張三便在當堂跪下。枝山着他抬起頭來。看他一副油滑的面孔。便知道他是一個胡言亂語的人。一聲冷笑道。張三。你做得好事。可知道教唆殺人。該當何罪。張三申辯道。大老爺冤枉煞人。小的在家安分。從來不曾作奸犯科。怎敢教唆殺人。枝山道。好一個安分的人。既是安分。爲什麼人家喚你夜壺張三。張三道。這是人家胡亂替小的取這渾名。究竟什麼用意。小的不知。小的實在是一個安分良民。枝山笑道。你休假作不知。你綽號夜壺張三。便是說你的一張嘴和夜壺嘴一般。胡言亂語。不說好話。張三道。即使小的有這綽號。即使小的不說好話。也不曾犯什麼法。大老爺用着火籤提人。究竟是何道理。枝山暗想。他這張夜壺嘴倒也厲害。本官不曾質問他。他倒質問起本官來了。便道。夜壺張三。你還要假作無事麼。控告你的人。便在這裏。你不該勸人糞熬狗糞。以致臭氣薰天。

帶累飯店點心鋪子都受了損失。你不該勸人吸取人才氣。以致把白玉簫亂刺亂搯。幾乎鬧出了人命。原告現在。你還想抵賴麼。張三道。大老爺指出的罪狀。小的全不知曉。枝山便吩咐帶馮二來問話。張三見了馮二。便道。他是個馮子。他的說話。怎可作準。枝山道。越是馮子的話。越是可靠。惟有你這輩自詡聰明的人。見了馮子。便把他玩弄。騙他上當。誘他犯罪。待到弄出事來。你便假作不知。百般狡辯。本官素來扶弱鋤強。憐惜馮子而痛恨自詡聰明的人。你在本官案前。休想顛倒是非。混淆黑白。又吩咐馮二馮子。你休替他掩飾。且把他怎樣的騙你上當。誘你犯罪。一一供出。不許遺留一字。馮二便跪在案前。把一切受騙的經過。背書般的背了一編。枝山問張三道。你知罪麼。張三道。小的有辯。正想設法抵賴。忽聽得外面有多人喊將進來道。大老爺捉住了張三。快替小的們追還這一筆被騙的銀子。張三大驚。怎麼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今天合該倒灶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馮二娘子本不識字。「巧妻常伴拙夫眠」一語。全係耳熟能詳。故遂破口而出。此非作者之自圓其說也。在第一次涉訟時。丈母娘口中已有「巧妻常伴拙夫眠」一語。見第四十九回。雖係閑閑下筆。實爲此處張本。其母既以「巧妻常伴拙夫眠」一語。向人呼號。則馮二娘子之耳熟能詳。固亦理之所當然者也。

枝山審案。妙在莊諧並重。其先突梯滑稽。而結果必歸於莊重。馮二何幸而遇此賢令尹。馮二娘子何幸而遇此魯仲連。他日之銜恩感激。執香跪送。誰曰不宜。

夜壺騙糞桶。其事絕趣。可謂一場臭官司。厥後夜壺化爲葫蘆。糞桶變爲秀才。誰之功歟。枝山之功也。

第五十二回 片言捧腹笑對寧馨兒 兩次掀髯戲罵精靈鬼

夜壺張三的一張嘴素喜侮弄愚人。自命得意。人家奈何他不得。吃了他的虧。只好忍氣吞聲。不與計較。今天被祝青天捉將官裏去。凡是吃過他的虧受過他的揶揄的人。一時「牆倒衆人坍」都到衙門裏來告發。其時上前告發的人。卻有三四人。都是受着張三的誑騙。有些騙去銀錢。有些騙去酒飯。爲數雖然不大。總不免有詐欺取財的嫌疑。張三本來善辯。今日裏「口衆我寡」辯也無用。到這時候。才知道「禍從口出」。仗着這張夜壺嘴。胡言亂語。畢竟也有失敗的日子。加着堂上坐的祝縣令。何等精明強幹。又有馮二猷子供的明白。馮二娘子也上堂作證。每次張三到來騙取酒飯。所有傳授他丈夫的祕訣。他在竊聽時。都已聽得明白。又有左近鄰居。也上堂作證。眼見張三到馮二家中去飲酒。有三四次之多。每經一次後。馮二總在家中鬧出一樁笑話。可見他的揶揄馮二。卻是千真萬確。又有飯店老闆點心鋪主人都來報告。



損失。說他們那天爲着惡臭侵入店堂。以致顧客作鳥獸散。雖是馱子闖的禍。卻是張三做的指使之人。所有損失。該向張三索賠。張三在這楚歌四面之中。只有俯首乞恩。保全自己的體面。枝山冷笑道。你要體面。便不該騙人了。古人道。一惟口啓羞。一口上佔着便宜。便該在你臀上算帳。吩咐拖下去。答臀三百。打個皮破肉爛。衙役們一聲吆喝。把張三按倒在地。褲已褪下一半。露出雪白的臀部。只須堂上一聲喝打。板子便要開始答臀。張三哭喊道。大老爺開恩。小的再也不敢胡言亂語。枝山道。你願罰還是願打。張三是沒有受過答刑的人。當然喊着願罰。枝山道。罰你二百金。賠償馮國俊花盆玉簫以及屢次備着酒肴請你的損失。你願意麼。張三道。願意。枝山道。罰你出銀五十兩。賠償飯店點心鋪的損失。你願意麼。張三道。願意。枝山道。再罰你五十兩。賠償恰才續來告發你誑騙酒飯銀錢的人。你願意麼。張三道。願意。在這三個願意之下。枝山才喝一聲免打。張三謝過大老爺。自把褲兒束好。臀部是保全了。但是三個願

意的代價。須得紋銀三百兩。自古道。『落水要命。上岸要錢。』張三也是這般。打屁股時。他要保全體面。不打屁股時。他又吝惜金錢。枝山着他繳賠款。具悔過結。他又愁眉苦臉的稟告道。大老爺要小的具結。小的立即遵寫。但是小的家況貧困。一時湊不出這許多銀兩。若得減半呈繳。大老爺公侯萬代。枝山笑道。有什麼不可以呢。休說減半。便是一兩也不繳。本官也可准許你。張三叩頭道。若得如此。恩同再造。枝山道。這有什麼大不了事。休說可以一兩不繳。便是本官賞你三百兩紋銀也未嘗不可。張三知道縣官取笑他。又連連的叩頭道。免罰已足。何敢邀賞。枝山道。你不想賺錢麼。本官且和你講個明白。答臀一下。折銀五錢。你若願打三百下。便可免繳銀一百五十兩。願打六百下。這三百兩罰銀。便可完全免罰。願打一千二百下。非但免繳罰銀。本官還可賞你三百兩紋銀。賠償你的皮肉痛苦。張三素喜騙人上當。今日裏也上了縣官的當了。便承認了罰銀三百兩。一時繳不清。當然要把他看守起來。待到繳清以後。方

才釋放。這一次的滑稽判案。又博得民衆的頌聲載道。馮二猷子回家以後。雖然猷性未除。但是安分讀書。不致常鬧着笑話。他素來要欺侮娘子的。現在卻變做懼內的人了。每值猷性發動時。娘子說一聲要去告稟祝青天知曉。他自會俯就範圍。不敢妄動。這一年服闋以後。恰是童試之年。馮二猷子居然取入縣庠。不做糞桶而做秀才了。這小小功名。確是經着縣官的訓導。才得有這寸進。宜乎夫婦倆感戴這位好官長。至於沒齒不忘。夜壺張三釋放以後。性質完全大變。他本不是有產階級。他繳出這三百兩紋銀。把那薄田數十畝完全賣掉。這一番受了大大的打擊。分明失敗在一張夜壺嘴上。要不是靠着這張夜壺嘴。向着人亂噴亂放。怎會弄到這般田地。平日挪揄愚人。騙吃酒飯。誰知「蜻蜓吃尾巴。只是自己吃着自己。」而且加利奉還。自己何嘗佔得一些便宜。雖在公堂之上。免打屁股。但是回去以後。他自己鞭撻着自己。一個人躲在房裏。左右開弓般的。足足打了三十下嘴巴。只這一打。把夜壺打破了。換了一

個葫蘆。這是什麼講究呢。原來胡言亂語的張三。變做寡言寡笑的張三。「吃一次虧。學一次乖。」他存了「痛定思痛」之心。一來痛的是三百兩紋銀。二來痛的是三十下嘴巴。任憑人家談的嘻天哈地。他總是默默無聲。不攙一語。爲這分上。人家不喚他夜壺張三。而喚他悶葫蘆張三。所以三十下嘴巴的效力。可以打碎夜壺。而換了一個葫蘆。人人都說張三的變化氣質。全是祝青天的功勞。興寧縣裏的感戴之聲。幾乎千人一口。千口一聲。知縣三年一任。百姓們爲着他任期將滿。都希望他留任三年。以便繼續的施行惠政。康濟斯民。但是枝山的宦情。素來不大濃厚。此次到廣東來做知縣。只爲家鄉中人。替他題了這個惡毒渾名。似乎他是個無惡不作的人。更兼唐周二友。當面奚落他。似乎不信他會做好官。所以他到任以來。便竭力的要做廉吏。以便載譽而歸。使他們不敢輕量天下之士。所以枝山到了興寧縣兩載有餘。希望着三年任滿。還他一個自由之身。旁的不喜。只喜着興寧縣民衆送給他的萬民傘。萬民旗。

萬民衣。還有種種色色的紀念德政的匾額對聯銜牌。這都是出了金錢買不、到的東西。只爲明朝年間官方還肅清議很重。凡是甘棠愛戴的作品。都是真正民意。不比到了後來。紀念德政。完全靠不住。越是貪官污吏。越會運動金錢。唆使羽翼。大吹大擂的恭送匾額旗幟。做他蠹國害民的反宣傳。這一天。枝山正抱着他的愛子祝續。這時候續郎已是三歲有餘。四歲不足了。肖母不肖父。生的眉目如繪。又白又肥。一手勾着枝山的頭頸。一手弄着枝山的鬚鬚。旁坐的祝大娘娘笑道。你們父子倆的皮膚。相映之下。一個又黑又枯。一個又白又肥。假使人家是不認識我的。誰也猜不出你會得養這個白似羊脂嫩如水梨的好兒子。枝山微笑不語。續郎忽然問道。媽。我和爹的皮膚。畢竟誰老誰嫩。祝大娘娘笑道。這便叫做孩子話了。你們倆的皮膚。相隔着十萬八千級。你老子的皮膚。老的錐鑽都鑽不進。你的皮膚。嫩的和水豆腐一般。續郎道。媽。爹爹皮膚處處都比續郎老。惟有一處卻比續郎嫩。祝枝山夫婦聽了都是莫名其妙。

同聲問道。好孩子。你說給我們聽。怎會老子的皮膚嫩於兒子。續郎道。我不說。你們猜這麼一猜。枝山嗅了嗅兒子的嫩臉道。乖乖。你倒會考試老子娘的本領。續郎撐拒道。我要下來了。爹的毛嘴刺的人怪痛。祝大娘娘道。續郎。你到這裏來。又埋怨着丈夫道。你看了他的嫩肌膚。便不忍去刺痛他了。以後和你約法三章。你見了續郎。只許撫撫摸摸。不許把毛嘴嗅他的面。枝山已把續郎放落下來道。你到媽那邊去吧。續郎宛比小鳥似的。投到他母親懷抱裏去。又道。我的謎謎子。你們還沒有猜出。祝大娘娘道。你的謎謎子是猜不出的。無論怎麼樣。你老子的皮膚總不會嫩過你的。這些兒童之言。只好兒童們去猜。我們是猜不出的。枝山道。不然。你猜不出。我卻已猜出了。續郎。可要我說出來。續郎道。不要。爹只寫在手心裏。捏着拳頭。待我說了出來。再看你的手掌。寫的對不對。一時僕婢人等。都讚歎續郎的小主意。勝過了成人。於是枝山提筆在手。在左掌中寫了兩個字。捏着一個六指頭的拳頭。忙道。續郎。你說。你說。續郎道。爹

的嘴臉上的皮膚。嫩於我的嘴臉。枝山放拳頭。原來裏面也寫着嘴臉的兩個字。便卽呵呵大笑道。可見「知子莫若父。」肚皮裏的念領。被我猜個正着。其時衆人聽了。都是莫名其妙。尤其是祝大娘娘。拍着續郎問道。好兒子爲什麼他的嘴臉。嫩過於你。續郎道。若不是爹的嘴臉。嫩過於我的臉嘴。怎麼滿嘴滿臉的毛。會得從爹的嘴臉上鑽將出來。我的嘴臉。鑽不出一根半根的毛。我的嘴臉上的皮膚。老於爹爹的皮膚了。只這一番解釋。引得許多人都是笑不可仰。廣東老媽子且笑且說頌詞道。這真叫做龍養龍。鳳養鳳了。老爺是龍養龍。太太是鳳養鳳。祝大娘娘笑道。老媽子的說話。只中了一半。鳳養鳳是不錯的。龍養龍卻錯子。續郎是龍。他老子何嘗是龍。這不是龍養龍。這是說到這裏。故意停頓着。老媽子怎知其中的玄虛。枝山暗想不妙。大娘娘和我作對。故意要犯我的諱了。便卽伸着靴脚在大娘娘的蓮鈎上輕輕的踢了一下。其實不踢也不妨。祝大娘娘只是和他開頑笑。有意嚇他一下。至於這個犯諱的字。便到

口邊。他也不肯出口。無如枝山踢着蓮鈎。卻引起了小祝的注意。忙道。媽呀。爹的脚正在踢你的脚咧。祝大娘娘笑道。你爹是沒有脚的。續郎把小手一指道。這不是脚麼。祝大娘娘道。這是畫出來的。這句語裏藏機的話。任憑小祝聰明。也只把小頭顱仰在娘的身上。圓睜着小眼睛向着娘呆看。廣東老媽子變做「山東人吃麥冬。一懂也不懂。」錦葵雖然知道大娘娘取笑大爺。但不知這一句「畫蛇添足」的典故。所以也不覺得可笑。惟有祝僮這小廝。知道大爺吃了大娘娘的虧了。一時笑的不可開交。捧着肚皮道。笑不動了。笑的肚子都疼了。枝山怒喝道。小子。有笑沒笑。太沒規矩了。再不止笑。家法板伺候。祝僮知道主人惱羞成怒。便不敢再笑了。枝山又把傳授續郎的唐詩讀本。教他背誦。續郎背誦如流。背到李白的「舉頭望明月。低頭思故鄉。」便道。爹。不知道李白望月。是在什麼所在。枝山道。讀了首句「牀前明月光。」大概是睡在牀上。續郎道。李白又想又吃醉了。睡在牀上。窗戶都沒有閉。他不怕風麼。我想睡在牀



上是不對的。至少也是坐在牀上。睡在牀上。怎會舉頭低頭呢。祝大娘娘喜道。兒子駁倒老子了。枝山點頭道。將來續郎的功名。一定可以強爺勝祖。正在讚歎間。外面傳進一封書信。卻是杭州周文賓寄來的。枝山大喜道。老二有書信來了。自從我去年寄他一信以後。久沒信來。這懶於筆墨的周老二。也會想着寫回信麼。說時。開視來書。原來好友久別。故態依然。書信上面。充滿着調笑的口吻。

枝山老友。別來久矣。單照無恙耶。鬚鬚無恙耶。六指頭無恙耶。莫笑我摹仿國策舊調。連用三個無恙耶。不問老祝而問老祝之單照之鬚鬚之六指頭。蓋單照者。持以照人之具也。願君少照美人多照民間疾苦。則可以不負此單照矣。鬚鬚者。所以助君儀表者也。願君盛以錦囊。善爲保護。勿被人扯去半邊。有失百里侯之威嚴。則可不負此鬚鬚矣。六指頭者。君之得天獨厚。人有五而君有六。尤當善用之。以搔民間之疾痛疴癢。而勿搔有勢力之繡球。

風。則可不負此六指頭矣。

枝山道。老二該死。路遠迢迢的寄來一封書。說這許多廢話。又往下看道。

君閱至此。或將笑我浪費筆墨。而曰。何物老二。遠道書來。乃書此許多廢話耶。

枝山叫起怪來。連道。奇怪奇怪。阿二真是一個精靈鬼。他知道我要這樣說。他不是料事如神。他竟是料事如鬼了。又往下看道。

雖然。此非廢話也。此善頌善禱之詞也。望君爲好官。爲廉吏。爲強項令。皆隱寓於君所謂「廢話」之中。畢竟廢話耶。抑非廢話耶。不待智者而可決矣。我去歲獲一男。雖出於次室。素琴。而內人秀英愛若親生。且名之曰紹瑩。何以名之曰紹瑩。此其中有一段因緣。暫作啞謎。供君猜測。猜破大妙。如猜不破。可令貴价猜之。彼能猜「想入非非」之謎。則猜破此謎。當亦易易。但猜破之後。愧無荷包作贈品耳。

枝山招着祝僮道。你來你來。周二爺的兒子。爲什麼要叫紹瑩。說時。便把信上的紹瑩二字指給他看。但是祝僮也莫名其妙。不比當年在杭城猜那「想入非非」的謎。是會一時觸機。現在竟無機可觸了。枝山見他猜不出。又往下看道。

風聞老友近來官聲至好。令郎又英英露爽。不勝欣慰。我輩唐祝文周。各有千秋。倘與唐初王楊盧駱四傑相比。自謂過之。決無不及。然王楊盧駱之四傑。祇及其本身而已。我輩則四傑之後。更有小四傑。子畏擁有九美。雖未夢熊。但以姪爲子。今已七齡矣。生性敏捷。尤善屬對。我戲以唐伯虎三字試之。玉麟云。卽對我父之姓名。我曰唐伯虎可對唐伯虎耶。玉麟曰。對我本生父耳。吾聞而歎賞。蓋唐伯虎與周仲熊固一天然妙對也。七齡童解此。可謂伯虎有兒矣。衡山之子。亦自不凡。年僅三齡。而能識篆文。書小篆試之。往往十識八九。衡山固未嘗教之也。唐祝文三人之子。均係雋品。我家紹瑩亦自不

弱。生十四月矣。在牙牙學語之時。而已識千字文「天地玄黃。宇宙洪荒」八字。樂天生七月。識之無二字。紹瑩生十四月。識千字文八字。古今人何嘗不相及耶。

枝山看到這裏。正待掀髯一笑。但是看到下文。恰有「掀髯一笑」字樣。暗想快不要給那精靈鬼猜中。他說掀髯。我偏不掀髯。他說一笑。我偏不笑。又往下看道。

老友聞之。當必掀髯一笑也。既有唐祝文周四傑於前。當必有唐祝文周小四傑於後。默計十餘年後。小四傑均已嶄然顯露頭角。或者雛鳳清於老鳳聲。我輩盛名已過之老四傑。當讓此小輩英雄出一頭地耳。將來文學場中。當有許多韻事。風月場內。當有許多趣聞。小四傑之風流倜儻。強爺勝祖。均未可知。

枝山掀髯大笑道。老二真和我同心。我恰說小孩子會得強爺勝祖。他在書信

中也道一句強爺勝祖。再往下看道。

老友聞之。想又必掀髯一笑也。

枝山趕緊不掀髯。但已掀了。趕緊不笑。但已笑了。暗暗的好笑。老二真是個精靈鬼。他說掀髯一笑。第一次強過了他。第二次便強他不過也。又往下看道。

老友筮仕粵東。與故鄉睽隔。書中情意殷殷。欲知故鄉異聞軼事。但老友赴任以後。蘇杭奇事正多。唐子畏宅中。來一想吃天鵝肉之狂人。幾乎鬧出事來。此狂人者。亦如老友之欲複演三笑。一雙色眼。尤注射於九娘娘身上。詩經有云。「狂童之狂也且。」狂童之狂。與我老友之狂。蓋同一狂也。老友之狂。胞嘗醞醐灌頂。狂童之狂。幾乎捉將官裏去。此蘇州一奇聞也。杭州城中。亦曾發現與蘇州同樣之奇聞。但情形更爲變幻。此事亦與區區有關。奇中更奇。險中尤險。此非筆墨可以形容者。待老友滿任回來。西窗剪燭。作爲夜話之資料可耳。

枝山道。老二可惡。說了許多隱隱約約的話。卻又賣起關子來。又往下看道。

君若謂我賣關子。我亦不辭。

枝山罵道。精靈鬼。又被你猜中了。好在下文沒多幾行。待我一起看了吧。又往下看道。

須知杭州雖係出產名牋之區。但我寫此書。費牋已多。倘使隨筆寫去。不加限制。我周文賓並不開牋紙店也。况一切關子。都在書信中說破。他日相見以後。反成無話可談。我不宜復爲此絮絮矣。嫂夫人前代爲請安。續郎聰穎。附此道念。弟周文賓頓首。

錦葵有孕否。家母家嫂均念及之也。文賓又筆。

這一封書。確乎很費牋紙的。但是說到下半段。都作恫怵迷離之辭。老祝覺得腸痒難搔。恨不得飛往杭州。向周老二詢個明白。可惜當時沒有航空的利器。杭州和粵東關山迢隔。老祝即使腸痒難搔。也叫做沒法。除卻滿任回鄉。和文

賓相見以後。備問情形。再沒有其他方法。可是杭州城中怎樣的發現和蘇州同樣的事。閱者諸君見了。想也不免腸痒欲搔了。老祝的腸痒欲搔。我不去睬他。閱者諸君的腸痒欲搔。少不得在下文說破內幕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狼生曰。張三播弄獸人。自信便宜。而不知其便宜之處。正其吃虧之處。始也以三才氣騙人。終也以三百兩紋銀賠人。三才之才。無貝之才也。三百兩之財。有貝之財也。教人一才。卽須賠償一百兩之財。夜壺嘴害人。結果歸於自害。不僅惟口啓羞。亦且惟口傷財。

描寫續郎聰穎情形。如見其人。如聞其聲。行文全在變換筆法。移轉目光。枝山滑稽判案後。卽寫此一段家庭笑語情形。自是易於生色。

祝大娘娘之犯諱字樣。便在口邊。故意吐而復茹。以致老祝啼笑皆非。可謂化工之筆。

此回係過渡文字。借周文賓一書。以作過渡之舟。周與舟固諧音也。文賓一書。極突梯滑稽之致。妙在老祝將有動作。而文賓都已猜破。周老二自是嫵媚煞人。

行文之法。虛實並重。枝山到任以來。詳於祝。而略於唐文周三人。詳於祝子續郎。而略於唐文周三人之佳兒。處處均須實寫。則於文法不合。今借文賓一書。於是不能實寫者。不妨以虛寫之。此調劑得宜之筆也。



學編 儲兒

# 世界名人事

(折七) 半角一價定册每册十書全

本書敘述世界各偉人一生故事，自誕生而至死亡，極詳極盡。內容有趣，頗感興味，取材正當，文字淺顯。兒童讀之，足可增加進取思想。全書均用五百磅厚報紙精印，十餘萬言。

馬	福	達	愛	司
可	爾	爾	迪	蒂
尼	特	文	生	芬
華	威	歌	林	甘
盛	爾			
頓	遜	德	肯	地

##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

第五十三回 俊僕造謠街頭聞警報 奸人示意牆角記行蹤

祝枝山在興寧縣滑稽判案。本來不止這幾樁。但是編者編的這一部叫做續四傑傳。不是叫做祝公案。所以編了幾樁公案。便即「適可而止」。要知詳情。將來有暇時。可以另編一部祝公案。好教諸位飲茶時見了噴茶。喝酒時見了噴酒。吃飯時見了噴飯。便是不在飲茶喝酒吃飯的時候。也會扮着山門口的彌勒佛。笑一個不可開交。閑話剪斷。且說周文賓信中說起杭州城裏發生一樁和桃花塢狂童同樣的奇聞。枝山見了。憑他狡獪。也揭不破這個悶葫蘆。除却他日三年任滿回來。見了周文賓細問情由。更無別法。閱者諸君胸有成竹。已猜着這杭州的奇聞。一定也和余天福的案子有關的。確。這是和余案有關的。怎樣的有關。這便有補敘的必要了。且說桑冲的最後弟子余天福。因爲當時不曾滿師。所以桑案破露的時候。余天福得做漏網之魚。忽忽數十年。桑案已沒人提起。余天福便即死灰復燃起來。蓄養着四名從小即便裹足的男子。

叫做余美容。余美顏。余美姿。余美身。仗着四美。以行萬惡。也是一時婦女的不幸。他們沿着運河線。自北而南。不知玷污了多少婦人的名節。破壞了多少閨女的貞操。四美之中。余美身早年夭折。余美容。余美姿。又都是祇工音樂針黹。未通文墨。他們混入人家閨閣。希圖蠱惑良家婦女。也只是中下階級的人家。雖然小家碧玉的姿色。未必輸於大家閨闈。不過余天福的企圖。在財而不在色。尋常人家的婦女。究沒有多大的積蓄。便是肯出些遮醜錢。也只有限。多則十兩八兩。少則三錢五錢。怎能填滿余天福的慾壑。余天福唯一的希望。便在余美顏身上。只爲美顏生性聰明。文學針黹。音樂書畫。以及一切雜技。無一不工。無一不會。這是罕有的人才。只怕開山祖師桑冲也沒有這般的能耐。這可算得余天福的一棵搖錢樹了。可惜這一棵搖錢樹。還沒有發過利市。第一次到北京周翰林家中。希圖一試伎倆。叵耐已被他們認爲形跡可疑。拒絕不納。余天福知道京師還有舊時的檔案。稍有破露。便容易舊案重提。有了桑老師

被刷的成例。一朝捉將官裏去。便不免凌遲處死。所以在京師住了幾個月。單由美容美姿二人。小試過幾番伎倆。已鬧出了含羞自盡的案。便不敢在京師逗遛。挈帶着三個假女兒。沿着運河而下。路上缺少了盤費。全憑着三美替人家做針黹。一達到了真個消魂的目的。便大施其竹槓手段。好人家的婦女。愛惜聲名。尤勝於愛惜身體。只好眼淚汪汪的湊出些私房積蓄。千萬丁寧。丁寧千萬。無論如何。萬不能向外人說起。要是一經破露。做婦人的無顏對丈夫。做閨女的無顏對父母。只好以一死了之。如是這般的戲劇。已演過了好多次。余天福把三美做工具。他已得到了許多好處。但是沒有充滿他的慾望。這一回。余美顏混入唐解元府中。他便抱了無窮的奢望。唐解元並不是十分殷富的人。但是他的幾房娘子。大都有那豐厚的妝奩。尤其是九娘娘秋香。非但面貌爲諸美之最。便是他的妝奩。誰也比他不過。華太師本是大富大貴的人物。爲着老太太寵愛秋香。認爲義女。這盛大的妝奩。蘇州人稱讚不絕。尤其是桃花

塢附近的人家。益發擴大宣傳。說的秋香帶來的妝奩。足抵着華相府全部財產的大半。現在的華相府。只不過擁有良田美宅等不動產罷了。至於動產部分。如珍珠寶貝古董字畫。以及一切希有之珍。都跟着這位秋香姑奶奶遷移到唐解元府中來了。本來市井之言。往往言過其實。一人傳十。十人傳百。多一人宣傳。便多加些枝葉。多添些材料。所以唐解元擁有妻財。妻財中間。九娘的妝奩居其十之八九。幾成爲衆口一詞的宣傳。自古道。一冶容誨淫。多財誨盜。這一天。九位娘娘同時送行。哄動了多少觀看熱鬧的人。稱讚了秋香的顏色。便要連帶稱讚秋香的妝奩。言者無心。聽者有意。余天福帶着美容美顏美姿三個假女子。也在人叢中觀看熱鬧。所以他們回到客店裏面。祕密相商的結果。便派着余美顏去一試伎倆。唐解元府中多是才女。非得余美顏這般多技多能。不能夠哄騙九位娘娘上這大當。余美顏聽了。也是欣然願往。余天福心醉着偌大嫁妝。余美顏心醉着無邊春色。端午節後。竟被余美顏賺入解

元府中。沒有被人家窺破奸謀。余天福只在左近探聽消息。他們祕密社會中人。寄居的地方。早晚變遷。便是余美顏也不會知道。余天福寄住在什麼地方。不過凡是自家人。識得街頭巷尾的一種特別標記。按照着標記去尋覓。便如「按圖索驥」。不會錯誤。余天福爲什麼要早晚變遷他的住址。只爲所幹的生涯。全仗着祕密二字。一經破露。非同小可。所以余美顏進了唐府。他已遣發着兩個假女兒。每天在解元府左近。探聽動靜。假如機關破露。那麼左鄰右舍。一定有些風聲。余天福便可帶同余美容余美姿一齊高飛遠颺。免得被人逮捕到案。遭受顯戮。這叫做「人防虎。虎防人」。凡做違法的事。少不得要預作脫逃的地步。在先。探聽得余美顏進了唐府。和衆美人吟詩作對。異常要好。尤其是愛才若渴的大娘娘。竟把他特別看待。在丹桂軒的旁落。替他預備着臥室。聽說要到旅店裏來搬取他的行李來了。余天福得了消息。滿心歡喜。便把一切覓盡的符籙藥品。都打在余美顏的小包裹裏面。待到有人來取。便由着

他取去。這一天。余天福挈着美容美姿。又另換了一家旅舍。住址雖已更動。但是他們三個人到了來朝。依舊輪流的在唐府左近。探聽動靜。聽說唐家九美已和余美顏上了堂樓。有說有笑。差不多和同胞姊妹一般。又有唐興小廝在街頭一家雜貨店門口和老闆閑談。老闆問及你們府中又到了什麼貴賓。廚役小阿四忙着的買魚。買肉。買雞。買鴨。唐興笑道。我們大爺交不完的桃花運。才娶了閉月羞花的九娘娘。又要娶沉魚落雁的十娘娘了。老闆道。十娘娘住在那裏。何日可以進府。唐興道。昨天便已進府了。可惜大爺已往鎮江遊玩去了。偷然沒有動身。大爺是個急性的人。一揀日不如撞日。一早已吹吹打打。又要拜那第十次的堂了。老闆笑道。小哥你別撒謊。既把十娘娘娶入府中。大爺爲什麼又到鎮江去呢。唐興道。這位十娘娘是自己走上門的。多分是大爺的天喜星照命。所以碰來碰去。自有美貌女子和他訂定良緣。人家踏破了鐵鞋。一個都求不到。惟有大爺不費吹灰之力。有了九美。便有十美。雖他不去訪

尋美人。美人自會上門來訪他。再隔不多天。我們又要吃喜酒了。一夫十妻。湊成爲十全十美。老闖道。大娘娘是很厲害的。難道不存着妬忌之心。走上門的女子。也肯許他和大爺成爲夫婦。唐興素喜信口開河的。經那老闖一問。便引開他的牙鉗了。便道。大娘娘雖然厲害。自經大爺在去年八月失蹤。直到今年三月才有下落。便把大娘娘嚇怕了。曾和大爺當面開談。你要有了幾位娘娘。才斷絕你尋花問柳的念頭。大爺說。除非十全十美。才不尋花問柳。大娘娘說。倘再尋花問柳。便怎麼樣。大爺說。倘再尋花問柳。區區不知一狗。大娘娘道。既這麼說。便還你一個十全十美。爲這分上。所以昨天來了一個美貌女郎。貌既超羣。才又出衆。大娘娘便存心要替大爺成說個十全十美。所以素昧平生的女子。會得一見之下。這般莫逆。辦着筵席請他。打掃着房間留他。昨天住在樓下。今天便要搬上堂樓。堂樓前後。一共十大間。九位娘娘分住了九間。留着一間叫做能靜樓。是逢到偃旗息鼓的日子。大爺在這裏休養的地方。今天聽得



大娘娘的主張。要把能靜樓的扁額。移到樓下。卻把能靜樓作爲十娘娘的臥房。從此不是能靜樓。竟是能動樓了。老闖道。把能靜樓的扁額。搬下了堂樓。難道樓下的房屋。也可以喚做樓麼。唐興咽了一口唾沫。便卽自圓其說道。這叫做一時權宜之計。將來總要改動的。不是喚做能靜堂。定是喚做能靜齋。能靜居。老闖道。你們大爺往鎮江去。不見得便可回來做新郎。唐興道。我們大娘娘最是急性的人。他恐怕大爺錯誤了佳期。昨天便差着幹練的僕人。騎着快馬。去追大爺回來了。大約在兩三天內。大爺一定可以回來做新郎。睡新牀。擁新娘。說到這裏。猛聽得背後哎呀一聲。却把唐興嚇了一跳。回轉頭來。卻是一個五旬光景的外路子。什麼叫做外路子。這是蘇州人的土白。瞧一瞧那人的面目。不像南方人。便喚做外路子。聽一聽那人的聲音。不像南方人。便喚做彎舌頭。這個人既是外路子。當然兼着彎舌頭了。唐興操着藍青官話。向那人說笑道。你這個人兒。倒也奇怪之至。人家是那裏講着做新郎。睡新牀。擁新娘。和你

有什麼相干。卻要你唉聲歎氣。敢是你一生沒有討過渾家。所以聽得人家娶娘子。便觸動了你的悶氣。那人彎着舌頭回答道。小兒。你這幾句話。便猜着了咱老子的心事。咱老子只爲一生沒有娶過渾家。所以聽得人家娶老婆。便要自忘形骸。失聲嗟歎。說到這裏。又仰着頭歎道。天哪。你太不公平了啊。有福的可娶十房美人。沒福的連一個醜婆娘都沒有。說罷。唉聲歎氣的走了。卻把唐興和雜貨店老闆笑的嘻天哈地。老闆道。這個山西人有些戛頭戛腦。便是沒有老婆。也不該這般的極形可掬。唐興笑道。這個老西。太不量力了。他怎好和大爺相比。大爺年齡又輕。學問又好。面貌又美。號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。這個老西。不向尿桶裏照照自己的面孔。卻要歎什麼窮氣。他聽得大爺要娶十姑娘。便不免失聲嗟歎。假如他得見了大爺的幾位如花如玉的姑娘。只怕要「買了一塊豆腐去撞殺」了。其實呢。唐興肚裏不明白。閱者諸君早已了了。這個失聲嗟歎的老西。不是戛頭戛腦的外路子。卻是一個刁滑不過的人。唐

興所誇談的十娘娘。便是那個外路子所蓄養的人妖。唐興所誇談的堂樓上九位娘娘。險些兒便要受了這外路子的暗算。被這位撲朔迷離的十娘娘破壞了貞操。可見人不可以貌相。越是假裝着獸頭獸腦。越是其心叵測。所以孔二先生痛恨鄉愿。道一句「鄉愿德之賊也。」閒話少談。且說探聽消息的余天福。知道大娘娘遣着快馬專差。要去追取唐大爺回來做親。這一嚇真非同小可。回到旅舍。向美容美姿說其情形。便道。這裏住不得。我們還是到城外去另覓旅店。於是急匆匆地從城內搬到城外。在離着闔門不遠的地方。覓一個旅店居住。三個人祕密相商。余美容道。不知他昨夜可曾得手。倘已得手。便可用着恫喝手段。騙取些金錢。離開這危險地方。免得姓唐的回來以後。鬧出以前桑老師一般的禍殃。余天福道。聽說他昨夜住在樓下。看來沒有得手。倘已得手。大娘娘決不會去追取唐寅回來。美姿道。昨夜沒有得手。今夜一定可以得手。好是唐寅不見得一時便即回來。總有兩三天的路程。待到唐寅回來時。

他已離開這危險地方了。美容道：「只怕他得了甜頭，不肯便走吧。他曾向我說過。倘使混得進這解元府中，一定要把解元公辛苦得來的九位娘娘，一一都要真個消魂。每夜陪伴着一位娘娘，至少也要九夜工夫，才能向九位娘娘一一消魂。照他這麼說，只怕未必肯離開這危險之地。假使在這九天以內，唐解元便回來了，這便大事不妙咧。三個人商量的結果，大家認爲這事很有相當的危險。一宵過去，到了來朝，余天福放心不下，又到城中去探問消息。只留着美容美姿二人在宿店中守候。余天福出去了一會子，滿頭大汗的跑回宿舍，忙向美容美姿說：「這裏住不得，還是一遷地爲良。」美容美姿都不敢多問，便隨着余天福去更換宿舍。闔門外的宿店，嫌着地方熱鬧，耳目衆多，倘使鬧破了，勢難漏網。他也不敢住在闔門外，而住到盤門外去了。蘇州的六門，只有盤門外最爲冷僻，俗有冷水盤門之稱。其實盤門是元朝時代，也與闔門有同樣的繁榮。所以元人詩云：「闔門過去盤門路，一樹垂陽一畫樓。」盤門的繁

榮情形。便可在這十四字中得之。自從元末明初。蘇州經了兵燹。明太祖遣將打破張士誠。盤門的殘破情形。在六門中最重。所以盤門以外。舉目荒涼。便有這冷水盤門的名稱。余天福偏到冷水盤門來覓取住宿的地方。好容易在一家放「印子錢」的同鄉王老西家中。作爲安頓之所。待到喘息略停。美容美姿才敢悄悄的動問情由。究竟這事怎麼樣。爲什麼恁地慌張。余天福便把今天到桃花塢去訪問。得到一個警信。唐伯虎竟在昨夜回來。這件事只怕要破露在他手裏了。爲着便於逃遁起見。所以急急回來。換了一個宿處。好教他們不易追尋。美容美姿聽了。也是異常惶急。余天福道。你們暫時不要出頭露面。待我再去探訪。究竟唐伯虎回家以後。這件事可曾破露。說罷。他又急急的去了。去了大半天。暗暗察訪。知道唐伯虎今天到花步別墅去赴宴。家中並無什麼動靜。余天福料道。這事還沒有破露。但是昨夜不破露。今夜一定破露。要是美顏知道利害的話。在這機會。不管得手與否。便該高飛遠颺了。他便悄悄的

在桃花塢唐解元府上的照壁左角黏了一小方紫色的紙。這是什麼用意。這叫做路引紙。只爲他們形蹤祕密。朝遷暮移。防着余美顏從唐府中出來。無法和他們會面。所以預先約定。以彩色作路引。蘇城分「闔」「胥」「盤」「婁」「封」「齊」六門。他便把紅黃紫藍白黑作路引。又把紙張的形式。指明城內城外。圓形表示是城中。方形表示在城外。現在黏着的是紫紙一小方。便是指引他到盤門城外來。旁人見了不注意。只道是附近孩子黏上的。惟有余美顏見了一目了然。自會尋到盤門城外。和他們會面。他黏了路引紙以後。又是急匆匆的趕回宿舍。卻教美容美姿兩人。彼此輪流是城門口守候。假使美顏一人出城。便上前去迎候。假使美顏後面有人跟着。你們休得冒昧相見。防着後面跟隨的。便是捕捉我們的人。美容美姿答應着。他們倆輪流在盤門橋左近。迎候美顏到來。候到傍晚。只是守一個空。盤門的城門。在那黃昏時便要關閉。余姓三人便知道今夜是無望的了。捱過這一宵。擔着無數的驚恐。

余美容道。美顏不回來。大概總有些希望。假使單夫隻妻。那麼他住在唐府。便不免要破露機關。現在唐伯虎有九位娘娘。一位伴夫眠。便有八位獨宿空牀。他依舊可以使用他的魘魅法。依舊可以勒索金錢。余天福道。假使唐解元真個要娶他做十娘娘。這事會得不破露麼。余美姿道。美顏是個機警的人。假使唐解元真個要娶他做十娘娘。他一定有個脫身之計。況且唐府要幹喜事。外面總有些風聲。現在既沒動靜。何必過慮。余天福點了點頭兒道。但願如此。一宿無話。明天便是五月初十日。余姓三人。都是擔着心事。天色未明。便即起身。捱到城門開放的時候。余天福又吩咐美容美姿到城門口去迎候。不到片刻功夫。美容美姿便帶着美顏回來。余天福未問情形。先看面色。他見美顏玉容慘淡。分明是受着驚恐的現象。便即關上了房門。余美顏便把這幾天的經過。細細的告訴他們三人知曉。直把余天福嗟歎一回。懊喪一回。徒然費了多少心思。只是「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」。唐伯虎雖然遣發些銀兩。但是余天福的

慾望很大。一些些的利益。怎在他的心上。余美顏又說唐解元的居心仁慈。不忍把他送官究辦。要是不然。桑老師的失敗。不要發現在我們身上了。唐解元有了菩薩般的慈心。又費着藥石般的苦口。我們的所作所爲。實在是喪心病狂。便宜了這一回。全在趁此機會。改行爲善。若不洗心革面。只怕第二回破露的時候。便沒有唐解元這般的好人相逢了。美容美姿二人聽了。都是聳然動容。余天福也是頻頻點頭。假使真個勸解了余天福。那麼苦海回頭。便可以免卻將來滅頂之慘。無如過了一天。余天福問起唐府情形。余美顏把唐府中諸位娘娘。讚不絕口。尤甚稱讚着秋香九娘娘。道他又美麗。又聰明。又機警。便是唐大爺不回蘇州。自己的祕密。也不免要被九娘娘慧眼窺破。余天福歎了一口氣道。想不到唐解元有這般的豔福。天下的佳人。都入了他的彀中了。余美顏忍俊不禁道。這卻不見得。文解元的夫人杜月芳。周解元的夫人王秀英。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人。和九娘娘站在一起。可以稱得狀元榜眼探花三鼎甲。余



天福奇怪道。你在何處見過杜月芳王秀英來。余美顏道。我是九娘娘房中瞧見唐解元繪的桃塢三結義圖。才知道九娘娘以外。又有這兩位佳人。只這幾句話。又引起了余天福的野心勃勃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此回遙接第三十九回。蓋自「去忽忽留書感大德」以後。余美顏之行蹤如何。久無着落。此非作者之不肯寫。實作者之不暇寫耳。幸而祝公案告一段落。借着周文賓之一封書。結束人妖公案。而作者遂有補寫余氏三美之機會。文心細膩之至。

雜貨店門首信口開河。確似家僮口吻。能靜樓改作能動樓。雖無是事。卻不可無是語。唐興小子。確是可兒。不減雨花臺下擔水夫。都有六朝煙水氣也。昔人云。「大風始於蘋末。」又云。「其作始也簡。其將畢也鉅。」前集四傑傳。始於丹桂軒之一令。一部洋洋纒纒百回大文章。其實皆「九秋香滿鏡臺前」一語之擴大陣容也。及唐寅載美回來。桃花塢中。三美結義。於是有

桃塢三結義之繪圖。初以意隨意點綴。無關宏旨也。孰知續集之中。又以此圖爲重大之節目。倘無此圖。則余美顏失敗以後。必無混入禮部府之種種趣史。一幅圖容。竟爾移禍江東。唐子畏涉筆之時。又何嘗預料及此耶。美顏苦諫。美容美姿聞而動容。余天福聞之。僅僅默然而已。此數行文字。確係史筆。余氏四人之結果。不必俟諸日後。卽此史筆之中。已默示四人之終身結局。讀者當於無字中求之。

王人  
路編

# 動物圖說

全書四册  
每册定價  
一角  
(七折)

本書係兒童常識圖畫書。已出四集，每集裏有三十八種不同的動物。上面是圖，下面是說明，圖是將各種禽獸的形狀繪出來，說明是將各種動物的類別和特點都講出來。兒童看了此書，勝似游覽動物圖，能夠得到學識上之進步不少。

沈子丞許達年編

## 低年級生叢書

###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本書係根據教育部頒佈之幼稚園課程標準編輯而成，可選入幼稚園正式課程，或初級小學之補充課本。內容文字與圖畫並重，俾增加小學生讀時之便利及興趣。

▲三個小朋友

一册 定價大洋二角 (六折)

▲洋娃娃的故鄉

一册 定價大洋二角 (六折)

▲小妹妹的花

一册 定價一角五分 (六折)

第五十四回 重爲馮婦杭郡匿人妖 如此良宵蘇隄逢俊侶

該是周解元府中要發生奇聞。該是這部續四傑傳。敍了唐祝文三人的事。不能把周文賓置諸不論不議之列。所以余美顏一時出言不慎。竟提起着在九娘娘房中瞧見的這一幅桃塢三結義圖。以致余天福聽了。又不免野心勃勃起來。便向余美顏說道。該是你的豔福。不在蘇州而在杭州。你以前的兩次都失敗。你以後的一次。便可以一仗成功。我在這裏明探暗訪。知道唐祝文周都娶着美貌妻房。除卻祝枝山的夫人。年齡已大。況且又不在蘇州。自毋庸議。唐伯虎府中。你又沒有得手。現在只好從文徵明周文賓兩家生發。文徵明的家中。我已差美容上門去探訪。假充是剪鞋頭花的。要求見裏面的太太奶奶。可要剪什麼新鮮的鞋樣鞋花。誰知被那門役老頭兒。一頓排揎。說你們這些走江湖的。怎麼不生着眼睛。會得走上我們文府的大門。我們先老爺定下的家法。凡是三姑六婆。一概不許入門。現在老太太當家。非但不許三姑六婆入門。

凡是捉牙蟲調水碗剪鞋花抽牌算命這一輩娘兒們。都不許放入裏面。放了進去。看門的便要捱受家法板。美容聽着。只好沒趣回來。所以文徵明的家中。我們是沒法可想的。只好放下了這條心。其次。便要說到周解元的府中了。周文賓雖然住在杭州。但是他的夫人曾經到過唐家。桃花塢附近的人家。曾經說起這位周夫人的美麗。也不在唐家九娘娘之下。而且他是王兵部的女兒。他的妝奩一定也是很豐厚的。和九娘娘不相上下。我是小茶寮中。聽得茶客這麼說。便牢牢的記着。以便將來有了機會。再圖方法。現在美顏既沒有得手。我費了十多年的心血。難道失敗以後。便即罷手不成。無論怎麼樣。總得大大的得了一筆好處。然後洗手不做。改行爲善。也不算遲。困守在這裏。本不是個道理。我們快快上杭州去吧。美顏聽了。忽的雙膝跪地。向着老余哀告道。爸爸。快不要再起這不義之念吧。我們這一回得着天幸。才有唐解元大發慈悲。不會把我們送官究辦。要是也。像了桑老師案中的趙文舉。我們再有命活麼。爸

爸。快快改行爲善吧。休得辜負了唐解元的苦口婆心。說罷。連連的叩頭。余天福把房門閉上了。沈着臉說道。美顏。你太愚了。我是遣發你去覓蠱人家的。不料你竟受了人家的覓蠱回來。唐解元說的話。也只是「老生常談。」你不該深信不疑。竟把爲父的十餘年撫育教導之恩。置諸腦後。你把桑老師失敗的事。作爲前車之鑒。這是完全不對的。須知桑老師的失敗。不是初出茅廬便即失敗的。他自從成化三年出外行術。經過了四十五州縣。足有十年之久。姦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。後來到了晉州聶村。只因一時失檢。方才破露。現在我們的行術。只不過一載有餘。姦通的良家婦女。攏總不滿二十人。一切防備的方法。又比桑老師的時候來得細密。決不會便即破露。況且我有言在先。發過這一回大大的利市。我也知足了。從此洗手不幹。也不爲遲。便是我們要幹。你也可以不必加入。由着我們冒險。與你不涉便是了。若在這時你便要洗手不幹。哼。哼。你便是我的逆子了。莫怪爲父的無情。說罷。怒容滿面。美顏見了。不

免慄慄畏懼。知道老余的情性凶狠。和他執拗到底。一定無幸。只好暫時忍耐。再作道理。老余見美顏業已軟化。便即扶了他起來。好好的說道。你儘放心。吃一次虧。學一次乖。這一回你進唐府。犯着一個突兀的毛病。莫怪九娘娘見了起疑。唐伯虎見了生訝。下次我們到杭州去。用一個萬穩萬妥的辦法。第一步。設法和周夫人認識。結一個文字之交。並不急於前去借宿。使他不生疑慮。待到彼此相信以後。才謀第二步的魘蠱方法。這便無礙了。美顏唯唯諾諾。不置一詞。過了一天。那盤門外放印子錢的王老西家中。便沒有這姓余的四個人了。不問可知他們是離卻蘇州而到杭州。要在清和坊周公館裏一試他們的詭計了。但是周文賓那裏得知。他自從春間帶了家眷。來游蘇州。恰恰逢着唐伯虎載美而歸。參預了四賢伴相的盛筵。對於唐伯虎的豔福。祝枝山的妙計。值得他無窮的讚美。他的夫人王秀英。本是杭州城中數一數二的美人。但是到了蘇州。和秋香九娘娘坐在一處。便覺得自愧不如。自來「惺惺惜惺惺。」

他既和杜月芳華秋香桃塢三結義以後。雖然書信常通。總覺得蘇杭睽隔。若要相會。本非輕易。後來祝枝山動身赴粵。周文賓特地趕到蘇州替老祝餞行。動身的時候。本要帶着王秀英同行。可是他母親周老太太不贊成。說媳婦才從蘇州回來。怎麼不到一個月。又要挈他赴蘇。女人們不比男子。逢到出門。有多少不方便。怎能夠說去便去。說來便來。我看這番不必同去。若要赴蘇。且待下半年吧。周文賓怎能違拗慈命。所以第二次赴蘇。並沒有挈帶着家眷。他在蘇州和老祝餞行以後。並沒有多天的停留。便即回了杭州。一夫二婦度那甜蜜的。光陰。杭郡占山水之勝。西湖又近在咫尺。每逢風日清和。常見周文賓和王秀英素琴同乘扁舟。在西子湖中打槳。有時逛的起勁。王秀英在船中吹動他的鳳凰簫。簫中的歌曲。便是今年燈節所歌的「百尺樓」。周文賓扣着輪舷。倚歌而和之。素琴坐在旁邊。含笑不語。似這般的湖上風光。人家看見了。誰都要豔羨不置。道他們是神仙眷屬。時光很容易過去。五月已過。正在六月中。



旬。西湖裏面的遊船。大都宜夜不宜晝。日間陽光普照。水面往來。頗覺趙盾可畏。待到斜陽將去。湖面起着習習的涼風。這正是湖上乘涼的絕好時光。周文賓夫婦便坐自置的湖艇。打槳的是一個姿容楚楚的船娘。艙中坐着夫婦二人。素琴爲着已結珠胎。老太太叫他守着胎教。深居簡出。休得損動了胎氣。所以交了六月以來。每逢文賓夫婦在湖上納涼。素琴並不同去。這一夜。是六月十四夜。斜陽才去。素月已在雲端露面。文賓夫婦貪玩着月湖風景。便在船中晚餐。這夜的月色。又是很好。在那蟾光照耀之下。不是濃妝淡抹的西子湖。卻是銀光蕩漾的西子湖。人家說天下的明月。揚州佔得了兩分。所以有「二分明月在揚州」的詩句。其實揚州有什麼希罕。揚州的西湖。只是「具體而微」。所以喚做瘦西湖。與其說「二分明月在揚州」。不如說「四分明月在西湖」。若說六月十四夜。周文賓夫婦在這裏蕩湖。非但四分明月在西湖。簡直可以叫做六分明月在西湖了。爲什麼平添二分明月呢。只爲船中的一夫一婦。男

是秦嘉。女是徐淑。男是金童。女是玉女。男可以抵得一分明月。女也可以抵得一分明月。西湖裏沒有周解元夫婦在那裏蕩舟。叫做四分明月在西湖。西湖裏有了周解元夫婦在那裏蕩舟。這便是六分明月在西湖了。其時湖上蕩舟的人。不僅他們夫婦兩個。但是相形之下。未免自慚形穢。明月二分。畢竟不在別家船上。只在周家湖艇裏面。周老二快活極了。吩咐船娘。只在蘇隄一帶的六個橋洞裏面。穿出穿進。先從映波橋穿了進去。又從鎖瀾橋穿了出來。旋從望山橋穿了進去。又從壓隄橋穿了出來。最後從東浦橋穿了進去。又從跨虹橋穿了出來。橋洞陰涼。勝於他處。在那月明之夜。有這雅人深致。這是誰都要豔羨的。昔人有詩。道那六橋的風景道。

畫橋六曲繞湖頭。最愛晴煙柳上浮。淺水籠雲橫掩靄。微風薰暖弄輕柔。金梭隱現聞黃鳥。錦纜縈紆出彩舟。徧倚赤欄頻注目。爲憐張緒舊風流。

六橋煙柳的風景。日間已是如此。到了夜間。當然更饒佳趣。周文賓的船隻才

從跨虹橋出來。笑向王秀英說道。你看湖面蕩舟的人。越到夜深。越是稀少。其實湖中風景。最宜於夜靜更闌。可惜世俗喜趁熱鬧。厭耽清靜。何夜無月。何夜無月下之湖。惜乎少有如我二人之清閑者耳。秀英笑道。相公這幾句話。分明落了東坡的窠臼。這時船隻正沿着蘇隄而行。爲着時候不早。準備歸家。王秀英笑向丈夫說道。陌上花開。可緩緩歸矣。文賓大笑道。「六月債。還的快。」你說我落了前人的窠臼。你說的「陌上花開。可緩緩歸矣。」不是也落了前人的窠臼。這是錢武肅王的典故啊。正在談笑時。忽的一陣風來。吹的一羅袂生寒。芳心自警。王秀英道。畢竟夜深了。風來很涼。文賓道。你既覺涼。加一件襖襠半臂吧。說時。便取了一件杭紗的背心。替秀英披上。秀英一面自己結束。一面低聲問夫婿。夜深了。你不覺得涼麼。可要添一件襯衫。文賓道。我倒不覺得。秀英摸了摸文賓的手。方才放心。才打從壓隄橋旁邊經過。忽的橋洞裏浮出一葉扁舟。文賓道。奇怪。今夕何夕。竟有和我們一般清興的人。那時來船向北

去。文賓的船是向南來。月光如水的當兒。一來一往的船。恰恰打了一個照面。這便使文賓夫婦。益發稱奇不絕。原來這隻船中。坐着三個女子。都是穿着白羅衫兒。月光本是美人的宣傳品。便是無鹽嫫母。只須在月下徘徊。也可增添着。一二分顏色。何況舟中所坐的。又都姿容曼妙的女郎。王秀英的眼光。更比文賓敏銳。他在眼光一瞥之中。便已判別舟中三女子的顏色高低。他覺得坐近船頭的一位女郎。尤其眉目清秀。蕩湖的船隻。布篷盡撤。本來沒有掩蔽。又加着月光亮了一些。秀英的眼光銳了一些。還有那一「拉皮條」式的涼風。偏把他的六幅湘裙。吹開了一幅。瘦蹙蹙的一對金蓮。已收入秀英的眼底。暗暗的驚異。休說生的貌美。便是這一對蓮鈎。只怕在杭州城裏也尋不出第二對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船已迎面擦肩的過去了。卻聽得有琅琅吟哦的聲音道。

陌上花開歸緩緩。披襟正對大王風。

文賓道。你聽。舟中有人吟詩。秀英道。相公。你可知這兩句詩是誰人吟的。文賓

笑道。除卻舟中三女子。還有誰來。他們非但貌美。而且才高。秀英道。相公可知這兩句詩是三女子中那一位吟的。文賓道。吟聲發時。船已過去。怎會知道三位之中是那一位動了吟興。秀英笑道。相公的才情比我高。目光卻比不上我。我雖和他們也只是匆匆一見。但聽了吟聲。便知道這兩句詩是出於舟中最美的女郎的香口之中。文賓道。我覺得舟中三女子姿色相仿。誰是最美。秀英道。三女之中。是這一位被風吹開裙幅的女子最美。他非但生的貌美。而且這一對金蓮。也是一時無偶。我爲什麼知道這吟聲是出於他的香口中呢。只爲他在覲面過去的時候。我瞧他的姿勢。是吟詩的模樣。其他兩位女子。都是目光注射在我們船中。在那裏交頭接耳。不知說些什麼。惟有他仰着頭兒。看明月。一雙金蓮。在船板上把鞋尖顫動。不問而知。他不但是美女。而且是才女了。這兩句詩。不出於他的口中。卻出於誰的口中呢。文賓見他說得有理。連連點頭。頻稱佩服。秀英益發得意。不由自主的說了幾句滿話道。你也佩服我的目

光敏銳麼。我告訴你。我在月光之中。會把彩絲穿入繡花針孔。而且只穿一下。便即透孔而過。這是誰都佩服我的。我的敏銳眼光。你只好甘拜下風。秀英說的太起勁了。文賓便有意煞他的風景。冷冷的說道。你的眼光件件般般都敏銳。只有一件不敏銳。秀英笑問道。那一件不敏銳呢。文賓道。「雄兔脚撲索。雌兔眼迷離。雙兔傍地走。安能辨我是雄雌。」木蘭的伙伴。是不知女扮男妝。你的眼光。卻不知是男扮女裝。你的眼光。只有在不辨男女上。卻見得不敏銳。秀英聽了。便想到他喬扮鄉姑娘的時候。自己確是沒有瞧破他是一個男子身。不禁紅霞暈面。手執着泥金摺扇。在文賓肩上打了一下道。嚼你的舌。列位看官。真叫做「無巧不成書。」文賓說這打趣的話。誰都知道他是提起鄉姑娘和小姐同睡一牀的事。所以博得閨人的打情罵俏。那裏知道今夜在舟中打趣秀英的話。並非打趣。卻是句句實在。秀英的眼光。果然是敏銳的了。瞧得出月下美人。誰的姿色最好。誰的金蓮最是瘦蹙。月夜吟詩的聲音。出於誰的香

口之中。然而這三個女子都不是女子身。秀英的敏銳眼光。卻沒有瞧破。這真是孟子說的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。而不見輿薪」了。這一船中三個女子。閱者諸君的眼光更比秀英敏銳。當然認定是余美容美顏美姿了。那口吟詩句的。當然認定是余家三美中的美顏了。然而王秀英怎會知曉。只知道是個才貌兼全的女子。那裏知道這女子和元宵寄閨的鄉姑娘一般。至於周文賓呢。他是個男扮女裝的慣家。在蘇州時扮做崔素瓊。騙得一幅名畫。在杭州時扮許大姑娘。騙得王秀英和錦瑟二人。誰知今天的慣家卻失了風。舟中三女子。和你迎面而過。你卻不知他們都是抄襲你的得意文章。你兀自欣賞他們的才色。你會嘲笑王秀英辨不出男女。你的眼光和王秀英卻是一個半斤。一個八兩。但是王秀英辨不出男女。倒還可以原諒。他是深居閨中的人。怎知道外間的種種變幻。你是個男扮女裝的慣家啊。在蘇州時。唐伯虎被你哄過了。在自己家中時。老太太被你哄過了。周德被你哄過了。祝枝山被你哄過了。出外

看花燈時。路上往來行人被你哄過了。王天豹被你哄過了。王小姐和素琴錦瑟都被你哄過了。你的化妝本領可不小咧。誰知人家的化妝本領比你還大。你今夜所遇的舟中三美。他們的化妝本領。可以做得你的師傅。你仗着化妝本領。騙得嬌妻豔妾。誰知比你更會化妝的人。抄襲了你的得意文章。也想來哄騙你的嬌妻豔妾。可笑你完全不知。反而向秀英稱讚這舟中三女子道。詩經上說的。「今夕何夕。見此粲者。」想不到杭州的女子。有這般的天仙化身。秀英微嗔道。難道杭州的女子。都是嫖母無鹽。文賓忙變着論調道。杭州的山川靈秀之氣。都鍾在你王小姐身上。所以除了你王小姐。大抵都是庸脂俗粉。便有你這般的美麗。也沒有你這般的風雅。恰才舟中的三女子。美麗雖然遜你一籌。但是吟風弄月的雅懷。卻和你不相上下。秀英笑道。你又是趕緊補漏洞了。其實大可不必。我雖是朱門女子。卻並不驕矜。要是勝過我的。我很有服善之心。唐家八美。我都不敢多讓。惟有對於秋香九娘娘。我便自愧不如。恰才



的舟中三美。我雖眼光一霎。但已粗分着上下。三美之中。其他的二美。也只是六七分姿色。惟有吟詩的一美。和我比較之下。宛比角逐中原。未知鹿死誰手。他的姿色。我且慢下斷語。他的裙下雙鉤。卻已把我比輸了。這真可以說。想不到杭州的女子。有這般的纖足。相公。他天然不是杭州的女子。恰才迎面過去時。我已覺得他是個北地胭脂。而不是南都粉黛。後來聽了他的吟詩聲音。才知所料非虛。他吟的「大王風」三字。大字的聲音。念作代字。這便不問而知他是個北方人了。文賓道。可惜他們的船。和我們走着相反的水程。要是同路回去。便可以兩舟相並。隔着船舷。我是不便開口的。你們女子和女子。便可以互通問。訂一個萍水相逢的朋友。也是好的。秀英道。假使這三人都是寄住杭郡。我總可以慢慢物色他們的住址。將來成爲閨中的知己。也未可知。萬一是路過這裏的人。今夜游湖以後。明天便卽他往。那便成爲分飛的勞燕。只有這匆匆一面的緣。沒法可以再面了。說罷。微微的歎息。文賓安慰他道。既有一

面之緣。安知不會再面。我也巴不得你多交幾個閨中密友。秀英笑道。只怕我們訂交以後。你又要小氣了。我們有說有笑。把你冷落在一邊。你不要心中難過麼。文賓大笑道。女子和女子訂交。我爲什麼要小氣。休說有說有笑。便是同牀同枕也不妨。忽聽得有人高喚道。二爺回來了麼。時候不早了。防着城門關閉。叫喚的便是守候在湖濱的轎夫。原來船已靠岸了。文賓道。便是城門關閉。我們不會叫喚的麼。說了清和坊周公館。城門官還敢留難不成。說話時。夫婦倆已捨舟坐轎。僕人們提着禮部周第的大燈籠進城回府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滄浪生曰。諺有之。「籬牢犬不入。」又云。「蒼蠅不叮沒縫的蛋。」余姓人妖。雖善蠱惑。但一至文太僕之舊第。竟無法可以闖入。君子是以歎太僕之貽謀孔善也。

夫婦蕩舟。山川生色。惜不逢唐子畏爲之作月湖圖。亦一憾事。然西湖有此

二人頓添二分明月。佳話流傳。令人豔羨無窮。

凡是自誇眼光敏捷者。其眼光只不過爾爾。明於細微。暗於重大。皆王秀英眼光之類也。作者借題發揮。奚落世人不少。

作者夾敘夾議。把周解元一場奚落。大可替秀英吐氣。倘使解元聞之。當必無詞以答。

秀英欲訂閨中密友。周解元云。「同牀同枕也不妨。」吾讀至此。不禁失笑。周解元。周解元。爾真寬宏器量之人也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9 5246B



~~1615571~~